

上昇

著 陶 鈍
版出店書華辰東山



857.63
399.9-4

上

昇

陶 鈍 著
山東 嶽 雪 齋 出版



3 0528 4250 1

自序

這本小說集是我一九四六和四七兩年的作品，湊合了九個短篇而成的。兩年的時間，只寫了九個短篇，產量未免太低了。首先應當檢討自己的努力不夠。其次是兩年以來，解放戰爭緊張的發展，輾轉奔波，沒有時間和精神寫文章，寫出來也無處發表。就是這九篇之中，有三篇還是初次和讀者見面呢。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在農村裏看到各種的人物和各種的故事。舊的東西在沒落和轉變，新的東西在生長和壯大。我想把這些人物和故事描繪下來，給未到過農村的人們看看，也給趕不上這時代的人們看看。顯示出古舊的農村，在這偉大的革命時代裏，怎樣的在變化着。

很多的作者，在作品的自序上，寫着感謝甲君和乙先生之類的話，我也照樣來兩句。我感謝作爲我的小說裏的主人公們，以他活生生的事實：引起我寫作的動機。我感謝我搜集材料的地區裏的幹部和羣衆，供給了我很多的真實寶貴的材料。我更應該感謝毛主席，指示出工農兵方向，使我知道應當寫什麼，怎樣去寫？沒有羣衆和毛主席，我什麼東西也寫不出來。

一九四八，十二月十九日。

目 錄

上昇	一
黄隼	二三
麥黄杏	二四
傅家寶	三六
聾子	三九
幫耕隊	四九
女民兵	六六
莊戶牛	一六
掩護	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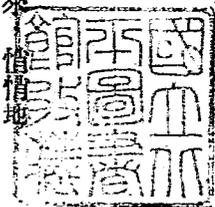
上 昇

頭一晚上准了假，李文光一夜沒有睡好；東邊剛放亮，就打起背包來，走了。

城郊的鷄還在叫，沂河橋上的霜雪映着下絃的殘月發出閃閃的光輝；走過以後留下糝糊的脚印。有一種冷澆澆的感覺。李文光加緊了脚步往前走。

幾天以前李文光就想請假回去看家，指導員問他家裏有什麼事，他始終沒有說出來，就是覺着不回去看看心裏放不下。這時候上了回家的路了，心情更是茫然，只覺得二百里外有一個目的地，朝着那目的地奔就是了。奔到了以後要作些什麼，一點也想不出來。倒是部隊裏的生活，同志們的友愛和指導員懇切的態度使他覺得有點留戀。

三年以前李文光的家鄉李家湖時常遭受鬼子的「掃蕩」；甲子山區的頑固隊要給養也常要到那莊。李文光家裏只有三畝薄地，連他總共六口人：大妹妹十一歲，小妹妹才會走，弟弟八歲了，瘦弱的像才四五歲的孩子。行常兩三天不起火，連糝子煎餅地瓜乾也吃不上。弟弟妹妹成天家哭，母親餓出病來，父親有一點錢就喝



酒，喝醉了酒就和母親打架。他想到這些情景，心頭沉重起來。

就在他參軍的前一年冬天，十月過了，全家的人都還沒穿上棉褲；小弟弟和妹妹連一個破襖都沒有。正在這時候，鬼子「掃蕩」的警報傳來了。父親挑着破鍋和幾升高粱，母親抱着小妹妹，他拖着大妹妹和弟弟一塊跑出來。漫湖裏的夜風刺骨的涼，弟弟妹妹凍的想哭又不敢哭；母親疼孩子把自己身上的破襖脫下來，蓋着兩個孩子，自己穿着單褂在冷風裏過了一夜。就這樣把母親凍出病來，沒有藥治，沒有東西養，不久便死了。

撇下了一羣沒娘的孩子，哭，叫，要吃要穿，連隣居的大娘孀子看見了都落淚。父親像癡了一樣，不光喝酒，又加上賭錢，行常幾天不到家，到了家不是醉的東倒西歪，就是一頭睡倒，像泥塊一樣。

李文光再也待不下去了。他想到他走了以後弟弟妹妹更沒有人照看，足足的兩天他沒有出門，躺在牀上流淚。最後把心一橫才離開了家門。

參軍半年以後他會回家一次，四月天了。他看見父親還穿着裏表都破成碎片了的棉褲，棉絮累累墜墜的全露着，拆也拆不成一條單褲子。李文光太不過意了，把自己才領下來的便衣褲脫下來給了父親穿了。爲了這件事他還受過一次批評：指導員發現他的新單褲沒了，懷疑他賣掉了吸了香煙，就澈底地詢問他。他不願意把真情說出來，只說是丟了，又編不出一套怎樣丟的瞎話來，更惹起了大家的疑心，召集

了全體通信班的同志進行了教育。

他想起了批評會的那一幕，心頭還覺着發酸，每一個同志都指責他丟了公家的東西不對。他滿肚子委屈說不出來。最後他實在忍不住了才吞吞吐吐地把真情講出來。指導員聽了以後嚴厲地眼光馬上沈落下來了，默默的半天掉了兩顆眼淚。通信班的每個同志眼泡都發紅，沒有一個說話的。沉寂了半天指導員才很溫和的說：『拿公家的衣裳給人是不對的。家裏有這種情形你該早說，不要不坦白。大家都是同情你的，我們都是窮人家的孩子呵！』

他很懊悔這次走的太倉促了，沒有拾幾件破衣服帶着給家裏的人添補棉衣。他想像不出三年以來家裏會變成什麼樣子。根據地裏是開展了大生產，眼看着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沒有的變成有了，窮的也富起來。可是自己家裏父親喝酒賭錢，妹妹弟弟都年紀小不能勞動，日子不會過好的。村幹替父親寫的信上說：家裏優待了二畝地，滿够種的，不缺吃，不缺穿，他以為這些話是安慰他。

越走近家門心情越覺着沉重，本來走兩天很早就可以到家，可是太陽沉西了離莊還有十來里，好像怕走到家看見家裏的情形似的。他很想遇到一位本莊人先問一問，可是直走到莊根沒遇到一個熟人。晚霞的餘輝，快被暮色吞沒了，點點的星光掛上了天空，他停在望着家門的路旁歇息起來。他想把動蕩的心情安定下來，很久沒作到。也聽不到家裏有什麼動靜，只有從村裏遠遠傳出的唱歌聲和羣衆的啦啦的

喊聲。使他從沉重的心情裏蘇醒過來。

他站起走近了家門，周圍的垣牆都修補的很整齊，大門是高梁秸編成的籬笆，他輕輕地拿開，看見三間屋還是舊日的三間屋，院子裏掣着兩個草垛，幾乎把院子塞滿，堂屋門黑洞洞地關着。他停在院子裏，心頭卜卜地跳起來了，不知道待怎麼樣才好。屋裏傳出粗重的咳嗽聲，他知道這是常喝酒的父親的老毛病。他向前輕輕地推門。

「是誰？」父親好像在牀上問，聲音很雄壯，這聲音暗示他父親還健康，鼓起守他的勇氣。

「是我！爹！文光回來了！」他像夜間值班時回答口令那樣清晰的回答了。停了一回父親才來拉開門，門並沒關，一拉就可以拉開，但是從兩扇門相錯的

聲音判斷起來，父親的手是顫抖了。

「你怎麼回來啦！」父親迎面上下地打量他。

「請了五天假，特意來看看家！」在他回答的時候父親已經敲着火點上了燈，燈光下父親壯大的身軀顯在他面前，父親並沒見老，身上還像比從前結實了許多。

「這兩年壯實嗎？爹！」他望着父親的臉問。

「還好！沒有什麼病！沒斷着做活，忙的什麼毛病也沒有了！」，父親說着把披在身上的襖袖伸上。看來棉襖棉褲都有了，還是新的。父親也看出兒子筆直的腰

醉，紅紅的臉，不是那幾年在家挨餓的樣子，喜悅從心的深處露到嘴角上來。

「哥，你回來了！」妹妹在房子東頭的牀上也起來了，他這時候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父親身上，好像忘記了弟弟和妹妹了。這一叫喚把他的注意冲散了，回叫了聲「妹妹！」這邊和父親同牀的弟弟也起來了。張大了眼睛呆呆地看。他望一望弟弟又望一望妹妹，不知道先親近誰好！又陡然又有了一個念頭飛上了他的意識：「大妹妹呢！」他的眼光向着全屋子裏搜索。

「你大妹妹開會去了，她當是深更半夜的才回來。我拉了一天草乏了先睡下。不多會她就回來了。」父親看明白了他的疑心，給他解釋。

「爹沒上冬學嗎？」他問。

「不行啦，什麼也記不住。我三天上一次政治課，不上文化啦！」父親從嘴裏拔出菸袋來很遲鈍的說。

「識幾個數目字，能認個錢票也好呵！」他勸了一句。

「你看是那末着，錢票我還認得！」父親聽了兒子的話忽然自負起來。

籬笆門子響了，院子裏蕩漾着清脆的歌聲：「什麼花兒開放朝太陽……」

門猛然地推開了，一位識字班大姐出現在文光面前。分明的，她對於站在屋子當中的軍人表示驚疑，兩隻大眼睛直釘住了他。

「哦！哥回來啦！我當是那裏來的主力軍呢？」她跳到哥哥身邊，握住哥哥粗

壯的手，她那種熱烈活潑的樣子，使他覺着站在面前的不是他妹妹，是他常駐過的老根據地裏的識字班大姐們——她們對主力軍的親切和妹妹一樣。

『妹妹變了！』他撫着妹妹的肩頭看着妹妹的渾身上下。個子高了，頭髮剪了，一簇流海蓋在眼眉上面，臉蛋通紅，看樣子很結實。

『哥哥也變了！』妹妹聽說自己變了樣，也在打量哥哥。哥哥穿着整齊的軍裝，雄壯和藹的樣子和她見過的老六團的戰士一個樣子，她感覺到這末一個哥哥的驕傲和喜歡！

妹妹想到了哥哥遠道來怕沒有吃飯，就要刷鍋做飯，文光竭力證明他不餓，妹妹還是不信。最後同意了煮兩個鷄子吃。妹妹做起活來很熟練像當年母親一個樣子。使文光想起被飢寒壓迫死了的母親。

『打跑了鬼子，哥哥抗戰有了功了。』妹妹一面弄火，一面說話。

『妹妹一樣的有功呵！在後方生產，支援前線，一樣是抗戰！』

『你們都是有功的，總算給你娘報了仇了；你娘是被鬼子躡着爬在湖裏凍出病來死的！』老頭看見孩子們都上進了想起孩子的娘來了。好像自言自語的說『你娘若是在着，看着你創的這個樣子，她待怎末喜歡！可憐！她進了咱家門一天好日子沒有過。做了些累活，忍飢受餓，還挨了我一些打罵！今天過好了，她沒撈着福享！』老頭的聲音有點嗚咽。

屋子裏立刻沉默起來，孩子們想起了自己的母親，淚水就要往眼角外邊鑽。

『爹！這幾年沒餓着！』文光忍住了悲酸打破了這沉重的空氣。

『餓什麼！』談到家裏的日子，老頭的心情又活躍了。『你看這是一甕高粱，那是一甕豆子，這箇地瓜乾子一春怎麼也吃不了。還打了一斗多稻子呢！明天叫你妹妹春春，撈乾飯吃。』

『你大妹妹一集還紡斤半線，賺三十多塊，打油買鹽還花不了。我八月裏找的二百多塊工錢一個也沒用，還在這裏。』老頭拍了拍腰包，好像說這裏邊有無窮的富力。

『爹不喝酒了，也不賭錢了，就是做活，農救會長說爹自打哥哥參了軍，變成另一個人了，要選舉爹當勞動模範呢！』妹妹插進來說。

老頭聽到了女兒在兒子面前誇獎自己，更高興了，連臉上的皺紋都張開了。『再那樣不爭氣一家人都要餓死了。不知怎末的，那幾年我就覺着沒個奔頭，過了一年又一年，一年一個窮。我喝酒賭錢也是窮，不喝酒賭錢也是窮，我就橫了心不好上過，明知道喝酒賭錢不好，還是喝還是賭，也不知和誰賭氣！』老頭談起來怪帶勁，指手畫腳的講；『這一回行毛主席的辦法才好了！減了租，減了息，組織起來大變工，咱才有了盼頭，賣出去的二畝地贖回來了，莊裏又優待了咱二畝，六七畝地只要好好地種還養不活咱這幾口人！』

「也虧了他們姊妹三個；你大妹管家做飯，烙煎餅，插豆沫她都會。一家的衣服都是她縫；有空還紡線；你二妹拾柴火，幫着做飯；你弟弟放豬拾柴火，忙上來了我鋤地。都幹的挺好！你看這不是咱的興家計劃。」老頭指着牆上貼的紅紙要文光瞧。

孩子們聽到參談合家訂的興家計劃都興奮起來了，小弟弟特別的依傍在哥哥的身旁。

在團聚溫暖的談話裏，一家都入了睡鄉。

第二天父親牽着夥養的驢去叫姐姐，妹妹在家忙着春稻米殺鷄，小弟弟也和哥哥熟了，作了文光的嚮導，首先領他去看豬。豬已經有一百多斤了，見了人哼着到了欄門口，牠以為又是送食水給牠吃。文光也給人家放過豬，爲了豬吃了人家的菜會挨過打，對於豬原來沒有好感，今看見了自己的豬，覺得這蠢傢伙肥的可愛。那裏養着地瓜，那裏埋着蘿蔔，小弟弟都指給他看了。對每一樣東西文光都覺有興趣。小弟弟很惋惜的說：「大東瓜四十多斤，要送了大會上去比賽，放在屋裏，叫老鼠咬上了個窟窿，割着淹了，你沒撈着看看。」

到了姐姐快來的時候了，弟兄倆跑到莊東頭去望着。文光想到姐姐出嫁的時節，正是母親死的那年春天，糧食沒的吃，那有什麼陪送閨女，典了二畝地做了兩件衣服穿在身上，母親把自己陪嫁的櫃子另刷上了一層紅顏色抬着走了。姐姐臨走

的時候哭，母親也哭，父親喝醉了在家亂罵。自從他參軍以後就沒見面，不知姐姐變成什麼樣子。

姐姐騎在驢上抱着小孩子來了，穿着簇新的棉布襖褲，扎着紅帶子，頭髮梳的光光的，看來化出嫁的時候還年輕了似的。小弟弟拉着他老遠就迎上去叫姐姐。

「兄弟也胖了也高了，路上碰見我真不敢認。」姐姐一面下牲口一面說。「隊伍打咱莊裏走，我都是去看一個個的過去，就怕兄弟在裏頭。都是這末大的小夥子，一模一樣的，在裏頭也認不出來！」

父親從驢馱子上拿下被子來，又從筐篋裏拿出五六斤重的豬肉，還從腰裏掏出兩盒煙來遞給文光。

「吸罷！你吸不慣旱菸！」父親像讓客似的說。

姐姐把孩子遞給小妹妹了，自己也挽了挽袖子下手忙着做菜。文光坐在她們旁邊問她家的生活。望着山牆上黑色識字牌上寫的粉筆字。

「這是誰寫的？」文光問。妹妹沒有答覆，抿着嘴笑。

「擁……護……主……力……主……力！」姐姐一個字一個字念，中間有兩個還不識得。

「姐姐也識字了！」文光喜歡地說。

「光你們進步，咱婦女就永遠落後了啦！」姐姐驕傲的講。「我同你姐夫還提

出學習比賽呢！」

「可了不得啦！婦女也「文化翻身」啦！」文光說着心裏很得意，「說起來也慚愧，成天家學習看報還不大流利呢！」

「哥哥參軍的時候一個字不識，會看報還不怪好麼，俺幾時趕上哥哥，會看報呵！」妹妹羨慕的說。

「能寫這樣的字再上一期冬學就差不多啦！學習也不能犯急性病。」文光鼓勵她。

「你說寫的對不對，哥哥！」

「對！就是「歡迎」的迎字肚子裏多了那個點，別的都對！」

文光用自己的錢去打了半斤酒，預備給父親喝。晚餐很豐富，雞，肉，還有自己作的小鹹菜，盤呀，碗呀的擺了一桌子。孩子們把父親擁到上首坐下，她們都坐在兩邊。文光在燙酒。

「我三年多不喝了！你又鬧這個！」父親看見了酒，話更長了。「不知怎末股子勁，那幾年窮，越窮越愛喝！這回子腰裏有錢了，就是不想喝了。是你們孩子有福！」

「不是孩子的福，是老百姓翻了身，爹也跟着進步了！」文光解釋。

「對！翻了身。對！」老頭把兒子遞過來的酒擎在手裏。「若不是毛主席領導

咱組織起來翻了身，那裏還能吃大米飯和豬肉！恐怕早就餓死了！咱感激毛主席，這一杯酒該敬毛主席！」他望了望牆上，「也沒弄張毛主席像，就遠遠地敬罷！他在空中把酒杯斜了斜滴了幾滴。老頭把剩下的酒一飲而盡。

老頭飲過三杯之後，興致更高了，他一定要每個孩子都喝一杯，文光和姐妹們都喝了一杯，小弟弟只舐了一下。

文光看到大妹妹照顧到全家人吃飯，儼然是一位小主婦的樣子：「妹妹從那裏學的這末會招呼人！」當文光的飯碗被妹妹拿去以後接着問。

「你當是那幾年的妹妹，人家去參加過幾次擁軍會過好幾次餐呢？」姐姐從旁邊說：「咱下生下的早了，沒撈着人家那個好年紀歡樂歡樂！」

團聚的晚餐在親愛和諧的空氣中結束了，父親終究是喝醉了，勞勞叨叨，話沒有住下。也不管人家聽不聽。姐妹們在收拾殘肴剩飯。

「從前喝酒是澆愁，今天喝酒是爲樂，同是一樣的醉！意思不同了！」文光扶着父親睡倒的時候想。

文光這晚也因為興奮過度，上牀以後很久睡不着，他把從參軍到今天團聚一段奮鬥的歷史從頭到尾想了一遍。他再想不到家裏會上昇到這個樣子，他想，這是八年抗戰，許多同志流汗流血的代價；他想這是共產黨領導的好。他自己感覺到滿足，光榮。

他恍惚地覺着他住的不是老舊的小屋子，是一片菜園，這菜園裏的主人就是他一家，父親在翻土，他和弟弟妹妹都在澆灌正在生長的菜。

他又彷彿看到從園門內進來一隻豬，那豬不像弟弟放的肥豬那樣馴良。睜着兩隻兇兇的眼要來糟蹋這辛辛苦苦培養的菜園，文光急了，提起上着明亮的刺刀的槍來，一個前進的姿勢刺了去。那隻豬哼的一聲把他驚醒。

下半夜的月光已經射到窗上，父親打着如雷的呼嚕睡的正酣。

黃 健

福順哥接受了變工組要他專門買牛喂牛的任務以後，就像大將領了出征命令一樣，覺得很隆重也很榮耀。他從心裏感激大家對他的信任。他四十年給人家喂牛的辛苦經驗，總算沒白費了。他想到一個大犍子站在他身旁，昂起頭來比他還高，那是多末威武！他的黃牙齒不覺的在稀疏的鬚鬣下露出來了。脚步也勤快了，走起路來像一個青年人的樣子。

這次買大牛是大家賭了股子勁。當村長喊呼：「劉福村的挑戰書來了！都來聽呵！」全莊的男女老少都擁到村公所裏去，伸着脖子爭着看挑戰書，兒童團的孩子們夾在大人中間像楔子似的，他們連挑戰書紙片都沒看見。嚷嚷了一陣，莊戶學員站在凳子上，拿着紅紙黑字的挑戰書讀起來了：

『你們陳家莊去年的生產得了個模範，我們也佩服！今年上級號召更大規模的生產，我們不肯落後，向你們貴村提出競賽，第一，深耕細作，每畝地多打十斤糧食。第二，……』

『應戰！』大家喊出一致的吼聲，把讀挑戰書的聲音打斷了。

各變工組紛紛地回去開會了。福順哥在組裏提出來：「多打糧食，就得多上糞，要耕深了，咱去年那樣的牛行？」富戶徐作田，光說兩頭模稜的話：「咱咋末都行！大家樂意咱隨大家。」那三家中等戶盤算着買大牛原來的牛錢不夠，再添錢沒有辦法。組長陳日順不好自己作主張，弄得福順哥乾着急。可把青年小甲整急了，眼珠子直瞪着，從牆角落裏跳出來：「養個熊沙牛，一犁耕不了二指深，幹鳥不背烏龜！深耕細作大生產，生產個鳥！」他這一發毛把大家的勁鼓起來了，「買大的！」幾個中等戶都一致的講。福順哥趁勢把買大牛的好處給大家講了。

最大的困難還是錢的問題。如果去年賣了沙牛，接着買上個犍子倒多花不了多少錢，可是當時沒有買上挨到春天，牛價漲了一倍。大家討論了半天，才決定要求農救會從村裏的鬥爭果實借一部份，再不够到區裏貸一筆款湊起來。

拿出萬把塊錢來買牛！在一個變工組裏是一件大事。沒有牛，人拉犁的困難日子他們不是沒過過，今天賣了小牛買大牛，大夥的日子總算是步步上昇了。福順哥把這一萬元北海票子裝入口袋裏的時候，左看右看，恐怕口袋有了破綻把錢丟了。他的臉色很嚴肅，使他臉上的縐紋更明顯了。他知道組長陳日順雖然和他一塊去，可是他光會打譜，毛頭子行裏他可是不懂得，買牛的『眼色』全靠他了。倘若買的不好，對大家不起：那四十年放牛飯不是白吃了嗎？他覺得自己服侍一條犍牛，和挨了耳光那樣難看。

興隆鎮周圍是平坦的湖地，這地區的老百姓都用牛車運貨，運莊稼，這是出大牛的地方。福順哥出了縣境到這裏來買牛，用意就是想從多里挑好的。差不多的牛到了福順哥的眼裏都有了毛病：皮毛好，骨棒不一定圓整；氣力倒還有，可惜口老了用不久。福順哥和組長在牛市裏東頭轉到西頭，南邊望了北邊望，沒有看中一個牛。問起價錢來更是忽天忽地，福順哥客客氣氣地向牛經紀伸出的袖子，不得不猛的一甩抽回來，表示要價要的太離了格了。

福順哥這時有點失望，牛沒看中，價錢又那末大，有的賣主要的價錢比他口袋裏的數目還要多，他同組長打着火，點上了旱菸，還是在牛空子裏穿，眼光不住地打量每一個牛，像餓鷹獵取食物一樣貪饞。突然組長向他背上一戳，向着東南方面指了一下，福順哥向着他指的地方望去，才進入市的一隻黃犍，頭向着市外驕傲的站着，福順哥打量了一下，禁不住的要喊『好！』可是他嚥住了，又故意的裝出滿不關心的樣子。

這牛，兩隻角向前微置着，一對明亮安詳的眼睛。前胸寬寬的，四條腿像石柱一樣穩。渾身都是棧黃，尾巴稍上有一縷黃黑毛。前後廝稱，上下圓整，就是缺膘，不大惹人注意。任憑福順哥打量牠，牠却不知不覺地在那裏倒秣。福順哥提起牛鼻具來扒開口一看，那牛亂擺頭，他趁勢放了手。

『不用看，新齊口，邊牙還沒撐上，正當年！』賣主說。他也是一個四十多歲

穿破襖的莊稼人，很誠實的樣子。

福順哥要同走的時候，旁邊一個乾癟小老頭子，提着一條鞭桿跟上來。福順哥的袖子很自然地同他的接觸了，這次沒有猛甩，慢慢地抽回來。福順哥對組長使了個眼色，他兩人竊到旁邊，兩只袖口又對起來了。

「他要這個，咱還他這個！」福順哥手指和嘴一齊動作，把意見同組長交換了。

「先少一點行不行？」組長想省錢，要把價錢刻磨的小一些。

「不行！這是個莊戶家器，誰也會看中，還少了怕叫人一下子頂了，給他個迎心價，他不賣，再貴了也找不出主來。」最後的兩句話，故意的把聲音放高，使賣主和經紀都可以聽見。

福順哥同經紀還了價以後，那小老頭又同賣主咕噥了一回，賣主的臉上有點活動的樣子，向着福順哥兩人瞥了一眼。他對於這兩個莊戶要主有點懷疑，意思是：「他們倆這樣子能要起這末大的牛嗎？」

「不行！這價錢人家不賣！」經紀回話了！

「不行就罷！再多了也賣不上。」福順哥爽利的回絕了。他同組長邊說邊走，踱到一段向陽的短牆下蹲起來了。

「散了嗎？買不上來怎末辦？」組長低聲的詢問，生怕買賣不成。

『哼！』福順哥給了組長一個不言而喻的答覆，組長會意了，再也不說什麼，轉身同賣飯的打交道，要買餅吃。

經紀轉彎抹角地來了：『我說，莒縣客！多花二百我再給你啦啦！』

『不賣就啦倒，我還大了價錢了，不能再多一文！』聽了福順哥的堅決的回答，經紀生氣似的走了十來步，又回過頭來講：『賣不賣在他，我當經紀也就是從中說個和，給我個票試試。』福順哥解開腰包從零錢裏拿了一張十元的票子交給他。不多回經紀把那票子原物交回說是人家不收。福順哥也滿不在乎，吃完了東西抹了抹嘴，向着人多的空子裏穿去。

『再給他添添罷！』組長低聲同福順哥講，福順哥搖了搖頭。

『莒縣客，住下：賣了，您算使了賤牲口。』經紀從後邊追了來，勝利的微笑浮上福順哥的臉，『跑了！拿定錢去！』他拿出一張五十元的票交給了經紀。

回到黃犍的身邊，福順哥一點也不大意，他讓經紀牽着，組長在後面趕着，快走了兩步，看了看腳步，又把牛穩住，搬了搬角，拍了拍頭頂，試試抵人不？那牛安然地讓福順哥調治。

『不用試，有毛病還算我的，若不是用錢使，真不捨得賣。』賣主咕嚕着。從他的口裏知道這牛是地主拉大車的，減租算賬以後把牛折價給了佃戶。他反轉過來問福順哥買牛拉大車還是種地，福順哥把變工組夥養牛的辦法告訴了他。

『要是我們也成立了變工組說什麼也不賣牠！好活！情管使罷，我給東家使了牠三年了，什麼毛病沒有。』談起來都是窮人，賣主和買主覺得親熱起來！

『八千五百元；民主政府以下，不許貪污，當着您兩家把價說開。』經紀明了價以後，福順哥在交款，組長在換籠頭。

牛不知已經換了主人，福順哥牽着牠很自然的跟着走，賣主提着換下來的籠頭，呆呆地望着牛被人家牽走。他留戀的望着直到被散市的人層遮斷。

陳曰順變工組買了個大黃犍，在陳家莊是一件大事，很快的傳遍了全莊。陳曰順變工組裏六家老少全都擁出來，旁的變工組的人都跑來看，把這隻牛團團圍住，牛站在衆人中間格外老實，四條腿一動也不動，好像毫不在乎的樣子，在那裏倒秣。陳曰順變工組的組員們帶着驕傲的神氣誇獎這牛，把這牛當作了今年大生產勝利的旗幟。小甲從區裏開會回來，聽說買了個大黃犍，跑過來，分開衆人站在牛的面前喊道：『我的爹可買了來了。』惹得大家哄笑了一陣。

『咱組裏也買一個，比賽比賽。』旁的組裏的青年們眼熱的說。

『咱的組長發了癡，我看今年要背烏龜！』嫉妬和羨慕從各個變工組裏反映出來。福順哥在旁邊蹲着美孜孜地吸煙。他正想着這牛套在犁具上，拉起來，耕四寸多深，土泛的那末高。他又想到這地裏的莊稼長的比鄰家高了一半截，打的糧食吃不完圈在囤裏看着。

福順哥家裏四口人，住着五間屋子，前年鬼子掃蕩給他燒了三間，全家對付着住了兩年。福順哥找工作找出了六千多塊錢，要想蓋屋，又怕鬼子再燒了。鬼子投降的消息傳到陳家村，全莊的羣衆丟下沒吃完的飯碗跑到大街上來你看我，我看你，喜的不知道怎末着才好。這時候福順哥從人空子裏跳出來大叫『我要蓋屋，小子們誰敢給我燒了！』他這個老實人忽然來了這末一手，倒使大家吃了一驚，接着大家來了一陣震天的大笑。

莊前的三間新屋就是勝利後的標誌，門窗沒按上就來了冬天。用草柵子擋起來，福順哥和十三歲的小匡——他的二兒住在這裏也覺得很暖和。這是莊子前半截的會議廳，晚飯以後，人們的脚步不用腦子指派就會走了來，從買了牛這天起，這屋添了一位新客——黃鍵。福順住東頭，黃鍵住西頭。福順哥可以和牠面對面看着。

各家湊來的草都揀在屋前面，福順哥很仔細，喂的時候一點鷄毛都揀出來，他說牛吃了鷄毛會打噴嚏。每天晚上給牛身子底下洒下乾土，讓牛吃一回草好臥下休息。

黃鍵很自然地成了這牛的名字，福順哥領頭叫，全變工組裏這樣叫起來。福順哥在喂牠的時候常叫夥計，像東家叫僱工一樣。一看見黃鍵抬起頭來不吃了就問：『黃鍵怎末不吃了，沒有草了嗎？』晚上聽見牛纏繩的鐵圈打得牛槽響就喊：『黃

「離開什麼？」接着又像懊悔自己的態度太魯莽似的，又從熱被窩裏爬起來摸摸槽底，同情的說：「呵！沒有草了！什麼是不會說話呵！」

福順哥了解牛的心理，牛也聽福順哥的話。福順哥常常教導小匡喂牛，要他一回添多少草和揀髒東西。他說：「牛也知道好歹呀，你不信，羊吃過的草，牛就不吃。」小匡試驗過把羊吃過的草給黃犍，牠嗅了嗅，空的一聲把嘴巴拉出槽外。小匡暗暗地佩服爹的經驗。

春分時節到了。幾場春雨以後，湖裏的麥苗綠油油地往上長，脚踏到春田裏有了綿軟軟的感覺。各變工組忙着收拾犁具，小車，糞箕。莊稼人像着了暖氣的蜜蜂似的在村口裏出入。春田添上密密地黑塊。

大家都說陳日順組的黃犍上膘了，福順哥聽見了打心裏喜歡。開始耕地的這天，就像舉行大典禮一樣，陳日順抗着犁，福順哥牽着黃犍，全組停止了送糞倒糞去看黃犍上膘。黃犍從容地，大搖大擺地到了莊前抗屬家的地裏。參觀的人等着福順哥一件件地把犁具整好，拉繩伸開，套在牛脖子上，黃犍撒了一個歡，好像是說：「我又要施展施展這滿身的氣力了！」陳日順在頭前領了幾步，福順哥又叫牠停住，提起犁來敲打了兩下，吆喝了一聲，黃犍幌了幌身子，果然四寸多深的土像蘇油餅似的泛起來，小孩子們都拍掌，參觀的人都微笑了。

不幸的事就發生在耕了三天地以後，福順哥到區裏去參加生產會議，把喂牛的

事交代給小匡，臨走千萬的囑託了一陣，可是福順哥一路上總是放心不下，就是思念着家裏的牛，開會開黑了，區長留他過夜，他怎末也不聽，十多里路，早晚要趕回來。

到家的時候大家都睡下了，福順哥打着火點上燈照了照牛槽，草還滿滿地，黃犍嗅了嗅他的用手舌頭舐了兩下，表示牠的親熱，福順哥安心了。把疲勞的身子放倒床上一合眼就入了睡鄉。

『牛草吃完了，就了喂牛！』福順一睜眼看見天已經大亮，在小匡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自己一箇碌起來看了看牛槽，草還是那些，沒有動，黃犍和往常一樣兩眼瞅着他，福順哥慌了。

『怎末啦，黃犍！』福順哥的聲音有點哀憐了。黃犍不答應，伸出灰黑的舌頭舐自己的鼻孔。

『你怎末喂的牛，小匡子：』福順哥大聲叫還在朦朧中的孩子，小匡子呆了，不敢說話。

『牛吃了什麼東西沒有？殺才！』福順哥真急了。

『我知道？』小匡子怕挨打哭了。

牛病了的消息傳出去以後，全鑿工組裏都來像探望親人一樣，牛的一點動作他們都注意。太陽東南晌了福順哥還沒吃早飯。蹲在門口兩眼直盯着黃犍。福順嫂怕

他餓出毛病來，特意炒了四個雞子用煎餅捲着送到他手裏。他吃完了還不知裏邊包的什麼東西。

春田剛剛耕了不到一半，就這樣停住了。旁的組喊着兩天以內就要耕完，陳日順組可是停着，那個組員不着急！

『背烏龜的命，就得背一輩子。』小甲急的暴跳。

『反正牲口是有毛病，沒有毛病人家不會賣。沒有牛我的驢也耕不了地呵：早知如此，還不如養個小沙牛省力！』富戶徐作田也插上這麼一句。着急，埋怨的話福順哥都聽見了，鼓着不做聲，在牆上猛磕自己的煙鍋。

『不是咱打碎了牛王廟，出了差子！買刀紙燒燒也許就沒事了。』福順嫂不敢當着衆人說，附在福順哥耳旁講了。

『落後的東西，滾！』福順哥正好有氣沒處使，對着老婆發了狠，福順嫂沒好氣，一溜就走了。

福順哥再也沒有什麼好辦法，只是牽着牠溜溜，讓牠活動活動總是好些。從天晌溜到天晚牛的樣子沒有變動，不吃不喝，也不倒秣。福順哥幾乎絕望了。他打掃牛槽，想讓牠在屋裏過夜。在槽底下發現了指頭大小一塊的豆餅，他驚奇地揀起來：『這是那裏來的？』

他追問小匡，小匡什麼也不說哭了，哭的很厲害，福順嫂費盡方法才哄住他。

情況判辨明白了，小匡爲了討黃韃的喜歡，偷着把組長家切了種菜的豆餅拿了幾塊給牛吃，牛吃了乾豆餅，出了毛病，據組長估量，豆餅並沒有看出少來，牛吃的並不多。組長拉着小匡到一邊，安慰了他一番，把這個估計告訴他，他也承認了。

『還好，半斤四兩的不要緊，我牽着溜牠一夜就行了！』福順哥緊張的心情放下了一半。

在春寒未盡的夜晚，福順哥陪着黃韃沿着村子前面的大路溜搭着走。月下的牛影和人影都印在地上。初生嫩芽的柳枝放出清新的香氣，快到夜半了黃韃忽然停住了脚步，福順哥又慌了。回頭望着牠，聽到牛身子底下花花的尿聲，接着尾巴一掀，抓搭抓搭地拉了尿。

『我那天，可嚇死我了！』福順哥喜的對牛講起話來了。『沒有你，俺大生產個什麼！走罷，家去歇歇，我也乏了！』牽着黃韃，一邊走一邊說。

福順哥揀了一把細草送到黃韃的嘴上，黃韃被草引的打撈着吃了一口，接着就一口一口地倒秣起來，福順哥喜的一夜沒合眼。

天還不亮，陳日順變工組的各家門口聽到打門聲，有人在喊：『黃韃好了！』第一個跑到牛槽上的是青年小甲，摸了摸牛的大角，打了牠一個耳光，又飛跑着走了！

麥 黃 杏

指導員看完房子從村子裏出來的時候，太陽已經晒到正在濃睡的戰士的身上。一大半夜的行軍，他們都很疲勞，就在村頭的楊樹底下露宿了。到達防地以後雞還沒叫，本來可以進房子休息，因為這是邊沿區，老百姓被漢奸鬧的早就雞犬不寧，半夜裏叫門，一定會惹起一陣驚慌，所以才在村外休息，等待天明。

走路流過汗的身子被涼風一吹，覺得冷起來了，每個戰士都縮成一團，不大的蓑衣正好佔滿了，有的睡着了還是不老實，半邊身子滾到蓑衣下邊。將熟的麥子的氣息，野花的香味吹入他們鼻孔起了催眠作用，使他們睡的更甜蜜，楊樹的稚葉和碎花，飄落在他們身上，使指導員覺得很美，好像不好意思叫醒他們。

他低聲的叫：『小吳！小吳！』小吳沒有聽見，有的同志都被喚醒了；一看太陽晒着屁股急忙地沒醒的伙伴搖了幾下，整個部隊都起來，他們都在解綁腿另打。這時候小吳也被身旁的同志叫醒，呆呆地坐着，還打呵欠。

『房子已經看好了，進房子繼續休息！』指導員提高了嗓子講，大家停了手裏的動作靜聽，有的還在忙着打行李，被伙伴的肘子一戳，也就放下了。『這是邊沿

區，不比老根據地，大家都要作房東工作，給他們解釋八路軍是幹什麼的，講一些民主政府的政策。小同志要團結兒童！進房子以後要注意隱蔽。」他很熟練的講着，大家也沒有什麼反應，可是都聽見了，覺得他的話對，應該那樣作。

他担任祁山大隊的指導員，已經半年了。他是一位二十六歲的青年，看看他那細條條的身軀，白淨的面孔就可斷定他是學生出身。可是他已經作了四年的連隊政治工作了。在戰士眼裏他是一個可愛的夥伴；在上級的眼裏他是一個可靠的幹部。他裝扮的整齊潔淨叫人家指不出一點毛病來。唇角上老是掛着微笑，使人覺得他內心裏沒有一件不愉快的事似的。

通信員小吳已經站在指導員的身邊，等待指導員的指派，指導員却沒有注意，看着大家一班一班的走了以後，又望了望剛才露宿的地點：一列青楊樹在村子的東北角，樹底下的小草和野花被露營的人們壓倒了，顯得很狼籍，他帶着留戀的心情離開了這地點，小吳很自然的跟在後邊。

一九四一年以前部隊裏很多這樣的小同志，經過四二年精兵簡政都精簡下去了，有的入了抗日小學，有的進了工廠，小吳那時候才十四歲，個兒雖然不高，身子却挺結實。黑黑的臉蛋，襯着一雙大眼睛，很機靈也很頑強。他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光着屁股來參加了部隊。曾有一次部隊被敵人包圍了，驚慌中突圍，把一包文件忘下了。這時候敵人已經靠近了莊子，部隊才離開不過半里路。發現丟了文

件的時候，指揮員非常的着急。這時候小吳自報奮勇去取文件。事情是冒險的，可是也有萬一的希望。在沒有其他辦法的緊急情況下，小吳被允許了；他脫下軍裝，只穿着一身破舊的褲褂。他那種勇敢堅決的神氣，使大家充滿了信心。他從指揮員緊握的手中跳着走了。

敵人進了莊正在亂打槍亂抓人，小吳轉彎抹角繞到了放文件包的房子裏，掛在牆上的文件包像磁石似的吸住了小吳的注意，他背起來頭也不同，像人空子裏的老鼠似的東一頭西一頭的亂鑽，一個漢奸發現了他，他又轉彎了，及至漢奸趕來，打了兩槍沒有打着，小吳就跑到莊外了。兩位留下接應他的同志架着他飛也似的趕上了部隊，指揮員把小吳抱起來放在自己的馬上，全體同志熱烈的鼓掌。

在精簡的時候，小吳提出意見來了：『我不能完成任務嗎？我怕死嗎？』他哭着講，滿臉都是淚痕，怎麼也安撫不下。

『叫你去學習，提高文化，你還有大用處。』首長安撫他說。

『不！我不要大用處，我要當兵！』小吳怎麼也不同意。大家誰也沒提出小吳留在部隊裏有妨礙行動的意見，都覺得他精簡下去怪可惜。他成了這部隊裏唯一的小同志了。

小吳很調皮，調皮的沒法，指導員就說：『再調皮，精簡你，叫你去學習！』小吳什麼也不怕：不怕敵人，不怕死，不怕工作繁重，就是怕精簡下去，一聽到精

簡下去就老實了。

他有三個手榴彈，這是他珍愛的寶貝。本來是四個，因為要試試自己拋手榴彈的本領，偷偷地跑到駐村外邊去，臥在一個崖頭上，閉上眼睛往下拋，不知怎的耳朵裏哼的一聲，震得他好久才睜開眼睛，面前爆起來的塵土還沒有落完。爲了這事，他受了嚴重的批評，幾乎關了禁閉。這些事小吳都不在意，他只是懇求着把三個手榴彈再發還他背着。

祁山大隊部駐的地方是一個閒院，兩間堂屋坐落在長方形的院子北頭，西南角是一所豬欄，欄裏養着一口半肥的豬。院子裏有一株比屋簷還高的杏樹，樹幹才有鷄子那末粗，葉子好像桑葉那末大，濃葉中間閃出了四個微黃的杏兒，肥滿的壓在枝頭，向着人們招惹。

指導員和小吳進院子的時候，房東老大娘正提着豬食罐子喂豬，一個八九歲的孩子跟在後面。她的年紀大約有五十歲，兩鬢已經有了白絲，穿着大袖子深藍色粗布褂子，那樣子證明那是她當年陪嫁的東西。身後的小孩子大概是她最關心的兒子。『有一所別院養豬，不是個地主，也準是一家富農！』指導員腦子裏這樣想。她喂豬，眼睛却望着杏樹，豬喂完了，眼睛還沒有離開。那小孩避在她身後，眼睛也同樣的向着將熟的杏兒發光。

『這是邊緣區。』指導員這樣一想，就趕緊上前，笑微微地說道：『您是房東

大娘？」

「這是俺的個閨院呵！」這答話證明她那房東的資格。

「來麻煩您大娘！您不要担心。咱在這裏住，咱就一家人了，您的東西一點也丟不了，您放心吧！」指導員講了半天，她那種神情，好像一點也沒聽見似的。「大娘！咱八路軍和頑固隊不一樣呵！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他們都是從老百姓來的，他們都愛護老百姓。」無論指導員怎麼講，她顯示出半信半疑的神色！

「聽說八路軍好！」雖然這樣說，臉上還沒有拭去懷疑的神氣。她看到站在指導員身後的小吳，眼光又投到杏樹上去，她把小吳和杏子聯系起來了。

「這杏樹真旺相呵！」指導員明白她的用意了，把話頭轉到杏樹上來。

「接上了四年啦！今年頭一次掛杏子，他爹……」她的話被陡上心頭的傷心事咽住了，不願再說下去。指導員從她這神情和小孩子白鞋白衣領上看出接杏子的人——她丈夫去世了。不便再問下去。

「桃三，杏四梨五年！」一點也不錯！這杏子長的好，又肥又大是好種。我担保這四個杏子一個也少不了。八路軍不拿老百姓一草一木。你這心愛的杏子更不要緊！」指導員轉身對着小吳：「小吳負責好好地看看，有了錯找你！」小吳答應了一聲「是」，這女房東半信半疑地要轉身。

「這是他姨家的種，是甜核的。」她說着走到了門外。

『放心罷大娘，少了杏子問我要！』指導員用堅決的語氣要增加她的信心。

部隊在莊子裏住過三天以後，老百姓害怕的心理就消失了，到處可以看見老百姓和同志親切的啦呱。『使罷同志們——說那裏的話——就是壞了也不要緊。』再聽不到『沒有呵！沒有還是別的吧？』

『那位是當官的呵？同志！』老百姓觀察了三天還沒有分辨出來，背地裏問。『你好好地找呵！』同志們笑了，『你看誰像個官就是誰。』

『看不出來，都是一樣：一樣的衣裳，都是一樣的和氣。』老百姓看了看周圍的同志很愉快的說。

『你看我像不像當官的呵！』摻在戰士營中的隊長開玩笑地問。

『不像！』老百姓齊聲的說，他看見隊長那末年輕，像孩子似的和戰士們打鬧！

大家開的笑的，笑的老百姓們這才相信了這就是隊長。他們耳語着，嘆惜着說：『真是好，一點也看不出是個官來。要是漢奸隊的官到這裏我們早挨了耳光子了。』

『我看看你隊長』，一個兩眼昏花的老頭把他拉在近前看了又看，要發現他那隊長的特徵似的。附在隊長耳朵上說道：『就是漢奸抓住打我，要我說誰是隊長，我死了也不會說的。』

『咱們軍民都是一家人，沒有別的啊！』老百姓都感動的說。

事情就發生在駐防後的第四天，隊部的房東喂完豬以後，停在杏樹底下，好像數每一個杏葉似的在尋找。

『媽！少了一個！叫誰摘了去了？』房東的小兒子喊出來了。

『碎』，一個耳光打在小孩子的腮上，小腮立刻紅了一塊；這耳光好像是說：『沒了就沒了，誰叫你多嘴！』孩子是她沒好氣的時候出氣的對象。孩子呱的一聲哭了，她拖着孩子往外走！

指導員也聽見了，停止了正在辦的工作出來看了看杏樹上的果子，只有三個，少了向陽惹人的那一個，好像少了好多似的。

『大娘，杏子少了嗎？不干小弟弟事，他够不着呵！』指導員追到大門外對她講，孩子還是哭，指導員以爲她沒有聽見。

『少了就少了，瓜，桃，栗子，棗好吃的東西。』她頭也沒回走回家去了。

指導員也不自在，在院子裏來回走了兩趟，抬頭往樹上一望，枝頭分明是少了一個杏子。天色漸漸地黃昏了，小吳從遊戲場回來，想弄燈油。

『小吳！』這聲音很嚴厲，小吳楞住了。『你看杏子少了一個，你幹什麼的！』指導員的心頭的煩惱從語氣裏傳達出來了。

小吳也看了一陣，好像他可以找出來似的。三個，分明少了一個。

『指導員，我抗戰四年了，犯過羣衆紀律沒有？你疑惑是我！』小吳也着了急，臉紅漲到耳根。冤屈得要哭的樣子。

『我並不疑惑是你，可是你不好好地看門，你也該負責任呀！』指導員很快的轉變了態度給他解釋，小吳的淚水終於落下來了。

『你看，你這孩子，連一句話也不讓說呀！』指導員看見小吳哭了，也覺得他受了委屈，手扶着小吳肩頭安慰他，小吳更嗚咽起來。

『祁山大隊就是我一一個小孩子，別的都是大人，不是我偷的，也是我偷的。』小吳斷斷續續地咕嚕！

『誰疑惑是你，你是模範小鬼，才沒有精簡你，大家都相信不會是你，你自己不要亂想。不過住在人家家裏，人家少了杏子，和咱們的紀律有關，不能不考查明白，用得着這末委屈了嗎？還是清醒一下，好好地調查。』經過這末一解釋，小吳也沒有什麼了，一面擦眼淚，一面弄燈油，吱啦一根火柴擦着，昏黃的光線從剛燃着的燈花伸展到滿屋。

小吳伏在床沿上想點子，想了半天忽然起來很鄭重地向指導員說：『指導員！』指導員沒有停止工作，漫應了一聲。『我承認我偷了杏子。』

『真是你偷了嗎？』指導員不相信，抬起頭來望着他反問。

『不！我沒有偷，我承認了房東就不再疑惑別人了。指導員批評我了，事情就

過去了，小孩子偷嘴，不是遮羞嗎？與羣衆紀律也沒什麼！」小吳說出了想了半天的辦法。

『不！小吳！沒有偷就沒偷，不能這樣承認。』指導員嚴肅的說。

『人家疑惑咱的紀律不好！』小吳担心部隊的名譽。

『事情總會查明的，咱的紀律還是鐵的紀律。你這種願顧全部隊名譽的想法很對，可是這辦法不行。你是一個好同志，你安心罷！』小吳聽了指導員的話只好作罷。可是這一晚上他很久睡不着。

第二天，四月的驕陽射到滿田的金黃的麥穗上，發出閃爍的光輝。早飯剛開完，小吳坐在隊部的大門底下。看見房東進來出去的喂了豬。她也看出小吳不高興的樣子，想說什麼也沒的可說。

『麥黃杏！』的喊聲自南而北間歇的喊着。引起小吳的心事，一看也不看。指導員聽見了從裏邊走出來。賣杏的是三十多歲的莊稼漢，挑着一担筐。一頭是青裏帶黃的杏兒，一頭是一尺多高的艾子。這一付標誌着夏景的担兒使指導員想到後天就是端陽節了。賣杏的在門口停下的時候，女人和孩子都圍上來。

『同志，買艾子！』賣杏的立刻覺到自己溜了嘴，趕快改正說：『同志不買這個，買杏子吃！』

『我先要看看！』指導員分開蹲在筐子根下的小孩子。

『甜的來，別看牠還帶青，都熟過了。』賣杏的自賣自誇。

『你的筐裏沒有爛杏，有個爛杏也是真（甜）核。』指導員順口引用了這句帶諷刺性的成語，惹得大家都笑了。

買賣是成交了，指導員買了一斤杏兒，讓老鄉們他們一個也不要，給小孩子們，小孩子們不好意思的走開了。指導員只好用手巾提回來。

『小吳，吃杏呵！』小吳不吃搖了搖頭。表現出傷心的樣子。指導員拿出一半來放在桌上。

『小吳！你把這些杏送給房東，你說：你們的杏子丟了到如今還沒查出來，指導員叫我送來給小弟弟吃！』

小吳還有點不願去的樣子，可是看到指導員嚴肅地的分派一定要辦，知道這是任務，一聲不響的走了，不多時把空手巾帶回來。

『房東有什麼反映呵！』指導員問。

『她說了許多好話，她說像杏子的不是您同志呀！你看，指導員這末費心送杏子來！』房東的良好反映，使小吳感覺到安慰。事情就這樣放下了。

小吳的精神一愉快，就恢復了連蹦帶跳的活潑的樣子。無論到那一個駐村，總有一羣穿破褲子的小孩子圍繞着小吳。小吳教他們唱歌，同他們打打鬧鬧。像一羣幼稚的動物一樣，很自然的熱起來。每天傍晚莊東邊的楊樹底下就出現了他們的一

羣。扭打，滾成一團，尖銳的叫聲像打折了腿的小狗。

『小吳！小吳！不吃杏核！』（讀胡的音）。滾了一脊梁土的小雨爬起來跳到一邊，對着小吳做報復的鬼臉！

『你罵誰呀：小婊子兒！』小吳罵着趕着打。

『拿住啦！』一羣孩子都吶喊給小吳助威。可是並沒有趕上。小吳退回來的時候，小雨又跟着回來了，隔着四五步遠，作了一個預備跑的架勢，又向小吳挑戰！

『饒了你，小孫兒！』小吳對着小雨示威地說。

『誰不知道，偷了房東的杏子，叫指導員批評了一頓；小吳哭了，您沒見呢！哭的「出溜」，「出溜」一頓麵條，吃飽了嗎小吳？』小雨這一篇諷刺話，滿想挑動小吳再趕着他打一仗，可是小吳站住了沒有動，臉色馬上變了。他一聲不響地溜到一邊，倚着楊樹，淚水又湧上了兩睫。

孩子們也像飛過小鷹的家雀羣一樣，啞然無聲地望着他。小雨知道出了岔子了；也放下了調皮的臉子，摻在孩子羣裏，觀察動靜。

『小吳，我說多了，我的錯，用不着那樣子了。俺爹打了我一頓鞋底，我還沒喊呢！』小雨看見小吳老不喜歡，又出來賠禮。

『人家心裏的屈你知道！』小吳一擺頭淚水又湧上來了。

一羣孩子都感覺到沒趣，漸漸地散開了，可是沒有離開這裏。

突然一個像黑石頭蛋子似的孩子羞怯地走到小吳面前。他那條破褲子只剩了膝蓋上的一半截，屁股上還有兩個窟窿，小褂纏在腰裏光着上身。他靠近小吳，惹起別的孩子注意又跟着聚攏來。

『杏子是我偷的，小吳同志，你不要難過！』他說着把破小褂解開，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個杏核。『我那天打你門口裏過，看見杏子熟了就溜過去摘了一個吃了，誰也沒看見。這不是杏核！』這一下子倒把小吳楞了。他張大了眼睛望着他。

他叫小剛，是賣瓦盆的老孫的兒子，因為他出生的那天家裏沒有一粒米，他爹臨時賣了口小缸才換了點米煮飯給他娘喝，所以起了名字叫小缸。他是一個頂調皮的傢伙，不服硬不怕事，孩子們誰也不敢惹他。

小吳的淚水收了，溫柔地拉着他的手，把那個杏核托在掌心裏端詳。

『咱去見指導員去，你怕不怕！』小吳委婉地問。

『怕什麼！一人作事一人當！』小吳攏着他的手一同往隊部走，看熱鬧的孩子羣跟在後面。

小吳見了指導員把這事情報告了，把這個比平常杏核幾乎大一倍杏核送到指導員手裏。

『好！小弟弟！你偷杏子做錯了！你自己坦白，不連累別人，你是好孩子。八路軍就是喜歡你這樣的孩子！』指導員說着把他攬在懷裏顯出了無限的熱情，問他

家裏什麼人口，有多少地，小剛也不拘束地回答着。

『小吳，到伙房拿幾個饅頭給小弟弟吃！』指導員吩咐。

女房東聽見這事情又出現在院子裏。

『你看這是不是你那杏子的杏核？』指導員把杏核遞給房東。『這是這孩子搞的，他自己承認了！』

『您看，小剛這孩子，可把小吳同志屈死了！噯！真是，和他姨家那棵老樹的杏核一個樣。』房東帶着對不起的神情說了。

小吳把拿來的饅頭硬塞在小剛的破褂子裏，小剛被一羣孩子擁簇着出了隊部。門外頭小剛的娘正在探頭探腦，聽說孩子偷了隊部的東西，嚇得晚飯也不做了出來打聽。遇到小剛抱着饅頭出來，感激的滴了兩顆眼淚。

朝陽還是那樣的輝耀，大麥正開始收割，小麥也熟了，祁山大隊又集合在東門外的楊樹底下。各班送完了傢具的戰士陸續的集攏來了。男男女女的村衆都來送行。

小吳背着他那三個手榴彈跟在指導員後面。

『要走嗎？真是，才熟了！』老鄉們惋惜的說。

『這是命令呵！大爺！』戰士差不多都這樣回答。

『報告！』兩個檢查紀律的戰士向着指導員立正舉手。『二班打了一個罐子，

賠了。三班丟了一個黑碗，賠房東，房東不要，完了！」

「喊幾個口號！」指導員下令了，戰士們都抖起精神來作了準備。

「軍民一家！」「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謝謝老鄉們的招待！」「再見罷，老鄉們！」

在口號聲中隊伍移動了。小吳特意的離開了行列跑到小雨和小剛面前。

「我走了，小雨；走了，小剛！」小吳拉了拉他們下垂的手。小雨低了頭，小剛眼泡發了紅。小剛他娘硬把兩個雞蛋往小吳跨包裏塞。

「一個杏子人家也不動，別看人家是個孩子！」隊部的房東和鄰家的大娘說。

「嘖！嘖！我活了七十多歲了，從來沒見這樣的隊伍！」一位拄着拐杖的駝背老頭子說。

隊伍像一條長蛇，蜿蜒在麥田中間的小道上前進。向着東方剛升起來的太陽！

傳家寶

胡家莊分配土地的榜上，有十九戶沒有土地的。那十九戶中，大半是孤人一口，差不多是老光棍；只有胡茂中一戶是五口人。凡是看過榜的人，都想像不出這一家五口，沒有土地怎樣生活下來。

若說胡茂中指地無有，也不是事實，他有一點地，少的和沒有差不多了。要找胡茂中，就得出胡家莊東小便門，走到最東頭，就是胡茂中的兩間小屋。門前一片綠油的菜園，大白菜、蘿蔔、芸豆、辣椒……各色各樣的菜都有。園邊的朝陽花，擎着洗臉盆大小的頭子，累累的要歪倒。只要這片菜園是胡茂中的，胡茂中早就不受窮，『一畝園，十畝田』，養五口人，也會過富裕的中農生活。可惜這一片菜園，胡茂中只有一點點，原來是胡茂中祖傳的宅基，五間屋長三間屋寬的一片地。胡茂中的爺爺沒有氣力蓋五間屋，儘西頭蓋了一間堂屋，堂屋東邊，儘南邊蓋了一間東屋，和西鄰的東牆南鄰的後牆，構成了轉過人來轉不過牛來的一個小院落。這樣，宅基的東一截，留出門前的一條路，還贖了兩間半屋的地皮，這才節省出一片小小的園地來。

從兩輩子以前，這片園地沒有缺了培養，一家人攢的大糞和鍋底灰，都下在這菜地裏了。就從胡茂中翻身得地的這時候來看，胡茂中種了九畦子大白菜，每畦十七顆；兩畦子蘿蔔和一畦子辣椒。人家的大白菜還和敞着盆口一樣，鋪散在地裏，胡茂中這九畦子白菜已經捲心了，把手一敲，發出彭彭的聲來。據胡茂中說，打頂賤的價錢說，每顆賣五十元，就可以賣七千多元。兩畦子蘿蔔，長的又肥又嫩，這是他一冬的吃菜。

胡茂中家裏也正表現着新翻身的景象：磨頂放着一件簇新的藍棉布襖，這是胡大娘這一輩子穿的第二件新襖。胡大娘是一個身個短小操勞過度的人，眼皮紅了，成天咳嗽，可是還得不住的做活。她很知足，她說：『有了這一件襖，下半輩子保住不受凍了。』繩子上正晒着一塊剛泥好的青布，這是三妮子要做襖面的。三妮子十六歲了，身量已經長全了，面皮很白淨，兩隻勞動的手，顯得特別大。她穿的那件舊小褂，蓋不過皮肉來，家常她還不捨得穿新做的藍布褂子，她要出門或者有人到她家來，她才趕快把新褂子披在身上。就在東屋裏，三妮子的紡車，不停的嗡嗡的響，一集空就能紡一斤半線。

胡茂中身上才拆洗的舊棉襖，身子瘦的對不煞懷，袖子短的剛到肘彎，一看就知道他穿的不是兒子的就是女兒的舊襖。胡茂中見到了到他家的同志們，常常拿出他和他老伴穿了半輩子的破棉襖來，那真是奇觀：從領到袖找不出一塊巴掌大的圓圖

布來，幾乎全部棉花都露出來，灰色的，黑色的，就是沒有一點是白色的，說明了這兩件破襖不是一年兩年湊成的，至少也有十年二十年。也證明着最近幾年沒有添一點新棉花。

自從分得土地，地上帶的豆子和原地主按二五減租分，原地主是墾戶，胡茂中成了新地主。雖然分的比對半少一點，胡茂中却更高興，他說：『都是窮人，打了糧食往地主家裏送，那裏有地主向窮人納租糧的。這好事叫咱們一代攤着了。』分得連稻的豆子，放在菜園邊的空地上晒着，胡茂中和老伴忙着打，黃金色的豆粒散亂在地上。

胡茂中和老伴都是不大談話的人，也許早年並不這樣，經過鬼子八年的統治，一句話喪了命的事到處都有，胡茂中常對家裏人說：『這年頭話要少說，事要多知，不要惹了禍呵！』一家人都練着不說話，小聲說話，聲音稍大一點就得四處瞧瞧，是不是被人家聽見了。直到翻了身還是保持着這習慣，老兩口兒一塊幹活，各做各的，不打交道的時候不說一句話，各人的腦子裏都想怎樣過要來到的好日子，今冬天每人都穿一件新襖，頓頓飯有白薯糊塗和豆沫子，熱呼呼的吃着。想到美處，連打豆子都忘了，有時一巴棍落下去打着了空地，惹得自己也撲嗤笑了。趕快遮掩說：『你看這手不聽使喚了。』

胡茂中的二兒也活躍起來了。成天價哼着抗戰歌曲，趁這滿湖秋草時光，拼命

的拾柴火，已經積了一大垛了，還是天天增加，頭午兩筐，下午兩筐，一面往上堆拾來的柴火，一面說：『悠等着看，要堆的它頂着天。』他登上垛頂，打了一聲呼嘯，又學起開講理大會上呼口號來了。

大小子從區上回來，一家人就團聚了，胡大娘就跑到坊子裏去借麵，坊子裏的掌櫃的問她什麼客，她美孜孜的說：『沒有客，大小子來家了。』

大小子在區中隊上常常出發，順便就來家看看，有時也爲了到本莊來催糧食，要車子，到家住一夜。那種時節，他就忙的不開交，村幹部不時的跑了來找：『炳來，你去點點看，够不够！』村幹拿他當上級看待，使胡茂中覺到無上的榮耀，有時替他回答一句：『您大家看着辦就是了，他小孩子懂得什麼！』村幹就很正經的說：『公歸公私歸私呀！人家是奉着命令來的，可不能馬虎。』

胡茂中成天打過好日子的譜。分得漢奸惡霸的糧，胡茂中是軍屬，得了個頭份，一斗麥子，一斗半高粱。他家盛糧食的小缸再也盛不了。『要加摺子了，』胡大娘說：『自打我進胡家門，那裏見一回摺子來。這可是開天闢地頭一回。』胡茂中就吩咐三妮子簸麥子，預備着在新地裏種麥子。

胡茂中一家的苦日子過去了。『說起過去受的苦來，三天三夜也說不完！』胡大娘常對到她家的同志們說。

胡茂中三輩子沒有一畝地，輩輩都是推小車。人家富人們的傳家寶是古董玩器

和文書匣子。窮人們那裏有什麼寶傳家。胡家莊的窮人靠推小車過日子，他們的寶就是小車了。胡家莊在臨沂城南十二里，三百八十戶人家的大莊子，看起來田地是寬敞的，可是高一一點的地底下是石頭，低一點的常常遭到水淹，行常幾年不見一粒糧食。『七月十五定旱澇，八月十五定太平。』中秋節已經過了十天了。柿樹黃了梢，豆子狼蒼葉了，下湖裏還是汪汪的水，鑿去穗子的高梁稽還插在泥裏，小孩子們從田裏捉出魚來。單憑種地生活，胡家莊的人早就死絕逃亡了。

可是胡家莊的人所以盛，就是憑推小車。西南十五里，湖西崖就出黑碗，磁盆和水缸，南嶺上就挖出炭來。胡家莊的人推小車是窮逼的，不推小車沒有飯吃。可是胡家莊的人自己說這是『天無絕人之路』。

裝上一小車黑碗或者是煤炭，推起車把頭往東走，過了沭河就賣，賣到海口上黑碗賣淨了，煤炭卸下了，裝上一車鹽帶回來，這叫做『黑的去白的來』，吉利的來回載。『窮家富路』，在家吃糠煎餅，推小車的可不成。不是大餅撐着腰，小車輪子就不旋轉。在行外人看來『推小車的進了店，神仙也不換』。一到店門口，店掌櫃的馬上幫你拉進去，把小車一插，小交叉抽下來放門頭上兩腿又開一坐，店小二就送過豔豔的一壺茶，擦去臉上的汗，喝着香噴噴的茶，就下命令了。『掌櫃的，打四兩酒，切一盤豬肉來！』店小二用拖長的高聲一答應，推小車的透自，真是人間的神仙一般。

推小車的苦處，只有推小車的自己知道。他們也有一套口訣：『推小車的歇鍋，忘不了九嶺十八坡。』那就是莒南縣十字路以東的那段嶺地，正是往柘汪口子的推鹽必由之徑。到了九嶺十八坡跟前先打好尖，吃個肚裏飽，歇息好了，搞好了車耳，才拾起絆往上拱。車脚子像黏住了似的不肯旋轉，你用一把勁，它動一動，你少用一點勁，它又停住了。他們都是三個人打夥，兩個人拉，一個人推，單輻的往上搬送。汗水像雨淋過似的往下滴；一上了坡就拔開掛在車頭上的水壺，不論涼熱，咕咚咕咚的喝一頓水，喘一頓粗氣。下坡路一樣不容易，拱起背來頂住絆，兩手拖住把，這時車脚子不知怎的特別圓滑了，一直的往下跑，盡力才留得住。一鬆手就會把一車碗碰成碎片，一車子鹽磕在土裏收不起來。這一趟買賣算是賠上盤費白使力氣，推着空車子回到家，會弄到老婆怨，孩子哭，再東取西借，欠下債弄本錢。

二十歲的小夥子推小車還嫌嫩，這是下大力，骨棒不老幹不了。廿五歲了正是下手推小車的年紀了。『推小車不用學，腳簍子裏放上兩個饅頭』。這是說推小車這活是力氣活，誰做誰會，非力氣不行。力氣是從飯食裏來的，年青的小夥子，沒有經驗，貪圖省錢，餓着肚子推車子，不是摔破車，就是葬弄了身子。斷不了飯食，這是推小車第一件要緊的事。好天好道，下點力還沒有什麼！碰上下雨，不能等到乾了路才走，那就蹲店吃完了，還有什麼錢賺。就是路上有泥水也得一步一步的拔。

夏天在太陽底下晒着，汗像瓢澆水似的往下流，走不上半里路就得歇歇。冬天頭頂上冒白氣，兩手凍僵了，放下車把就拳不煞。風裏雨裏，冷天熱天，推上二十年小車，到四十五歲也就差不多住手了。再掙扎五年，推到五十歲也就是一大觀，再不能推下去。

一天掙了一天吃，能養活老婆孩子就算好的，放下車把還是兩手空空。若是兒子長起來了能接續上，這一件傳家之寶交給兒子，自己幫工打短添補，這一輩子也許不至於餓死，可是誰家的女兒肯嫁一個沒有地土的車夥子。要是四十歲以前討不上老婆，沒留下兒女，到了不能推小車的歲數了，還不是一根要飯棍，一隻破籃子和財主門前的狗打交易。

胡家莊有的是這樣的孤拐老頭，每一個當年都是呱呱叫的好車夥，這回老了不能推小車了，熬他們最後的幾年歲月。等到兩眼一閉，鄰舍們不能看着他躺在路上，抬到松林裏亂坟裏埋了，這個人的一生就算完了。老人們常說：『當年創錢不少，隨劍隨花，一個沒剩下，才落得老來受罪。』天知道，這些苦人們掙了多少錢，除了路上吃喝了兩頓，還不够一家人喝糊塗的。就是沒有家口的光棍；能剩兩個錢，也叫那些賭鬼們引誘着，一場賭博，輸淨了還倒欠了幾十塊幾百塊，再拾起車子來掙錢去。這些窮人還有什麼盼頭？於是就想到『吃點喝點罷，不吃不喝也是剩不下。』越是到四十歲以上還沒有家口的人，越沒有奔頭。到了小車推不動，賣

了小車的時候，留下一根支車棍，一個腳筭當要飯傢伙就完了。

胡茂中沒有落得這樣的下場，是碰到亙古未有的好事——土地回家。

三輩子以上的事，連胡茂中自己也摸不着了，從老一輩就沒個識字的，單憑口講，知道三輩子的事就不壞了。胡茂中的爺爺把一件傳家寶——小車傳給胡茂中的爹。爹爹把小車使壞了，又置一輛新的，到了不能推車的年紀了，胡茂中正好能接上，便把小車傳給胡茂中。小車以外還有兩間破屋和一口鍋。再沒有別的東西。胡茂中推了十年小車，一個錢沒有狂化，才積下了點錢娶了一個比他小九歲的媳婦。三輩沒斷根才碰了今天土地還家這樣的好事。要是胡茂中當年沒有娶親，沒兒沒女，六十六歲的人了，就是碰到土地還家，還翻什麼身，翻來翻去，黃土埋了，世界上誰還知道有個胡茂中。

胡大娘頭生是一個妮子，胡茂中還沒有失望，他指望再生是一個小子，女人行常是生一女的又生一個男的。可是第二生又是個妮子，胡茂中氣的連看也不看，『又是賠錢貨』。胡茂中四十多歲了，還沒有個小子，再過幾年，小車不能推了，這件傳家寶傳給誰，誰還能替他推小車子養家？

胡茂中四十五歲那年才有了大小子，他幹的更帶勁了，他想怎麼也要撐到大小子能推小車，就是自己多下兩年力，到老了也有個依靠。到了五十歲別人都住手的年紀了，他還是包上煎餅捲，放在車籃子裏拱着小車出去。人家下店吃肉喝酒，胡

茂中也就是吃麵條泡煎餅捲。店家說『吃喝剩的，才是掙的，你老大爺過什麼？』他還是不理，一心一意的剩下錢養家。每次帶同一塊鍋餅來給小子吃，妮子吃一點他就白瞪眼，爲了這事胡大娘和他吵過幾次架，他都不改。他指望著大小子快快的大了好接受他這傳家寶——小車。大小子一年一年的長，胡茂中的希望一年一年的高，他的氣力一年一年的衰退，車上載的一年一年的減少，已經從六百七百減到三百四百了。家裏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累。

鬼子佔了臨沂那年，胡茂中已經五十歲，大小子才十四歲，身下又添了二小子和三妮子。好幾年以前他就不經常的推車子了。出去一趟，拖着兩條沒有力的腿回來，一頭倒在床上，只是哼哼的。胡大娘就給他捶腰捶腿，安撫他睡下去。他想這車子實在不能推了。胡大娘也嘆着說：『唉！你可別受這個罪了，我和孩子們去要口吃，也不能再叫你去出這個牛力了。若是上崖下坡一把攔不住，摔下去，連你這老骨頭也送上了！』

過了兩天，胡茂中歇息過來，眼看著人家壯小子推着車子打門前過，好像故意的調侃他似的喊：『胡大爺去不去？走罷！』胡茂中嘆了口氣：『不行啦！讓你們年輕的幹吧，我這輩子快幹到頭了。』話雖這樣說，胡老爹心裏還是不服氣，看了看小夥們推小車的架勢，又說：『小孩子推了幾天車子就大起來了，搭不下腰，托不起絆來，能担重載嗎？』

秋風一起，一窩紅蟲，都凍的得得的，喊着媽要衣裳穿，胡茂中再也待不去，又去收拾車子。胡大娘勸上兩句，看看孩子們那樣子也沒法再勸去，又讓她丈夫拚死似的推一趟。

鬼子一來，什麼行業都毀了，煤炭堆在那裏沒人要，黑碗簍也不燒了。推車的都把車子藏起，叫鬼子抓了去運給養送子彈跟着上火線，弄到丟了車子跑回人來就靠幸運，有的連命都賠上了。

快六十歲的胡茂中也沒有逃去這樣的罪孽，夜裏去裝上了一車子黑碗，想送到沭河東邊去，剛過了沂河就叫漢奸抓住了，硬把黑碗掀下來，往城裏拉。胡茂中叫了多少聲老爺，跪下磕了一陣頭，結果是身上賺了幾條荊條子傷痕，還得拾起車子來到城裏去。

幾百輛小車，幾百個和胡茂中一樣命運的中國人裏，和胡茂中這樣年紀的人却不多，加上他幾年來沒有吃過飽飯，常年的不修鬍子不洗臉，更顯得他又老又瘦，拾起子彈車子來跟壯小夥子一樣走，他是趕不上的，拖下了幾步，就挨荊條子抽。就在往沂蒙山區掃蕩的路上，胡茂中臉前一黑，連人帶車子都摔到山溝裏去了。車子碰碎了，人磕傷了不省人事。胡茂中醒來的時候，只剩了烤火剩下的半邊車身，身子除了被石頭磕的破皮流血的傷痕以外，大腿上又添了被皮靴踢傷的塊塊的青腫。

胡茂中眼看着三輩子的傳家寶這樣的毀掉了，他覺得完了，就是再想拚着命掙

碗飯養家也不能了，淚水從深陷的眼眶裏簌簌的墮落，他撿起燒殘的破車把，當做了拐杖，走幾步爬幾步的，要着飯，走了五天，才回到了老家。

胡老爹盼着孩子們長大，孩子長大了，却又增加了胡老爹的心事，大妮子出嫁的時候便花了大妮子的聘禮，連二妮的聘禮也花上了。二妮子出嫁，把胡大娘來的好歹，也沒有人計較。常言道：『添糧不如減口』，去掉兩口人，大小子十八歲也能幹活了，若不是鬼子漢奸鬧，胡老爹一家也還可以活下去，可是胡老爹惡運接二連三的來了。

有一天，漢奸保長祁廷恩掀披着懷，歪帶着禮帽，臉上和廟裏的關二爺似的，老遠就噴酒氣，在大街上碰到胡老爹，歪了歪頭，斜視了半天，才想起什麼話來了：『胡老頭，今春有的吃嗎？』他那酒後的鼻音把『嗎』字說成『噠』了。

『那裏有什麼吃，保長，家裏一粒糧也沒有。』胡老爹以為問他要給養，趕快辯白。

『有好處不想，愁沒的吃，真是傻瓜蛋！哼：蛋：』保長歪歪扭扭的到了胡老爹面前，嚇得老爹倒退了兩步。

『窮人那裏有什麼處想，就等着餓死！』胡老爹要走開又不敢。

『有辦法——哼，皇軍要壯了，咱保裏五百斤糧食僱一個，叫您大小子去！創

創，這年頭……」說着一拐一斜的走了。

就像一個晴天霹靂一樣的把胡老爹震昏了。呆呆的站了半天，看見保長走了，才迷糊着回了家。

胡老爹什麼也沒了，傳家的破小車毀了，櫃子陪送了二妮子，兩間破屋，一張破床，院子裏還有幾十年來推煎餅的舊磨，一邊已經磨偏，丟也沒人撿。胡老爹只有一個老伴兩個小子和三妮子。漢奸保長又打算到大小子身上——這十幾年盼大的孩子，再被他們弄了去，胡老爹這把老骨頭有誰來埋。

胡老爹整天家提心吊胆的怕保長來要人，他把大小子藏起來，不讓他出門，村裏的人問，胡老爹就說是病了。村子裏的風聲更緊，胡家莊三個壯丁都從窮人身上打主意，胡老爹的大小子再也脫不了。胡老爹想了好幾天，『三十六計走爲上』，這地方還有什麼留戀呢？

在一天夜裏，胡老爹揭下了那口小鍋裝在擔子上，胡大娘挽着一只筲子，二小子背着草筐，三妮子提着破包袱，大小子和他爹挑着一些破爛傢具，沒人的地方大小子挑，過莊村就由胡老爹挑，大小子拄着拐棍裝病人。本來窮人的孩子就老實拘束，又加上打小就沒吃過一頓飽飯，弄成又黃又瘦的樣子，十八歲了，還是乾瘪的小個子，又受過保長要壯丁那一嚇，大小子真成了病人的樣子。

『人戀家，馬戀槽。』出了家逃荒，就成了無家可歸的人了。往那裏去呢？北

邊是臨沂城，東邊是滾滾南流的沂河。在黑暗的夜裏——很難辨清方向。胡老爹想起來南邊是郟城，聽說那邊年景還好，就往南走了。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拖着老弱的五口人，誰也不問，誰也不覺得可憐，因為這情形太多了。胡老爹碰到了一家又一家，同樣的是窮人，同樣的是被鬼子漢奸惡霸壓迫的不能生活下去的人們。他們不知道逃到那裏去好，也不知逃到那一天才完。也聽說抱犢山的周圍，流河的東邊有八路軍，那裏是窮人的家，那裏有千萬的不甘心當亡國奴的人，逃荒的窮人到了那邊有人來招呼，給吃給穿給地種給活做。胡老爹從祖先那裏也沒聽說有那樣的地方。講故事時會聽到過有這麼一個快樂世界，但那是講故事，不是真事，也沒有人去過，胡老爹不敢相信。

胡老爹到了郟城南邊線，再往南就是江南地界了。就在這裏住下來，農忙的時候，胡老爹和大小子給人家幫工打短，胡大娘和二小子二妮子拾柴挖菜，割莊稼的時候拾莊稼。冬天湖淨場光了，沒有用人的了，胡老爹做小買賣的本錢也沒有，他和大小子挑着白薯到鐵路邊上賣了，換回兩担大白菜來。白菜賣了，可以買四担白薯，掙兩担白薯，一家吃幾天。雪封了門子，挑担也不成了，胡大娘就帶着兩個小的孩子上門。胡老爹看見老婆孩子去要飯，心裏像刀子攪的一樣，自己就倒在地鋪上睡。

胡老爹常常的想：『怎麼人家就富咱就窮！』想來想去想不通，總歸是命。他

以爲窮了三輩子，沒有過一天好日子，這是命裏註定的，他以為鬼子毀了他的傳家寶——小車，這也是命。他越想越怕，他怕這樣下去，總歸會餓死，他怕姓胡的這家免不了要斷根。這回子胡大娘因爲受餓，已經有了癆病，夜裏咳嗽起來像一面破鑼，成夜的睡不着。三妮子十五歲，幾根黃毛還扎不成一條小辮，二小子十七了，看身個才有十三四的孩子那麼高，看臉面又像一個沒長鬍子的小老頭。大小子自從怕抓了逃出來以後，總是癡癡的，成天家一句話不說，人家都管他是個啞吧。胡老爹着實是愁，他愁着六十五歲的人了，還能活幾年？這一家老小待怎末過下去？

胡老爹做夢也沒有想到長年陰沉沉的天氣，忽然一下子晴了，他覺得人人臉上都帶着喜歡的樣子，像太平年頭過了大初一頭一次見面似的。胡老爹不覺得自己也喜歡起來。他把漫天的愁雲扯開了，跑了家去和老婆孩子說：『鬼子投降了，咱該回老家了。』老婆孩子聽見了，急忙忙的跑到街上望，什麼也沒看見，只看見給鬼子辦事的保長在人臉前裏像夾尾巴狗一樣，又是怕人打，又要討人喜歡。人們再也沒有招呼他的，像昨天那樣，不得不多叫兩聲保長，央求他寬二日限，緩交兩天的捐稅。

胡老爹有一件新鮮的感覺，他覺得這莊的富戶對窮人和氣了。從前胡老爹見了富戶張大先生恭恭敬敬的問一聲『大先生吃了飯了？』大先生似理不理的用鼻子哼一聲當做答應。這回張先生打門口出來看見胡老爹先開了口：『老胡，家裏有的吃

嗎？怎麼不來找工錢？」胡老爹吃了一驚，這是那裏來的事？前些日上門問他找工錢，他還氣忿忿的說：「做了幾個工？怕短下你的！」每年都是糧食賤的時候找工夫錢找不出來，他老是說「還沒糶糧那裏來的錢？」早晚到糧食貴到一倍，他才糶了糧找錢給胡老爹，你要把錢折成糧食，也不抵剛做短工的時候的一半。

胡老爹很不自信的想：「莫非真是窮人的好時候來了？這裏也要變的和沅河東一樣吧！」有一天八路軍果然來了，莊裏的地主都跑了，胡老爹沒有跑，還湊上去看。一隊一隊的都是紅紅的臉廿多歲的小夥子，比起他那小子來，他想：「人家怎麼長的？」大蓋槍上着明亮的刺刀，一條白手巾飄在屁股後頭。住下的時候見了人和氣的像新來的親戚，胡老爹不一回工夫就賺了十幾聲「老大爺」。胡老爹去提茶來的時候，他們搶着接過，連說了幾聲謝謝。這時候躲躲閃閃的年青人都都回來了，大小子二小子也都湊上來，二小子被一位戰士用手膊圍着脖子叫小兄弟，羞的他臉通紅說不出一句話來。胡老爹替他着急，心裏想：「傻小子，說呀！」

胡老爹聽說臨沂城打垮了王洪九，他想到回家。老家只有兩間屋，兩間也比什麼沒有強。到了春天，他帶着一家人轉回故鄉。故鄉解放了，和他逃荒去的郟城一樣，漢奸隊打跑了，窮老百姓抬了頭，也是一片太平景象。

柳樹垂下了綠枝，井上架着轆轤，門前的菜園長出綠油油的菜，這是胡老爹離家的時候幾年來沒有的現象，破單扇門還接在門框上，裂開一指多寬的縫子，兩間

破屋還沒有倒塌，滿屋裏都是蜘蛛網和家雀子屎，被人驚動的家雀子從窗戶裏飛出來。破床的穢穢把子已經沒了，床架歪在屋子中央堵住了想進去的主人，床腿不知道幾時就缺了。鍋灶被漏進來的雨淋塌了。仰頭看屋頂的幾處都露着天，主人若是再晚回來一個夏天，這破屋就倒塌了。

一種淒涼的感覺侵入胡老頭的心頭，孩子們東瞧西望，想發現什麼東西似的，鄰舍們聽說胡老爹回來都跑了來看他，提起往日的事來都覺得心傷。

胡老爹和孩子們動手打掃屋子，扯去了蜘蛛網，搬石頭支起了缺腿的床。鄰舍家送來了穢穢鋪床，送來了一隻水缸，還送來一打子現吃的煎餅。莊長和農救會長都來問候，並且說：『你若是有什麼過不去就找俺，俺是給窮人辦事的。』

胡老爹在這莊裏住了三輩子，窮了三輩子，從來沒有人來問過，辦公人到了時就來叫，『胡茂中，出差！誤了差，聽罰！』丟下一句話，胡老爹就得好好的去。餓的三天不開食也沒有人問過。這回莊長來說的話，胡老爹感動得要流淚，真是世道變好了，人心也變好了。他估量着老了可以餓不死了。

地方還是老一輩住過的地方，人還是三年前那些人。他覺得小孩子長得大了。上年紀的人反而比三年前年輕了，眉頭上的皺紋伸開了好多，苦喪的臉子有了笑樣。胡老爹想在這種世界裏就是要着吃也自在。

三輩子的窮苦，八年的血債才熬到了晴了天，八路軍所到的地方的人民都得救

了，胡老爹的一家也得救了，窮苦的日子過去了，欠債的今天要還債。胡家莊的窮人們，挺起腰肢來要和漢奸惡霸們算賬。反奸訴苦的大會上胡老爹這一個『屈死了別告狀，窮死了不做賊』的人也說了話。他過去當真沒告過一次狀，他知道官司不是窮人打的，沒有一個官府是向着窮人的，今天他是向着窮爺們訴苦了。面前就是窮人的救星——毛主席的像，十幾位穿着破襖，褲子露着肉的窮爺們坐在主席台上。旁邊坐着民主政府的代表，八路軍的代表，翻身的大旗在半空裏飄着。

漢奸保長祁廷恩頭上的禮帽也沒有了，大袍也不穿了，像一隻咬敗了的狗一樣，蹲候在台下前頭。羣衆喊一聲『跪下！』他那兩條腿便馴順地彎下去，羣衆喊一聲：『有仇的報仇，欠債的還債！』就震得祁廷恩渾身打戰戰。

訴苦的人們說起受了祁廷恩的壓迫越說越氣，再壓不住心頭的火，主席來不及制止，祁廷恩的腮上挨了花花的耳光子，屁股上挨了腳踢。他們想起這幾年受的苦，眼淚直往下流，嗚咽的說不出話來。

胡老爹從人羣中站起來了，他氣呼呼的，花白的鬍子亂動，一雙深陷在瘦骨頭框子裏的眼，也突出來了，發着憤怒的光，射在祁廷恩的頭上。

『我有意見，主席！我三輩子推小車吃飯，傳家的就是一輛小車，祁廷恩當保長，硬派我這六十歲的人去出伏，跟着鬼子過了河去掃蕩，我，人老了，吃不飽，沒有力氣跟不上，摔在溝崖底下摔暈了，車子摔碎了，叫鬼子烤了火，我的腿上的

瘡疤還在着。」他說時掀了掀衣裳要大家看，「人差一點沒有死，大家給想想，我三輩子的傳家寶沒了，我一家人靠什麼吃飯！」

「賠胡老爹的車子！給胡老爹養傷！」羣衆憤怒的喊起來了。

「還有，祁廷恩還看見我有人，有一天祁廷恩喝的醉醺醺的在街上碰見我，問我：『老胡你有的吃嗎？』我覺得這是希罕事，從來他沒問過我這句話，我心裏就亂打草，他又說：『莊裏僱壯丁，五百斤糧一個，叫大小子去吧！』這個混賬王八蛋！毀了我的小車，還要毀我的兒子，若不是我一家人夜裏逃走，大小子早給鬼子抓去了，我也就成了漢奸家屬了，誰還理我？我這幾年的苦日子，都是你給我鬧的，祁廷恩你自己說有沒有這回事！」

「有，有，我的錯，我承認。」祁廷恩低着頭答應了。

「祁廷恩喪了良心，給鬼子抓壯丁，逼着俺逃了荒，該死不該死？」一個青年小夥子起來喊，那正是呆頭呆腦的大小子。

「槍斃他！」羣衆雷一般的回答。

祁廷恩沒有槍斃，把當漢奸霸佔了人家的財產清算了，向被害的羣衆道了歉。全村裏和漢奸有勾扯的分子都知道自己錯了，寫了悔過書。賠償的小車和養傷費，胡老爹分得了一千七百元錢。

大小子也變了，這一個解放了半年後的青年，好像長了一大塊，外面還是呆板

的樣子，却包藏着一顆火熱的心。他回到家不久就參加了民兵，背着一棵槍到處跑。

爺爺和老爺爺的日子，大小子沒有見過，聽見爹爹說過都是推了一輩子小車。他長到二十二歲，沒看見爹有一天心裏舒服，爹發了氣常常說：『都是叫你這些東西逼的我，使牛力，吃狗食，那一天是個頭！』自從鬼子來了，不單是窮上加窮，還打算拔他的壯丁，這才逃荒出來，他一有點精神，爹就嫌他：『看你神氣，沒叫鬼子抓去當炮灰你不算完！』他嚇的躲在家裏像避老鷹的小鳥似的，不敢出頭。長到廿多歲，有好幾年過年就沒吃上餃子，眼看着人家吃肉吃魚吃白饅饅，自己撈不着吃，三條腸子空着兩條半，餓着肚子長了這麼大。

分得鬥爭果實以後，胡老爹先糴了二升麥子磨了磨，和孩子們吃了一頓餃子，權當補過了一個年。在吃餃子的時候胡老爹就說：『這是共產黨八路軍給咱的好日子。』二小子說：『這是毛主席給的。』全家都神秘的笑了，笑着你看我我看你，把大餃子向着張開的口送，一碗又一碗。

一想起八路軍同志對他的熱乎，二小子心裏就熱拉拉的，他說：『爹你忘了，咱在郟城頭一次看到八路軍的時候，有一個同志抱着我的膊，我心害怕，直是心跳，這怎麼也不怕了。』

『三妮子聽見過兵就藏起來，這好，聽說來了同志，一陣風跑到街上去了。』

胡大娘看着女兒美孜孜的說。

『俺怕什麼，八路軍同志不笑話人，那些女同志才好呢，她給俺講了很多的道理。』三妮子接過去說。

大小子已經拿定主意了：『再跟爹那樣推一輩子小車，還再窮一輩子，說不定連爹也不如。爹還娶了媽，生了他姊妹好幾個，他怕是連個媳婦也娶不上，那就窮斷根了。幹什麼也不推小車了。』他二十歲還不會推車子，胡老爹常罵他說：『不推小車看你指着什麼吃飯！』大小子就反抗說：『不推小車也不會餓死，你推了一輩子小車怎麼着來？』胡老爹實在沒話說了。

當村幹部對他提出參加區中隊的時候，他心裏也覺得一楞，他想起了四年前漢奸隊抓壯丁的舊事，可是他馬上就想：『這個和那個不一樣，這是正經事。』他口頭說：『咱不行，咱這個笨樣子。』心裏却打盤算。

大小子的想法很簡單，他想到八路軍好，官和兵平等，不打不罵，對老百姓和自己的人一樣。他常常聽到人家喊：『好青年要參加八路軍！』他又想：『反正不推小車了，能幹個什麼事呢？做買賣沒有本錢，種地沒有地，呆在家裏幹什麼，當兵去！』

他一想到當兵，就像着迷一樣，他想了一千條路那一條也沒有當兵好：『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八路軍。』他算是拿定主意了。

他把這意思和爹娘商議，胡老爹還沒回答，胡大娘就說話了：『我養活你這末大了，你能走能跳了，不養我的老了，我不能讓你去！』

『娘你忘了半輩子穿了一個棉襖，成年家吃不上一頓飽飯那苦日子了。今天吃飽飯，穿新襖是過的誰的日子？』大小子提出反問來，胡大娘一想，沒話可說，想了半天又說：『在莊裏當個民兵也就行了，到區裏去不行。』

『娘你別想我還和爹一樣的推一輩子小車，出牛力，吃狗食，到老來沒剩下一個大。我不會推小車，沒有地憑什麼吃飯，叫我去，我就到區裏，不叫我去我有一天叫您天底下找不着我。』大小子撒起嬌來了。胡大娘也拿不定主意了。

胡老爹也是不願兒子離開身旁，可是想到一家人過着安穩的日子是八路軍共產黨給的，老是過意不去，又看到兒子下了決心，留也沒有用處，就說：『我上了年紀了，不能下力了，你再走了，家裏的日子誰過呀！』

大小子就把各處優待軍屬，分給土地的事說了好幾件。『分了地，人家還給代耕，你老了還怕什麼？』

地，胡老爹自來沒敢想過，他家三輩子沒有地，你知道置地是不容易。推小車剩不下錢置地，就是剩下一點錢，那裏有窮人置的地。一塊地出賣了，窮人講說多少日快要成交易了，有錢的人等到你把價錢講好，他在旁邊一撥弄，人家就不賣了。最後無論怎樣吃虧，非賣給那富人不行。

胡老爹想到兒子參了軍，可以得一點地，心裏就活動了，又想起共產黨八路軍的好處，就舒心樂意了。

三妮子又慫慫胡大娘說：「娘，哥去參軍，咱都成了軍屬了，帶着大紅花，開大會的時候坐在台子上，多光榮啊！」胡大娘想到那光景，也喜得閉不緊嘴。

大小子廿二歲了，還沒個名字，這回參軍，村幹部給他起了個名字叫胡炳來。胡炳來參軍是胡家莊開天闢地的事，新地區沒有秧歌隊，胡大娘坐着不願上台，還是胡老爹帶上大紅花，在村民大會上作了軍屬，鑼鼓喧天的送兒子上了區中隊。

這次推平土地，胡老爹因為是赤貧的軍屬，是第一個有資格的戶。他分到八畝地，都是家前園後，地主家不知搗了多少鬼，作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才弄到手，今天共產黨的領導下，窮人們同他們講了理，拿這地來賠償了窮人的血汗。胡老爹想分幾畝地，也不過三畝二畝薄地罷了，他再也沒有想這本莊上好的地。清算委員會上分地的時候，第一家就提出了胡茂中。

「他是軍屬先分，首先要照顧到！」清算委員會主任提示說。

緊靠着胡老爹門前的菜園的一塊地，就是全莊的麥園子，分給胡老爹了。連場園也有了。胡老爹聽到給他這塊地的時候，他不知道怎麼說好，他衷心的感謝共產黨，毛主席，忽然又感謝他大小子，覺得這孩子真是養老的孩子，沒有他去參軍，他不會得到這塊地。

八畝都靠莊子頂近的地，這是地主們的心臟，落到胡老爹手裏了。這地一半是豆子，一半是待種麥子的春田。

『給他換一塊南嶺的薄拉地。』農救會長提議說。大家還沒想過來這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會長接着說：『都是莊根地，叫老爹在那裏秧白薯呀！』大家都說會長想的周到。胡老爹坐在一角眼淚就要滴出來，他揉了揉眼才退回去。他想這一輩子，就是自己的老的也沒有這樣體貼他一次。他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分地的前後，莊裏的謠言傳開了：『分到地的就得當兵啊！』『國民黨的軍隊快來了，逮着分到地的就殺呀！』這類的話，暗地流行着。窮漢劉二分地的時候，聲明不要地，理由是他推小車比種地好，推小車掙錢不納公糧，不納田賦；有了地就有了負擔，大家怎樣解釋，他還是想不過來。等到大家都分下地去，打了豆子，各家都吃飽飯了，他老婆才埋怨他。他跑到胡老爹家裏，看見胡老爹一個窮到底的人家，過着有吃有穿的日子，他動心了，這才跑到清算委員會上坦白了，他說聽了謠言，怕變天，地主又威脅他說：『有了地，沒有牛耕，也是白搭！』劉二從前借地主的牛耕地，他怕今後借不到牛，連地也不敢要了。

胡老爹起初也是覺得不大牢靠，他雖然自己沒有過地，他見過人家有地的都是賣主寫一張約給買主拿着，胡老爹聽到清算委員會分給他八畝地，他也知道地在莊子那一邊，可是清算委員一不在，誰是見證呢？胡老爹不怕當兵，大小子已經當兵

了，當兵是光榮的。他也不怕變天，國民黨來不了，前方有上千上萬的八路軍新四軍堵着。就是來了，他怕什麼，大小子在隊伍上，他頂厲害不過再拖着三口子逃出去，逃到老解放區，只要有軍屬證，到那裏都有照顧。

胡老爹給劉二破解，也給別的怕變天的人們破解，胡老爹不怕，那些人也不怕了。『咱們怕什麼？國民黨王洪九在着的時候，餓着肚皮過日子，這回才要喘過氣來，他又來搗蛋，他不叫咱過，咱就和他拚上！』胡老爹一解釋，全莊的人都想過來了。

分到地的戶，都請舊地主寫了約。地主們都在約上按了手印，中見人農救會長也按了手印，當着大家面前，把舊約燒掉了。

慶祝土地回家大會在轟轟的炮聲中開會了。周圍的村莊都來給胡家莊的窮爺們道喜。台子下頭，飄蕩着幾十支旗子，雄糾糾的民兵們背着上了刺刀的槍進了場，上千上萬的男女都笑謎謎的互相道喜，十幾付鑼鼓交響着，羣衆們衷心感謝的向着毛主席行了禮，向着八路軍共產黨致了敬。

分配果實的時候，大家都伸着脖子望，看看誰分到什麼東西，首先是分錢，一包一包的早已經封好，叫着名分下去，叫一個名字，就一陣鼓掌。分完了錢分糧食，每人領一張條子，回去到村公所領糧。

最後分地了。農救會長把拿到縣裏蓋過印的新約搬來了。白紙黑字，再蓋上鮮

紅的大印，像珍奇的寶貝似的吸引住了會場的羣衆。就是周圍莊子賀喜的人們也沉不住氣，站起來望，使會場的秩序有點騷亂。

第一個就喊着胡茂中，這六十多歲的白鬍子老頭，胸前掛着軍屬條子和大紅花，映射在大家的眼前，胡老爹走到捧着契約的主席面前，他向着毛主席深深的鞠了個躬，雙手接過約來，台下響起了掌聲。

『土地還了家，永遠不受窮！』

『優待軍屬，軍屬要分得好地！』

『土地是傳家寶，子子孫孫有地種！』

『打垮反動派，保住傳家寶！』

胡老爹莊嚴的把文書疊了揣在懷裏，他退到自己坐位上，暗暗的想：三輩沒有地，一輛小車傳家傳到他這件傳家寶被鬼子毀了。有了毛主席領導窮人翻了身，他才得了八畝地，這才真是傳家寶。反動派要進臨沂，這簡直是要他的命了，他要回去告訴大小子：『孩子呵，給我打呀！』

一九四六，十一，於沂河之東。

蕁子

在游擊生活的時候，我曾住過無數的房子；高大的，狹小的；剛蓋成還沒乾的，老舊到幾百年的；有一次反『掃蕩』曾住在豬圈裏，被趕出去的豬，夜裏來爭窠。對於房子的癖好也常常的批評，可是曾來沒有像這回住的房子這樣滿意過。

進了朝西的柴笆門，就是小小的一堵迎壁，剛到人頭高，石頭壘的。轉過迎壁有兩間小屋，一間堂屋，一間東屋。東屋高爽一些，堂屋低矮一些，看起來好像東屋是主房，堂屋成了配房。房子朝外的一面，是用青石塊壘的，石頭打的方正整齊，鐵鑽打過的條紋都是很有條理的。石頭縫都用屬沙的石灰泥封了，看起來很堅固很密實。門窗大的很，大到在這山區裏成了奇蹟。就用樅木的本色做成，不加油漆。室內的牆壁全用帶黏性的黃泥鏝了，像用米色的軟布糊過似的。一點也不沾衣服。屋頂的蘆葦密排排的，很自然的和牆壁的顏色調和。

可是這處房子也有不能克服的缺點，因為地方太小，沒處擴張，房主只好就地蓋屋。所以院子很窄狹，深冬的時候，南鄰家屋後的陰影直壓到小堂屋的門檻上，陽光是不充足的。再就是一間小廚房，座落東屋北頭，支上兩口鍋就轉不開人了，

夏天在裏邊做飯，能把人熱壞。

房東只有兩口人，自己住堂屋，把東屋讓給我住。東屋裏除了牀桌以外，疊着百多斤的菸葉，圍着一囤地瓜乾，我順手一翻弄，發現地瓜乾底下全是麥子。豎立在屋子東北角還有一捆蘆葦。堂屋裏被一囤高粱佔了四分之一。兩口人守着這些糧食和東西，生活是不成問題的。

女房東是二十七八歲的女人，矮個子，小圓臉，厚厚的眼皮，大大的嘴；腳已經放了，還沒長好，走起路來，還是腳後跟吃力，可是走的快，差不多就像跑，曾沒見她安詳地走過。她的性子有點玩皮，問她一件事情，她從來不會一五一十的回答，她都是說：「俺不知道！」可是她這話並不是否定的意思，他會接着把不知道的事一連串的說出來。例如我問她家大哥那裏去了，她就是一個不知道，接着又說趕集去了。她對她丈夫好像很不滿意，罵他「死狗」罵他「熊種」，可是他們的感情並不壞，吃飯的時候這女人自己吃高粱煎餅，把麵食留給丈夫吃。

我的房子還沒安插妥當，她丈夫從集上回來了。帶回了雞蛋粗細丈多高的兩棵竹桿來，我聽着：「一百五兩棵，貴不貴！」又聽着他女人尖聲的說「你有錢！」男人又把這兩棵竹子出多少葦笠邊子計算一下，他自言自語的說：「看着不賤，過年一個葦笠就够本了！」

我被這話吸引着從屋裏出來，果然兩棵竹桿很可愛，倚在屋上比屋頂還高半

截。一科黃桿是老竹，一科深綠的是當年新竹。男房東看見我就說：『來了同志？』我答應了。他又問：『從那裏來，冷不冷！』他總是笑着說話，兩眼直瞅着我回答。可是我的回答，他似乎沒有理解，兩人的對話好像是各說各的，越談越不對頭。

『不要和他囉嗦，他是蠻漢！』女房東從屋裏出來帶嗔帶怨的說。我這才明白，了剛才演的滑稽戲。

『我聾呵！』男房東看到我這時注意他的臉，知道自己這缺陷被發覺了，急忙解釋說。

『他是榮譽軍人嗎？』我問女房東。

『屁！誰知道他怎末鬧的！』她恨恨地說。按照她說話的習慣，她這否認，就是承認，我很自然地對他起了尊敬的感覺。上下地打量他。

他年紀大約不會過三十歲，高個子，長臉，有兩道濃黑的眉毛和密集的鬍子。胖胖的腮幫。穿着淺藍色的棉襖，深藍色的棉褲，布襪子，勾子鞋，衣服上沒有一塊補釘，都是冬天新製的。他正在壯年的時期，渾身上下沒有一點缺材，若不是耳朶聾了，可說是一個最健全的人了。

他的聽覺的機構大概完全破壞了，聾的甚麼聲音也聽不到。他女人說：『人家不知道甚麼是打雷！』和他接觸不久，我發現了件有趣的事：和他一起的人，都變

成啞吧了，說話的器官，對他不發生一點作用。我馬上向他女人學習啞吧的說話辦法，打手勢。我需要一隻凳子的時候，我先比方了一個四方形，又伸出四個指頭來表示四條腿，最後把屁股蹲了兩蹲，他馬上明白了，給我借了一把凳子來，我點頭表示謝意，他說：『不要客氣！』我用手指在落滿塵土的桌子上寫了三個字『你認字？』他說：『上了二年學，不管用，還是在八路軍裏認了幾個字！』『能看報嗎？』我又問，他說：『大眾日報看不上來，魯中大眾差不多！去年訂了一份，滿期了。』

發現他識字以後，我非常高興。我想他這點文化程度對他是一個大幫助；要不然世界上的事情，眼看不到，手不能比試的他就一點也不知道，多末苦悶呢？

他對人是很熱情的，怕我寒冷，他用小火爐生起火來，煮好茶送到我的屋子來，我們的圍爐夜話，像做戲一樣，演出有趣的一段。

他問我魯南大捷的消息，我把戰果告訴他，用手圈起來表示徑口，伸開胳膊表示砲身，再用手指作出三十六門的數目。我用兩個指頭作機槍架，一個作槍身，說明了機槍，又伸出了一的數目來，他說『一百？』我搖頭。他說『一千？』我點了點頭。他高興的跳起來，幾乎把爐子上的水壺弄倒。我發現這種談話法太笨，不如借文字表示乾脆，例如快速縱隊，我就無法用手表示。坦克和汽車，手的表示就分不出來，我不得不在紙上用鉛筆寫給他看。

使用文字和手勢配合着傳達意思，使我們的談話更順利了，我很願意把我們的砲火的威力告訴他，要他知道如今攻堅，已經不一定依靠爆炸；震聾了的現象，今後可以減少，想借這事給他一點安慰。我把茶缸子擺起來，週圍蓋上書本，當作在蔣賊的碉堡；煙袋，鉛筆五六件架起來當砲兵陣地。我站起來作出砲兵放砲的姿勢，猛力一拉，慌忙把虛構的碉堡弄塌，兩隻手各夾着一枝鉛筆當作步兵進攻佔領缺口，他馬上明白了今天作戰的形勢，他說：『排砲，厲害呵！』他喜歡的眉飛色舞了一陣，又說：『這樣打法，比爆炸好的多，在今天我就不至於震聾了。』

這一段表演，把他的談興提起來了，像決了口的小河一樣，滔滔地談他過去的歷史。

他原來是中農家庭出身。有一個哥哥，他小的時候，爹娘拿着很驕慣，上過兩年私學識了幾個字。養成了游手好閒的習慣，他爹因為這個不喜歡他了。給他娶了媳婦以後，就把他分出去，給了他一點宅基和二畝薄地，附帶着九分好一點的地，要他作為蓋房子的花費。

他有地不會種，有地基不能蓋房子，媳婦常常住娘家，住姐姐家，他像喪家狗一樣，到處兒混。一九三八年冬魯中成立地方政權，他參加了縣大隊，在裏邊混了一年，鬼子『掃蕩』時插了槍跑回家來，鬼子包圍了他的莊子，把他逮住，因為他年輕結實，準備送到去東北作苦力，半道上又跑掉。因為受了鬼子這一次蹂躪，他

才嘗到亡國奴的滋味，再不想妥協回家了。再一次出去，直接參加了主力。

他講起從前的事來，講的很詳細，描畫他被鬼子捉了去，反背手綁着，打着他跟着走，一霎停下，就挨一棒子。在晚上他拼了死命滾到山溝裏去沒摔死，才逃出來。他說這些事情的時候，眼睛不斷的瞅着我，只要我臉上表示聽的很有趣，他講的更起勁。自己獨白，不要求聽的人對話，已經成了他的習慣。可是叫我光聽不說，我可忍不住了。

「究竟你的耳朵怎末聾的？」我用鉛筆寫在紙上問他，他看了點頭笑了笑，好像抱歉他說的太遠了。

「那是打漢奸隊潘樹勛的伍景戰鬥弄聾的。」他想起往事興奮了，「他媽的，打吳化文那樣的戰役，都沒有吃過虧；打一個私孩子熊漢奸吃了虧，埋怨咱自己大意了！」

「爆炸組上去了四個人，被敵人的火力壓住了，下不來了。排副着了急，自己跑上去接應他們，去了好久，還是沒有動靜，我說：「連長，我再去！」連長答應了，我彎下腰爬過去，到了鹿柴跟下，我摸到一個人，我吃了一驚，「排副完了！」我想。摸了摸頭上還有點溫氣，搖了搖不動了。我顧不的他了。要完成爆炸任務。冒着敵人火力的封鎖，我爬到碉堡跟下，黑的甚麼東西也看不見。我喊班長，怕他聽不出口音來，我喊他的名子，他答應了。「王繼祖」我答應了。「那三個人呢？」

「都犧牲了！」我顧不的想旁的，只說了一句：「咱完成了任務？」這時班長已經安排好了炸藥，準備和碉堡一塊毀滅了。有了我的接應，他又轉變了主義，爭取完成任務，不犧牲自己。

「那一夜黑的伸手不見掌，在敵人的猛烈的火網底下，我們緊張慌亂的連方向也有點模糊。我們附耳作了簡單的約定以後，馬上拼命的向外衝。腳底下不知道有甚麼東西，也不知道衝出了多遠，往後一切都不知道了。」

「我醒來的時候，過去的事像一場大夢，口裏還不斷的喊衝，喊殺——這是後來醫生用筆寫給我的。張大了眼睛四下裏望，周圍都是病牀，不是戰場，不是破碎的碉堡；這是兩間病房，牀上都躺着掛彩的同志們。班長也在我的對過，招呼他，他也是楞楞地。我問看護員，看護員不回答我。我急了大聲叫：「你爲甚麼不說話！」看護員還是不理，掏出筆記本來，寫了一個紙條遞給我，我看了看：「你聽了同志，耳朵還流血，請不要着急！」我看了這紙條以後才把前後的事聯系起來，一切都明白了。」

「我們班長，可更糟，他不識字，他問的事，看護員給他紙條看，他火起來：「我不識字！你爲甚麼不和我說？」看護員費了很大的勁，指了指他的耳朵，擺了擺手，他還不明白，他把茶碗在桌子上猛力一拍，把全屋的人都驚醒了，朝他那裏看，他才驚疑爲甚麼弄出這末大的聲音他自己沒聽見；他這才明白看護員指耳朵擺

手的動作的意思了，他這才把前後的事聯系起來了。

『我們知道我們是殘廢了，我們多焦急呵同志！醫生來給我們把耳朵裏塞的藥棉拿出來，還帶着膿和血。因為聽不見醫生和看護員的話，甚麼事也不明白。性子壞的很，常常發脾氣。人家因為我是殘廢，沒有和我計較。今天想起來，覺着真不應該呵！』

聽着他講說過去的事，我覺得他今天給我的印象，並不焦躁，他很和氣，很自然，一點也沒有焦躁的樣子。顯而易見的他這幾年來，對於自己的聾也習慣了，也學會了解人家的手勢和辨認嘴唇的動作，不再和才殘廢了的時候那樣苦悶，脾氣也磨鍊好了。

他的記憶力並沒受甚麼大損失，他說才聾的時候，從前認的幾個字都不認得了，過了幾個月又慢慢地熟識起來，說明當時受了震動，神經也錯亂了，經過調養，又恢復了。他這時忽然想起他集了兩年多不認識的字，寫出來問我：『怎末念？甚麼意思？』其中就有『韓國』『野坂鐵』『撩』這類的字。前幾個名詞的意義，我很容易地用筆答覆他了，『撩』字的讀音，可困難了，他不認得遠遠的『遠』字，後來沒法了，只好用『了』來代表字音，又作了撩的姿勢，說明了字義。他聽的時候，板着臉很認真，他不能了解就搖頭，兩人又演起啞劇來，早晚等到他點頭笑了，才說：『撩水洗了，對嗎？』我點了頭他滿意了。

他很愛吸菸，才見了我就讓我吸旱菸，我擺手不吸，他以為我不吸旱菸，一定吸香煙，跑回屋裏去，把藏了很久的香煙拿出來讓我，我還是不吸，他才說：『從小不吸？』我點了點頭。他自己盡量的吸起來，越談話吸的越帶勁。小屋裏原存的爐火的餘煙和他噴出來的煙一調和，弄得滿屋煙氣氤氳。

『你復員幾年啦？』我想再了解他後來的事情，提起來問，他仰頭算了算，『一年，兩年。對！兩年整，三年的頭。一九四四年冬天。』只要有人能耐心同他啦，他說起來就沒有頭。

『耳朵不出膿了，醫院院長就叫了我，用筆寫着說要我復員回家過日子，我氣極了，大聲叫：「怎末？部隊上不要我了！」院長又寫道，「不是不要你，因為你聾了，作戰的時候很不方便，恐怕你吃了無謂的虧，才要你復員。」他說着拿出復員費兩千元——同志，那時候兩千元買一大些東西——還有一張復員證書來，我接過來把錢揚了，揚得滿屋亂飛，復員證撕的粉碎。接着我嗷嗷地大哭起來！「見軍區首長去，問問他爲甚麼不要我！我有甚麼罪！」

『同志！你不要以爲我胡鬧，我那時思想打不通，不了解上級體貼我們的意思。我還算好，沒打人罵人。我那班長，打了院長一拳頭，撕碎了一打子北海票子。他們沒法了，把我們倆送到軍區首長那裏去，首長招待我們吃了一次飯，叫我們住招待所休養。司令員，政委，各部的部長，時常招呼了我，用筆寫和我談

話。我想首長這樣愛護我，我再不服從，這不是不知好歹嗎？我答應了復員回家。班長因爲不識字，更難調治。不過他一切跟着我學，我表示服從，他也不抗拒了。

我們各人帶着復員證和給縣長區長的通知，還有兩千元復員費。縣政府照指示撥給半粗半細的給養，繼續到兩年，還指示村子裏分給二畝地，我們各自回家了。

『我前年陰曆臘月二十七回家的，從親戚家找回老婆來。她和我說話我一句也聽不見，她哭了，我也哭。村幹部勸說，我們都不理。哭一回，歇一回，想起來又哭；早晚哭够了，才進了村幹部給借的房子。過日子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村裏送來了很多過年的禮物，白麵，豬肉，白菜，細粉。還送來一口小鍋，一擔柴草。自己也沒用着買吃的，買了兩付筷子碗，就這樣過了年。兩付筷子碗還有平日捨不得用，過年拿出來用一用。這是咱發家東西，咱不能忘了，留着作個紀念。』

『同志，你不知道，我那時多苦悶呵！從小沒做回營生，沒摸過鋤把，不知道扁担是圓的是方的。怎末過日子法？我常常想：「早知如此，當時不如犧牲了好。作一個烈士，甚麼世事也不問了。偏偏沒有死，叫我活着受罪！那時我就是這個想法。』』

他說到這裏停止了，停了好大一會，我起來從爐子上壺裏倒了兩碗水，遞給他一碗，他慌忙地起身接着。望了望我的臉表示感謝。他看見我喝完了水，又在原地坐好，兩眼瞅着他，他知道是要他再說下去。

『我苦悶了一春呵，同志！省下糧食了，一個人的給養兩人吃不了，吃不下飯去呵！一頓只吃兩張煎餅。像一隻失了羣的小羊一樣，到處咩咩地叫。』

『哭過去，苦悶過去以後，精神平靜一點的時候，我忽天忽地的想，想一同打仗的同志們，想部隊裏的首長，想毛主席，想到他們，我的心景就平靜了，又看到了光明，有一次我晚上想呵想呵地睡着了，夢着毛主席站在山頭上，我去告訴我的苦處，毛主席笑了，嘴亂動彈，說的甚麼，我沒有聽見。我高聲大叫，自己驚醒，我很懊悔，把這好夢沖破，沒有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可是從那天以後，我好像有了明機，覺着共產黨沒有忘了我，毛主席沒有忘了我。』

『從那天起我開始想一些好事情，不再怨上級了。我想到指導員講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吃皮帶的故事。想到山東八路軍五棵半槍徂徠山起義的故事，也想到沂蒙火『掃蕩』，四十天沒吃飽，四十天沒進房子睡覺的經歷。我自己也經歷過，背着二斤花生餅打游擊的事。比起今天來，有錢有糧食，有人口，這還不是在天上，還有甚麼困難？』

『我想起了八路軍吃苦耐勞，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光榮傳統，我又痛苦的哭了。八路軍的教育怎麼離開部隊就忘了，在困難面前低了頭？！我怨我自己不爭氣，對不起八路軍首長們給我的教育，我覺得首長和民主政府給我錢給我地，給我兩年的給養樣樣都照顧到了。我想到羣衆送東西，幫助做活，對我太好！我這樣不爭』

氣，對不起他們，我良心上越想越痛苦。

『從這時候起，我拿出錢來買下木料，羣衆幫助我蓋起這間小堂屋來，搬到自己的屋子裏來住，買了鍋盤瓢盆好好地安下了家，把分家得的二畝多地，和公家給的地都耕種上。俺老婆這幾年在家學會了編葦笠，還是幹她這舊活，一夏天掙的錢，一年打油買鹽用不完，還常割斤豬肉吃。秋天收了，一間小屋，囤了兩個囤子——高粱和豆子，擁擠的連個人也站不開。』

今年春天我和老婆訂了個生產節約計劃，領下公糧麥子來不要吃了，攢起來，糶了錢再蓋間東屋，不夠，再把編葦笠掙的錢補上。若是拖下債，種幾分菸葉賣了就可以還清。我再到村子南殺了樹的荒山上刨二畝荒一共有六畝地就够種的了。』

『我的計劃勝利完成了，同志！』說到這裏他滿意的笑了。仰頭看了看屋頂，『屋子蓋起來了。菸葉子收了一百多斤，用不着了，蓋屋沒拖下一文錢的債。這菸葉非等好行市不賣了。』

我指了指米黃色的牆，叫了一聲『好』。他從我的動作上明白了，說道：『這是我想的辦法，省下點石灰，用在石頭縫上還結實。我看這顏色比白的還好！』我點了點頭，指着地瓜乾子囤，用手作抓的姿勢。他笑了：『今年打了三百多斤，從下年起公家再發給養我也不領了。有的吃了，再領公家的就不對了，是不是同志？』

他說完了緊瞅着我，我點頭表示贊成；我想動員他努力生產節約，把用不完的東西獻給公家，學習榮譽軍人王永祿。我站起來兩手作刨地的動作；又用兩手作往裏收的樣子；後來作捧起來往上獻的姿勢。他用心地看着，歪頭尋思了一回，還是沒解開，我不得不再寫給他看『學習王永祿』。他在復員的時候，一定聽過王永祿的故事，所以立刻明白了。

『咱還不能比人家，咱一點供獻還沒有。我有一個想法同志，請你幫我解決！』

我不知道能不能幫助他，也不知他是甚麼計劃，很難立刻答應他，可是若先答應下來，他會不講的，我照例點頭，微笑，表示歡迎。

『我這一回有六畝地，種上了三畝多麥子，使了四片豆餅，若是收了，準能打五百斤麥子，我今年全吃麥子都够了。那三畝春田，種二畝谷子，種點地瓜，這些活，就是沒有我幫助俺老婆一個人也做了，還買下了兩千塊錢的蘆葦，編成葦笠，萬多地錢是現成的。陳糧滿囤，菸葉還可以賣錢，甚麼也不成問題。』

『我想當了五年八路軍，經過了幾次戰爭，沒有立下甚麼功勞，就把耳朵糟塌了。大砲我沒有摸過，甚麼榴彈砲，火箭砲，見也沒撈着見過。今天打蔣賊保田立功運動展開起來了，爬山頭，人家爭着參軍，我蹲在家裏，我不甘心呵，同志！』他說到這裏，臉上馬上嚴肅沉重起來，他內心裏顯明的燃燒着英雄的熱血。他沈吟

了一回。

『我想要求軍區首長，再回到前線去！你說行不行呵？同志！』他說着激昂地站起來了，好像立刻就快要走的樣子。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他。我若表示贊成，他的信心會更提高了，一定堅決的去。可是他聾的這樣厲害，世界上任何的音響他都聽不見。他怎能聽到嗡嗡的敵機，怎能辨別敵人的炮火的方向。可是我若說是不行的話，對他會是一個打擊。我考慮了一下，想出了一個答覆，用手指了指耳朵。

『不妨事！』他有點不服氣抗議說。『我是一個機槍射手，班長指揮那裏我打那裏就是了！我想了，不消滅蔣介石的進犯軍，中國人不會有好日子過。我就是想着在家安居樂業也辦不到。我們不帶頭幹，誰幹！』

我又在紙上寫『前方打仗，後方生產一樣重要！』給他看，要他把歸隊的思想打消。他看了之後，表示不以爲然的樣子。

『你也是這麼說？我是從前方回來，我還要回到前方去。我拿定主意了，請你替我寫一封給軍區首長的信，要求歸隊，分配任務給我。』他的樣子很堅決，表示他有信心首長會答應他。

我被他的熱情和忠心感動的要流淚了，再不能對他講甚麼。我想能把他這種熱情和忠心傳到前方，會給前方的戰士們很大的鼓勵。我就拿出紙來，鋪在桌子上，

剔了剔燈，在另一塊寫談話的紙上寫了『你說罷！』他看了看說道：『就照剛才我說的意思寫，你是會寫的！』他說着給我倒了一杯茶水，站在旁邊，侍等着我下筆。我慚愧，我平常寫信很快，今天不知怎的，我的腦子和手都遲鈍起來。我無能把他愛人民，愛國家的熱情和忠心傳達出來。呆了半天才寫出：『軍區首長們：』又思索了一回才寫下去：

『自從復員以後，遵照首長的指示，回家過日子。把老婆從親戚家叫回來，蓋了兩間小屋，買下了鍋碗瓢盆，安置的很像個家了。縣政府分給我二畝地，我還得分家分的畝半地；我覺得還不够種的。去年春天又刨了二畝多山荒。總計起來有六畝地，滿够我們兩口子耕種。去年一年的收穫，兩口人吃飯穿衣費用不了，已經達到豐衣足食的生活了。』

『賣國賊蔣介石，鬼子來了他不打，鬼子投降了，他又勾結美國鬼子來進攻解放區，不叫咱們過日子，他還有心肝嗎？聽到前方在蘇北，魯南打了兩次大勝仗，得了很多的榴彈炮和坦克車，我興奮的再也在家住不下。眼看着青年們參軍的參軍，出仗的出仗，我是一個老戰士，怎末會不動心。我的耳朵雖然聾了，我的眼睛和手還能用，身子結實的很。我是一個機槍射手，要求首長准許我歸隊罷，再發機槍給我，只要班長指那裏，我就能打那裏，我一定能完成任務。』

『希望首長不要以爲我殘廢了不答應我，我已經把家安置好了，等待首長的回

信。我愛我們解放區，我恨蔣介石和他的狗腿子，我和這個賊子，勢不兩立。謹向首長們致最敬禮！

復員戰士王繼祖上。

寫完以後，我給他看，他單句單字的讀；雖然有一兩個字讀錯了，意思能順下去。越讀他的臉上越緊張。現出了感動和喜悅交織的表情。讀完以後他連說：「好，好！就這樣！」我找出了一個信封來給他寫好交給他。他很誠懇地說了感謝我的話。

把信疊好放在錢夾子裏，他對我告辭回到自己的屋裏去。他媳婦的紡車突然停了。深夜的寒氣趁開門的機會突進來。清澈的天空，閃灼着燦爛的星光。說話的聲音又從聾房東的屋裏傳來。她女人一句回答的話也沒聽見，她又在那裏演醜劇了。

一九四七，三，二四。

幫 耕 隊

馬山後全村的地都耕完了。村子周圍滿是綠油油的麥苗夾着耕過來的春地；從嶺上到溝底，高高低低地排列着，望着邊際。田裏的土壤從化凍以後就分解了像酥油餅似的，看起是大的土塊，可是犁到時候，都變成了碎粉。再加上多耙了兩遍，很平展，很新鮮，沒有一塊磕拉。玩皮的孩子們打鬧起來，隨地都可以找到戰場；跌倒再爬起來，翻身打幾個滾，一點也不會碰傷；只覺到棉軟軟的比家裏的被窩還舒服。

『今年春耕能完成任務是青年婦女的功勞！』變工大隊長吳立德常常在村民大會上表揚她們。她們也學會了謙虛，每聽到大隊長這樣說的時候就回答：『那裏呵！若不是大隊長領導的好，俺那裏會耕地！』她們口裏雖然這樣說，心裏可是透自。大隊長也透自，含着煙袋的嘴唇有點不聽使喚，多時抽不出煙來。

動員全體壯丁支援前線的大會上，識字班隊長吳瑞華帶着挑戰的口吻向青年們說道：『你們儘管安心地支前去罷，我們青年婦女保證學會耕地，完成春耕任務。誰若是說怕耽誤了種地不願出發，那就是強調理由！』。在頭一晚開了一個識字

班全體大會。全體隊員們都報奮勇要學會耕地，代替小夥子們春耕。我們又討論好了請老年團幫她們收拾犁，耙，套索。吳瑞華充滿了信心，在大會上一喊呼，青年婦女們一齊響應。

頭一次扶犁把的確出了不少的麻煩；他們老是嘻嘻哈哈的不大認真，當作鬧玩。急得幫助她們的老年團發牢騷：『罷！罷！罷！罷！俺情願自己耕，也不願受這麻煩了。』受了老頭們的批評，她們正經幹了。鼓起勁來，咕嘟着小嘴，不笑了，也不說話了，緊緊地握住犁把，使上全身的力氣，生怕犁耩跑掉了。可是走不到兩步，鑣頭從土裏冒出來了，牛覺得輕快了，向前竄了兩步，連人帶犁俱一起拖走，把傢俱都弄壞了。

這天晚上變工大隊長召集她們，檢查了一下，沒有一套傢伙沒損壞的。十六根犁下地，砸破了七口鑣頭，每付套索都斷過又接起來。吳瑞華那脖子勁頭沒了，說起話來帶着哭淋淋的聲音。青年婦女們都低了頭。變工大隊長怕她們失掉了信心又鼓勵她們說：『一遭生，兩遭熟；世上無難事，就怕有心人。誰生下來就是會的，慢慢地學呵！我當年頭一次給人家扶犁，打破了一口鑣，東家發火了，我拿工錢賠上的。咱今天給自己耕地，耕好，是自己的事，沒有人壓迫咱，大家下力幹就得了。』

她們把一陣瞎胡鬧的風頭過去了以後，認真學起活來也是很快的。第二天損壞

的傢伙就大大地減少了，每犏犁耕了差不畝半地。比起平常會耕地的人耕的數目來，只差四分之一。這些扶犁的青年姑娘媳婦們，因為使一些冤枉勁，手上都起了泡。吳瑞華的泡磨破了，手上帶着血水還不肯把犏把讓給別人。

『行了，有了保證了——沒有三日的犁把，是吧！』變工大隊長到田裏巡查了一遍笑迷迷地說：『直起腰板來，劉翠！要學個樣子。眼往前看』。『耕地看牠拖，驗媳婦看哥哥！』老人的古語是不錯的。經過大隊長這一指撥，劉翠覺得只要輕輕地扶住犁把，犁犏像自己會走似的，蘇蘇地向前。

春天的風和軟軟的，春天的太陽溫煦煦的不大肯乾東西，春耕能在半個月以內完成，地是不會乾了的。馬山後因為有了青年婦女這支生力軍，一刻也不放鬆，十天就把全村的地耕完了。有二十多位婦女學會了扶犁。吳大娘的兒子去抬担架，兒媳婦愛蓮把兩歲的孩子交給婆婆自己學耕地，四畝半春田不到三天就耕完了，還幫助別家軍屬耕了兩天。喜的吳大娘對隣舍家說：『別看嫗她大大不在家，我一點也不愁。人家嫗她娘什麼也能做。』

區裏檢查了春耕工作，表揚了馬山後的青年婦女們；並且號召先耕完地的村莊，幫助落後的地區。指定馬山後幫助相隔二十里的柳樹沓。

全體村幹部集合起來討論幫耕的問題。馬山後是有名的進步莊子，什麼事都想爭模範。幫耕這任務本身就帶着給馬山後宣傳的性質。幫耕隊到了那裏就給那裏一

個刺激；好像是說：『您看，我們早已經耕完了，來幫助你們！』

吳瑞華心裏熱啦啦的，她像才學會了放槍的戰士似的老是盼着開火，自己好顯一顯本事。討論幫耕工作一開頭她就想代表識字班報奮勇，可是有點遲疑，她怕民兵指導員說她風頭主義，沒有敢發言。

首先是研究去不去的問題，大家都主張去。馬山後什麼任務都搶着帶頭。那一件工作不搶先被別的莊子趕上了，村羣會一致地埋怨幹部。馬山後的幹部受過這樣的埋怨之後，有了經驗了，凡是上級的號召，他們就佈置着爭先完成任務。

『怎末去法？去多少人？多少牲口？大家發言！』農會主席，提出討論的重點來了。

『這一回小夥子們支前去了，免不了老年團得辛辛苦苦了，別有啥法子？』變工大隊長瞅着得過全縣勞動模範稱號的劉全義這樣說。想提起他們的興頭來。

『去就去，幹別的不行，耕兩天地還幹得來。』劉老頭粗聲粗氣地回答。

『依我看咱去八頭牛，配四犍犂，耕的不在乎多少，要耕的好好地，不要叫人家說咱給人家辦事，不拿當自己的事幹。』指導員這樣提醒大家，每個人都暗暗地點頭。

八頭牛都是挑選的，幹部散會以後分頭去和牛主商量。

吳瑞華覺的頸子都紅了。變工大隊長早就知道她想去不敢提議的心理，可是他

早不肯說，這時候才慢騰騰地說：『我看，叫婦女上也去罷，她們有幾個人耕的還不錯。』

這一提大家才想到她們去幫耕對於那個地區的婦女生產會起推動作用，都同意了。吳瑞華這時才把一腦子希望滿足了，喜悅又控制了牠。她盤算着挑人，她怕自己挑不上，一雙靈活的眼睛，掃着大家的臉色。

大家決定了老年團去四個人，青年婦女去四個人；還像在本村裏春耕一樣，讓婦女扶犁老年團幫助，就推勞動模範劉全義做幫耕隊長。『婦女們要那個去？大家想想！』主席提示說。

『沒有問題，劉翠！』變工大隊長說。『你看人家那個架步，直腰直板地扶着犁，脚步走的有板有眼的，真是行呀！』劉翠是挑上了。

『我提議孫愛蓮！』吳瑞華忍不住了。本想自己報奮勇，又不好意思的，才提別人。

『有小孩子，不行！』農會長說。

『我保證她能去，孩子交給他奶奶，慣了，不找她。』吳瑞華又解釋了一番。

『這次瑞華別去了！』指導員插過來說。

『爲什麼？又是好出風頭是不是？』吳瑞華反問了一句，像要哭的樣子，低下了頭。

「這回不是不要你出風頭，指導員怕你把手弄發了，你看還包着。」變工大隊長又是安撫又是鼓勵地說。

吳瑞華趕快把包手的布條揭開，證明她的手沒有關係。大家都知道這回事需要她去。她雖然愛出風頭，可是積極，有辦法，能克服困難，鼓動羣衆。剛才不提她，有意同她開玩笑使她發發急，把她的勁斗足。婦女裏面確定了四個人是：劉翠，孫愛蓮，吳瑞華，又挑上女民兵隊長張桂英。孫愛蓮若是不能去，由變工大隊長再挑一個補上。

劉全義招集老年團員們，修理牛套，安排幫耕的牛。青年婦女們却忙她們的一套事情。她們要穿一樣的衣裳——青布褲，藍布褂子。自己沒有的跑着滿莊子借。孫愛蓮她婆婆把自己壓在箱底下走娘家才穿的青布褲子也拿出來給了她，說道：「嬖她娘穿着罷，你老娘死了，我也沒個娘家走了，用不着了。別穿破褲子叫人家笑話。」她們耕自己地的時候都是不穿襪子，隨便穿雙鞋。到了地頭上就脫了鞋光着腳板扶犁把。踏上剛翻起來的新土，涼涼的給了她們愉快的感覺。這回去幫耕，她們穿上沒有一點破口的鞋襪，吳瑞華把過年穿過一次的新鞋穿上了。她是識字班的隊長，是大家的一個榜樣，她的一舉一動，別人都照着學，摹不到十分也摹個八九分。吳瑞華和張桂英最年輕，額上還留着一抹流海。劉翠和孫愛蓮把本來都抹上去的流海又剪短了披下來。惹得姊妹們都調皮地說：「你看這兩個小媳婦都變成大閩

女了！」她們從頭一天下午就忙，一直忙到第二天早飯以後。

一支幫耕隊出發了，劉全義走在頭裏，破棉襖掛在肩上。第二個就是吳瑞華，她成了當然的隊副；小襖披在肩頭，打扮的頭緊腳緊的。一男一女間隔着一直排到最後。全莊的男女老少沒用招呼都出來看他們出發。這一個人和牛的行列很新鮮，很別緻。他們想到這是全村勞動的代表，內心裏充滿了喜悅。如同半月以前送全村的運輸隊出發時一樣的歡快。

村頭上的杏花開滿了樹，桃花正在含苞，花香溢滿了空間，蜜蜂嗡嗡地在花叢裏吸吮。楊柳枝條伸展了嫩芽，芽裏包着簇簇的柳花。微風吹動了柳枝，也吹動了幫耕隊員們的頭髮。

牛喘着粗氣，沿着小道昂起頭來上山，蹄子踏毀了路旁的小草，幫耕隊婉婉轉轉地爬上了山坡。劉全義老興大發了高聲打起「合流」來了。聲音震滿了山谷。青年婦女們的喉嚨裏自發地唱出了歌子。兩條腿要扭着秧歌步伐走。

這一支幫耕隊出現在柳樹旁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他們接到區裏的通知說是馬山後要來幫耕，他們還不當作一回事，有的人心眼太多，加上一陣胡亂的揣測。想不到幫耕隊果然來了，更出乎一部份人意料之外的是幫耕隊裏還有四個大姑娘。這些大姑娘不和他們村的大姑娘一樣，大腳板，半毛，活像八路軍裏的女兵。老大娘在家裏囑咐她閻女不要出去上了人家的當。大姑娘們腦子裏充滿了疑慮，又感覺到新

奇。躲到門後邊，有的爬在牆頭上往外瞧。伸頭活腦還帶着嗤笑。

吳瑞華的幻想被打破了。她本來想她們出現在柳樹柵村頭上的時候，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來歡迎她們。特別是婦女們應當更熱情地上來拖着拉着往自己家裏去。她們看到的真實情況却是沒有一位婦女到場。偶然觸到她們眼裏的姑娘們都是大辮子，紅頭繩，有的還沒放開包着的脚。有兩個村幹部來招呼，只和老頭們說話，把四位婦女撇在一邊。他們那種虛偽的客氣把隊長劉全義弄的不知道怎末說才好。

「這村子真落後，早知如此不來了！」吳瑞華低聲的和同伴們說。劉翠用肘子拐了她一下，她才不說下去。

牛拴在樹底下，安然地臥在那裏倒沫，一口又一口，牠們不管人們的事。柳樹柵的杏花和馬山後一樣地開放了，柳樹也一樣地飄蕩着嫩綠的枝條。空氣可沒有馬山後那樣新鮮。

老頭打着火在吸煙，一袋又一袋。

等到天過午了那兩位村幹部才送來牛草和人吃的飯，還客氣地說各戶都沒有準備，臨時先招待一餐，晚上再作打算。男的一組，女的一組各自吃了。一羣小孩子圍着她們看。她們拿一張煎餅，夾一塊鹹菜，他們都感覺興趣，好像發現了稀奇事情似的。

「討厭！走開！」張桂英不耐煩地說，正要再說下去，吳瑞華使了個眼色才算

完。讓他們一直看到吃完飯，把碗和筷子又放在籃裏，什麼新奇光景沒有出現，這羣孩子才像失敗了似的走開。

吃誰家的飯就得給誰家幹活，這好像是農民的自然規律。喂飽了牛以後向村幹討了犁耩來，四犍犁都到村幹地裏去了。

開頭是在挨犍的兩塊地裏，一塊地兩犍牛。一切都和在家裏耕地一樣，老頭們牽着牛，姑娘們扶着犁。村幹部在一旁說一些言不由衷的感謝話。圍上來十幾個男人要看看這些姑娘們的本事。

『淺一點，這末大的兩條牛還不深一點耕。』圍着的人們在一旁批評了。劉翠聽到了，停住牲口把犁上管深淺的槎活動了一下，又按在地裏走了幾步。聽到後邊人說：『這回差不多了。』她又停住犁把犁上的槎緊了緊，搖起鞭子來招呼了一下牛。兩條牛幌開身子拉着犁呼呼地向前。翻起來的新土倒在一邊，閃着剛被犁子磨過的光澤。劉翠從容地扶着犁把。一隻手又在腰窩，霎時耕了一個來回。箭溝打的挺直，沒有一點彎曲。

『真是行！連咱也耕不出那個樣來！』有人嘖嘖的贊揚了。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人家還能丟在咱柳樹柵莊裏。』也有人在解辯。這些批評傳到她們的耳朵裏，她們很自豪，抖起精神來，一趟又一趟地耕下去。

歇息的時候吳瑞華跑到劉全義那塊地頭上。老頭們都吸着烟，婦女們無精打彩

地看地下的螞蟻。這些小東西正在從窩裏往外腳土。吳瑞華把孫愛蓮的膝蓋當枕頭躺下去，孫愛蓮好像偎着她的小娃娃，兩個人都感覺一種安慰。從早上到日西，跑了二十多里路，又耕了一回地，她們都疲乏了。

『毛頭子還是嫩呵！經不起風雨，看看累的那個樣子！』劉全義慢聲地說。帶一點憐惜和慨嘆的味道。他想到若不是蔣賊來進攻，壯小夥子們都在家，那裏用着她們來耕地。

牛又在開始倒沫，證明牠們沒有毛病，老頭們看見了放寬了心，等待牠們倒沫完了再上套。

太陽已經偏西，東南風吹的身上有點涼味兒。老頭們披上了破棉襖。

『起來，吳瑞華！別睡着了受了涼！』孫愛蓮推開壓在身上的吳瑞華說，吳瑞華起來打了一個呵欠。

『咱回去罷！給人家耕地，人家不知情，心裏還不知道想些什麼？何苦來！』吳瑞華發起怨言來了。

『不要那樣！』劉全義安撫她說。『你當隊副的都這樣沉不住氣，怎末能領導別人？這地方本來是落後，如果不落後，上級叫咱來幹啥？』

『咱別光聽村幹部佈擺，我看幹部有點自私自利，不叫羣衆接近咱，光給他們耕。』孫愛蓮很正經地向隊長供獻意見。

他們招呼了一下，八個人湊成一堆討論了一番，吳瑞華檢討了自己的不耐心。她提議今天晚上回去分頭作宣傳。老頭裏邊兩個人喂牛騰出兩個人來，和村裏的羣衆談自己的翻身發家的經過。婦女全體都挨門串和大娘大姐們啦呱，調查誰家是軍屬？誰家窮沒有勞動力？第二天先給軍屬和窮人家耕，工作就會活動起來。

『我們是來開展工作，不是單純的來給人家耕地。如果光耕地不開展工作，會養成他們的依賴觀點。』劉翠解釋說。大家都同意她這見解。

太陽快要沉下去了，姑娘們看到自己的影子變得細長了，很自愛地臉上浮起了微笑。喝起了臥懶了的老牛，調理好跳出套索以外的牛腿。清脆的『咧咧』『啦啦』的回聲放射到遠遠。有幾家耕完地早回家的農民，扛着犁停在她們的地頭上，驗看她們耕地的技術。

晚飯以後劉全義蹲在街頭上和柳樹杓的老頭們閒拉起來，烟袋鍋對着烟袋鍋，一個人吸着了烟大家都接了火，烟袋鍋閃閃的火花像天空的星星。

劉全義啦他當年受的苦——跟着娘要飯給人家放牛扎寬漢。待到共產黨來了以後，找工算賬得了二畝地，結合了一個寡婦娘們成家立業。他越啦越有勁，聽的人越聚越多。特別是窮爺們聽的更熱心。聽聽人家想想自家，伴着猛猛的烟鍋長嘆了幾口氣。

吳瑞華她們看到誰家的門戶淺房子破就往誰家去。她們各人都去找貧苦無勞動

力的軍屬工屬，進行解釋打破他們的疑慮。他們大半是還沒有耕地，愁着今春種不上地要忍餓；可是他們聽信了壞蛋的謠言，說是：『誰來耕地，收了糧食以後誰就拿去一半。』又聽說：『八路軍提倡婦女耕地，騰出男丁來全都當兵。』針對着這些謠言，她們用自己的實情給了他們有力的破解。

吳瑞華找到的一家是住在村子外頭，兩間破小屋，屋上的草快爛完了，有的地方已經漏雨，用一些穀草堵着。沒有垣牆，用樹枝插了個院落。大門也是用幾根棒和樹枝編的。吳瑞華向院子裏投了一眼，有個十七八的姑娘在屋裏刷鍋碗，在黃昏的暮色中辨不清她的臉龐。

遲疑了一會，吳瑞華計算着進門以後說什麼，柴笆門裏跳出一隻狗來。那狗看皮毛好像很老了，身個兒可是那末小，小的像哈吧狗那麼大。牠竄出來對着門外的生客叫了兩聲，趕緊夾着尾巴退到柴笆門裏。

『誰呀！』問着走出來的不是那位姑娘，是一位駝背的老大娘，拄着條棍子闖得地咚咚的響。

『是我呀，大娘！您吃了飯了？』吳瑞華笑迷迷地回答。

『您來幹啥，家裏沒有人！』明白她和那位姑娘在家，她却說沒有人。意思是沒有男人。這是要她不必進來的意思。

『落後的東西！』吳瑞華一陣厭惡的感覺，幾乎罵出口來，她轉想這是工作，

又頓住了。她沒有管主人的不願意，走進了院子又到了屋門口。老大娘看是不能絕了只好跟着回來。

那位姑娘不見了，裏間屋子的門閉着，一定藏在裏邊。吳瑞華想硬去找她也許會弄僵了。沒等主人讓，就在一隻小凳上坐下來。

「您貴姓呀！」吳瑞華問。

「姓鄭呵！」老大娘回答。「你是那裏？」

「馬山後，離這裏二十里路，我姓吳，名字叫吳瑞華。」沒等老六娘問，她作了自我介紹了。

「噢！」老大娘仰着頭想了想。「她姑家是馬山後姓吳的。人死了家裏窮，多年不走動了。」「吳大寶還有嗎？噯！她姑也沒留下個孩子。」老大娘勾起舊事來話就多了。

「這就行了！」吳瑞華想道。她在腦子裏編了一套謊，就說道：「吳大寶嗎？還很壯實，於今過的不錯啦！那條青沙牛就是他的。他自己可沒有來。我叫他叔叔，俺和他家是近支。嬌嬌不在的時候我還小，可記得穿過孝來呢！」吳大寶是個小名，究竟是誰，吳瑞華是不知道的。她來冒認一下。她想無論怎麼說，老大娘不會去調查的。

「那末說咱是親戚了，這才好呢！大嫂，快來見見您表姐。」老大娘招呼了一

聲，自己打着火去點起燈來。

外邊的談話，裏邊的人每一句都聽見了。她聽到吳瑞華說話那麼熱氣，早就想出來，可是害羞。聽到娘這一吩咐，就羞答答地出來了。

拉着這姑娘的手，把另一隻手搭在她肩上，吳瑞華接近姐妹們是很熟練的。連聲地叫表妹，叫的清脆裏帶着親熱。在燈影底下看這姑娘那張清秀的眉毛，大眼睛，薄嘴唇和一張瘦黃的臉盤。背後垂着一個大辮子，扎着紅頭繩。吳瑞華把一種假裝的親熱變成了真實的情感了。

『你看您表姐人家多末出窈，能說能道的，真見過世面了。』老大娘從謙虛裏透出對女兒的愛憐來。『他哥哥去出伙去了，虧着她呀，也能做莊稼活，粗手大腳的。』

話頭轉到莊稼上來，吳瑞華沒有放鬆，就把來幫耕的意思對老大娘講了。並且聲明了明天就給她耕地。這事使老大娘喜歡了，就要去刷鍋燒水打雞蛋給吳瑞華吃。吳瑞華不要她動手，怎末也攔不住。她拉着表妹到裏間去，談她們女孩子的話去了。

從鄭大姐口裏知道這村裏雖然有識字班，可是光上了名子，強拉着開了一次會，也沒有開好。最後選了一個隊長叫李效芳，她也不負責任。

吃了雞蛋鄭大娘留吳瑞華在她家裏住宿。吳瑞華回到村幹部給她們找的房子那

裏取她的小襖。

四個人一碰頭各人報告了找的軍工屬和窮人家。吳瑞華本來想自己找到了，別人找不到，顯示自己的能幹，可是每人都找到了一兩家，都團結的很好。劉翠找的一家就是識字班隊長李效芳。各人都帶着衣裳向自己新伴侶家裏去睡，女同志的房裏空空的。

「還是婦女有辦法，各人都找到了對象！」老模範劉全義有意地說。

「對象？什麼對象呵？」吳瑞華提出意見來了。老頭們才想到「對象」在青年婦女說來有特殊的意義，都哈哈地笑了。

第二天去耕地的時候她們的對象都跟着下了坡。這些窮人和軍工屬正愁着地沒法子耕，忽然有人牽着牲口來給耕地，她們有說不出來的喜歡。把所有的疑慮都消失了。

吳瑞華套上牛以後就要她表妹上來扶犁。鄭大姐害羞不願上來。吳瑞華爲了表演給人家用，把一春學的本事都使出來了。打犂打的很直，到了地頭上轉身的時候，提着犁，挺直了腰幹，把身子往後微仰，讓牛連人帶犁都拖着，轉過身來插上犁就走，走慢了就用鞭子抽牛。

耕了兩趟又要她表妹試試。鄭大姐看了好久，覺着也沒有什麼難處，羞怯怯地上來了。手剛觸着犁把就轉身說不會。吳瑞華想起自己初學時害怕的情形，耐心

的拉住她。一隻胳膊籠着鄭大姐，一隻手和鄭大姐一同扶犁把。走了兩步輕輕地放開。鄭大姐一發覺幫手不在了心裏一發慌，犁把一鬆，牛拖着犁犍自己走了。吳瑞華又搶上來救應。

這樣耕了一圈以後，鄭大姐的信心也提高了，就敢自己扶着犁走。

柳樹杓的青年婦女下坡開動了全村的人都來看光景，連附近村子裏都來看，滿坡裏都是人。

晚上吳瑞華她們趁熱打鐵，幫着李效芳招集了一個識字班大會，在會上吳瑞華也學着當年區裏派下來的女同志到她莊開展工作時那一套。上台講話。她先叫了聲「姐姐妹妹們！」又把上級的任務啦，什麼男的出伏上前線，婦女後方多生產的一套拿出來了。可是她是一個鄉下姑娘，能來這末一套，給了柳樹杓的姑娘們一個榜樣。她開講的時候心頭還有點跳動，講開懷了也很流利。講到完了，她想一定有一陣拍拍地鼓掌，可是下台的時候台下寂然無聲，她才意識到新解放區的羣衆，還沒學會這一套。

劉翠和張桂英又把她們村子裏青年婦女拉犁的經驗傳達給她們，識字班大姐聽了都覺着很新鮮，鄭大姐帶頭說願意幹。吳瑞華就幫她們分成四組，幫耕的四位婦女每人參加一組。明天叫老頭們去使牛，她們四個人組織婦女拉犁。

青年婦女這一行動，推動了全村的羣衆。全村都在搭犍人拉犁。幾年不用的破

犁破鑣頭都翻出來了。這一來把柳樹亦的春耕造成了熱潮。各種各樣的耕地辦法都出現了。人拉犁，牛驢拉犁，人和牲口配着拉犁。滿坡裏都在耕地，滿坡裏都是歡笑。吳瑞華四個人領導的青年婦女拉犁組成了全村的旗幟。

熱潮是往外波動的，附近村子都照着柳樹亦學習，青年婦女們都出了閨房，到了坡裏。

柳樹亦的識字班的一切作風都是馬山後傳來的。青布褲藍布褂子成了她們最流行的裝扮。李效芳和鄭大姐打賭剪了頭髮，額前也是一抹流海。鞋子是照吳瑞華腳上的鞋樣剪下來的。她們好說一句：「人家幫耕隊那個樣子！」

一九四七年七月

女民兵

人家要是說張淑芸個子矮，她娘聽見了就辯白：「俺這孩子是就讓了長呵！她爹是個大個子，她應該像她爹。飯力接不上，受了磕打。要是從小吃飽力飯，長的比我還高呢！」其實張淑芸並不很矮，站在一羣婦女裏邊，她還是中等身材。因為她寬寬的肩膊，厚厚的胸背；大手大腳，四下裏相襯，顯得不窈窕，給了別人一個矮的印象，覺得她矮。

張淑芸是天足這是很幸運的事。在別的方面受了窮的影響，吃了說不盡的虧；在這一方面她討了小小的一個便宜。她八歲那年還沒包腳，鄰舍百家都嗤笑她，說她娘糊塗了不給孩子包腳。她娘聽見了也很着急，想給她包上。可是，那裏有一點布呢？從小就沒有做雙鞋穿，那裏有現成布做裹腳呢？起初淑芸她娘還害怕女孩子家掀着大腳板找不到婆家，等到八路軍到了這地區，女同志們都是大腳板，走起路

來排排場場地，她也就不在意了，覺得大腳板也不算什麼。

婦女剪髮她也是全村的第一個；也許連鄰近的村子算上，除了上過洋學的地主小姐，窮人裏邊她也是第一個。她的頭髮在日晒雨淋裏，本來就長的不好，又稀又黃。用舊的失了顏色的頭繩扎了一個小辮子，剛剛垂到頸子下邊。「狗尾巴小辮」這句俏皮話，她聽到了就生氣，生氣頭髮也不會長的好。及至來了哈撒毛女同志，張淑芸把頭繩墜下來也不再扎了。她娘光說給她扎上沒有工夫，也就算了。後來一位女同志給她把頭髮稍剪齊了，額前分下來薄薄地一抹流海，日後就照例這樣裝扮下。

張淑芸的面貌也和她的身材相稱。一雙大眼睛，兩道濃眉毛，高高的鼻梁，四方大口。人家都說張淑芸漢像，不像個姑娘，她娘不服氣「什麼漢像不漢像，俺那孩子能做活就是了。養個姑姑好看，誰能養活她。」常常地和人家這樣辯嘴。娘兒兩個這幾年來種着二畝薄地自己養活自己。張淑芸就從她哥哥死了的那一年起就和娘種地。放下鋤刀鏟頭，就是扁担繩子。倒下了一筐糞又去拾一筐草。回得家來又要替娘推磨做飯。她娘常常是又喜歡，又疼她。

淑芸的脾氣是和藹的，不大愛說話，也沒和人家吵過嘴。看到別人受苦，她很容易起同情，想自己想一想人家的苦處，常常是慷慨地去幫助人家。有一天她帶着一塊糠餅子到山上鋤地，天晌午了她停了活在地頭上嚼着充飢。路旁有一位

哼哼不動的要飯的老媽媽，眼瞅着她吃，她心軟了，把吃了不到一半的餅子給了她，自己餓着肚子鋤了半天地。

別人見了女同志有點害怕，惟恐被人家拉了去當女兵，張淑芸見了女同志却是很親熱。用她那又粗又硬的手拉着人家到自己的家裏。拿地瓜，找菓子招待她們，留她們住下宿，談到半夜。她覺着女同志們的話句句打中她的心坎。她心裏羨慕她們，覺着這一輩子也趕不上她們。她是村裏參加識字班帶頭的。別人家不願自己的女兒參加識字班，到處裏造謠破壞，對淑芸她娘說：「您嫂子呵！芸兒和女同志漂的很緊，你可要留心，別叫人家拉了去；你就這末個孩子，拉了去怎末辦？」淑芸她娘受了人家的欺騙就偷偷地和淑芸說：「世道還不一定呵，孩子！我怎末能捨得你呵！」淑芸的娘勸說着哭了。淑芸沒有動搖。她想「過這樣的窮日子，累一年，餓一年，何日是個頭？就是當了兵也好。」她還是堅決參加了識字班。

淑芸在識字班裏當選隊長，連她娘也覺得榮耀。自古以來她這閩女就叫人家看不起，什麼事也拿不到人場上。這一次大家小戶的姑娘們都聽淑芸說，她覺着世道變了。減租減息的大會上把她欠下的一筆舊債勾消，淑芸她娘像放下了千斤重担一樣，身上馬上鬆快起來，自己也報名參加了婦女會。娘倆一同出去開會，開到半夜才回家。村裏組織女民兵的時候，淑芸還有點遲疑，她娘動員她說：「孩子，參加罷，男人們出發，咱自己看家。咱得帶頭幹，可不能落後。」淑芸受了娘的鼓動首

先參加了民兵。娘覺得淑芸是個好孩子，什麼事都是她帶頭。淑芸因為娘參加了婦女會有了進步，也覺得愉快，娘倆覺得比從前更親了。

淑芸經常地穿着淺藍布褂子，深藍布褲，兩條袖子和兩條褲腿都很瘦；識字班大姐都這個樣，淑芸也學着這個樣。她只有這末一套整齊的衣裳，沒有替換。要洗的時候總是換上一套千補釘萬補釘的破褲褂，一半天不出門，晒乾了再穿上。一上午見不到淑芸，下午再見到她的時候，就可以看見她還是那套衣裳，可是變乾淨了。參加了女民兵以後到區裏開大會，她看到不知是那一個村子的女民兵，帶着黑布縫的解放軍帽，淑芸很眼饞，想自己也戴一個，回家和娘商量。娘說：『哈撒着毛還不當頂帽子，還戴什麼帽子。』娘這樣說是爲了省錢，淑芸的興頭被打擊了很傷心，伏在紡線車子旁邊哭，手裏還拿着谷椎，兩手掩着臉，肩頭亂聳動，淚水把雪白的谷椎淹濕了。娘也知道是爲了什麼，當作沒看見，不理她。等了一會又去瞧瞧，她還在那裏哭。娘心疼了，怕哭壞了身子，就去拉起她來說：『要做什麼就做，你紡線掙的錢，你自己當家，還用得着那個樣子。』經娘這一拉淑芸更委屈的哭出聲來了。

過了幾天，淑芸戴着黑遮陽軍帽在村子裏出現了。洗了洗衣裳，背上盛兩枚的手榴彈袋。手榴彈這一天也裝新了，彈蓋上塞上了紅綢，鮮艷的射着人眼。青年小夥子們看見了都調皮地說：『看叻！女民兵英雄來了！』張淑芸聽見了挺高興，臉

上紅了，趕快跑開。

二

支援前線的任務，一天緊急一天。村幹部都準備着帶領担架隊運輸隊出發。上級號召各村都要選一套婦女幹部，要男幹部出發以後，女幹部擔當起後方的工作來。張淑芸的村裏也在進行女幹部的選舉。

村民大會在一棵老槐樹底下開的。三月天氣，晚上還有一點涼味道。老槐樹上掛上一塊大黑板。黑板兩邊懸上兩個罇子擦的透亮的馬燈。農會，婦女會，老年團，民兵，兒童都按部門分坐在會場裏。

『爲了支援前線，打蔣介石，男幹部要出發，後方的任務要婦女們擔負起來。這個大會就是爲了選舉女幹部。』民兵指導員宣佈了開會的意義。婦女會長起來對婦女們鼓動了一番，要大家接受上級的指導，把後方的任務負擔起來。

『快選罷！快選罷！』青年和婦女們都不願再聽講話，要求着進行選舉。

各部門早就有了醞釀爭着提候選人。村長，財糧委員都提了三個人。輪到提公安員的時候，幾乎一口同音的提張淑芸。

『提三個選一個，大家快提！』主席督促着大家。

『還是張淑芸！』民兵裏一個調皮傢伙滑稽地說。

選舉進行以前，先把候選人的優點缺點和工作經過介紹出來，經過大家的討論。候選人再把自己當選以後給大家服務的決心表白了。然後才舉手選舉。村長，財糧委員都是得票最多的當選了。

『人家張淑芸一起來就和壞蛋有仇，她防特務的工作最出力。女民兵晚上都不願出來放哨，就是張淑芸每天晚上都約着一位姐妹查戶口。人家不是公安員，早就幹了公安員的工作了。』婦女會長給張淑芸介紹了。

『我得檢討檢討。我當了一年公安員，我幹的工作不多，都是張淑芸替了我！』男公安員自己檢討說。

會場裏的手像地裏高粱穗一樣舉起來了！張淑芸掃了一眼，榮耀和興奮使他害羞了，低下了頭。

『全體通過！』主席宣佈說。

『民兵上有舉兩隻手的，主席！』兒童團裏在旁邊檢舉說。他們很盡責任地在那裏監選。

『舉兩隻手也是通過！』主席笑了，大家都覺着自己願意選舉的人選上了，也愉快的笑了。

兒童團打起了鑼鼓，識字班的小妹妹們扭着秧歌來給當選的女幹部獻花。全場

熱烈的鼓掌，青年們吹起了口哨。

從當選公安員那天起，張淑芸肩上也添上了一支小馬槍。她背槍的姿勢是很特別的。她不把槍提在手裏，也不扛在肩上，她背那棵小馬槍，像背一張弓似的跨在肩上，槍口平平地伸到背後。如果走火的話，子彈會平射出去。可是子彈並沒有上膛，她拿在手裏，玩弄的日子久了，子彈頭發着亮光。

有了槍這是張淑芸頂高興的事，她把一絡頭麻縛起來，染成紅纓，堵在槍口上。一到天晚她就背起來在街上串。

張淑芸有一個弱點，就是晚上怕鬼。一個人晚上不敢行動，背着槍和手榴彈也不管用。人家說她迷信她還不服氣，一定和人家吵嘴。人家到晚上就講一些吊死鬼勾人做替身。光面在前頭走，看後影像個姑娘，趕到近前回頭把臉一摸，沒有耳目口鼻是個光面。還講跟腳鬼在人背跟着的故事。張淑芸口裏說不怕，可是一個人不敢出門了。她看到前面有人就疑惑是光面；聽到後面有人就疑惑是跟腳鬼。她在民兵隊部開會，天晚一個人就不敢回家，男民兵送她到大門口才能回去。

只要有人和她做伴，那裏她都敢去。夜深人靜的時候她常常出來抽查戶口問住下客人沒有。好老百姓家她一年也不查一次；壞蛋家裏每晚明查了再暗中看動靜。壞蛋家裏有一隻狗常竄出來咬她。她帶着一條木棍，等壞蛋家的狗竄出來一棍子打倒了。以後她再來，那隻狗再也不敢咬她，聞着她來了悄悄地躲開。有一次壞蛋家

裏住下了城裏的客人沒有報告，被她查到了，報告了民兵隊長，叫開門把客人扣押起來，原來是城裏的一個惡霸怕羣衆同他算賬，逃到這裏來掩藏。民兵隊把他又送回城裏去。

三

三年以前漢奸孫閣王住在劉家溝附近的時候，地主劉月樵最得勢。他擰着兩撇八字鬚，含着旱菸袋，拖着大厚底鞋，出了三點水的大門樓，站在台階上咳嗽一聲，全莊的人都打一個寒噤。被他瞧見的就得趕快跑到近前來問候一句。若是早上就得說『二爺起的早！』若早飯後就得問『二爺吃了飯了！』千萬不要把『飯』字省掉，單說『吃了』。誰若省掉，他就把菸袋從口裏拔出來，瞪着你說『吃料，吃料！你在家裏吃料！』挨一頓臭罵，還得賠一陣不是。

誰不知道劉二爺是孫閣王的乾爹。二爺的門口裏從來沒有要給養的。保甲長到了門口，不通報一聲不敢隨便往裏進。通報了，不即刻傳見，就得候一候。『二爺還沒過足癮！』或者說『二爺還睡呢！』保甲長就得待着。好容易見了面，打躬作揖，垂手而立地伺候着，二爺高興就賜個座，二爺不高興就得挨一頓『熊』。還得連聲答應『是』。最後夾着尾巴退出來。可是見過一回二爺，保甲長們從二爺家裏

出來，再向村衆們要錢要東西，村衆想了想他們是從二爺那裏來，誰敢不拿？

劉二爺去看乾兒子，全村甚至附近村莊都當作一件大事。二爺夏天出門是大衫草帽，冬天出門是皮襖皮帽。小驢和被套是冬夏不變的，趕驢的長工也是冬夏不變的。只要二爺的小驢出了劉家溝，附近老百姓一定有兩家子要倒霉，羣衆都測驗出來了。

二爺日子多了不去看乾兒子，附近被孫閻王糟蹋的老百姓會請二爺去一趟。例如某一戶攤上特別捐，砸鍋賣鐵也拿不上，就得求二爺去講情。二爺不去就得多叫兩聲二爺。再不然跪下去不起來，哭訴着全家要逼死的情形，打動了二爺的『惻隱之心』，就去跑一趟。二爺常說：『我不會給人家說事，說不好你別惱；說好了你別喜；我是一片善心，盡力而爲之。』只要二爺能去就沒有不好的。求情的人當場磕頭謝恩沒有錯。

二爺給人家辦了多少事，外人從來沒看見他要人家一點謝禮。如果摸不着二爺的脾氣，當着衆人把食盒抬到院子裏，會惹得二爺大發雷霆，把食盒也踢了。『我是爲了東西去講的人情！簡直是敗壞我！』二爺急人之急的名譽，已經傳遍全區全縣了。

行善就得福，二爺的錢財是天賜的。自從乾兒子當了兩年漢奸隊長，二爺置了一頃多地。誰家被給養和捐款逼的賣地，就是找二爺這個唯一的要主。文書送到門

日二爺說沒有錢或者說錢不夠。把地價削到錢够了的時候，二爺爲了救人一家之命，不得不留下。這樣的『善』事，二爺不知作了有多少。

張淑芸的哥哥的死，就是二爺的『善蹟』。

張淑芸的哥哥比她大兩歲，名叫張樹椿。是一個很壯實的小夥子。有他種着四畝多地，張淑芸一家的日子是挺硬的。可是孫閻王的給養，不向劉月樵這樣的大戶要，都落在種三畝二畝的窮人家身上。張淑芸家種的四畝地負擔了比全年的收入還多的給養。麥子沒有下來催給養的就在村裏等着。麥子割了併在一個場裏入了大夥。漢奸隊看着打麥場，打下來全部裝了去。若不是割的時候，打的時候偷出一點來，老百姓連麥子味也撈不着嘗嘗。

糧食全拿了去，捐條還是不斷地來送。欠下捐項的花戶都被孫閻王帶了去押起來。淑芸的哥哥就是被押的花戶中的一個。

淑芸的娘在劉二爺大門口等候了一天，二爺沒出來再等一天。等到第三天劉二爺才含着大菸袋慢騰騰地走出來。淑芸的娘問了二爺的飯，又問了二爺的安，二爺頭也沒抬一抬。淑芸的娘沒法了，撲通跪在二爺的腳下，堵住了二爺的去路，哭着告訴了樹椿被帶去的事情。二爺踢開了腳下的人一轉身就走了。淑芸的娘爬起來跑到二爺的前頭又跪下。

『麻煩！麻煩！抓了人去，問我要就有了嗎？』二爺不耐煩地說。淑芸娘還是

不起來。

『可憐可憐俺這孤兒窮婦罷！樹椿去了，俺一家怎麼活！』淑芸的娘哭訴着。

二爺被纏不過了才指出一條路來，要淑芸娘拿錢去買命。

『拿錢買命。』總算二爺出了主意了，淑芸的娘沒有錢，有錢早就拿上了。淑芸的娘所有的東西就是那四畝地了。爲了樹椿不得不把自家命根子地出賣二畝。淑芸的娘含着眼淚去找保長當中人，把文書送到二爺家裏去。來往三次，地價落了三回，二爺爲了『可憐』這孤兒窮婦才收下。

錢繳上了還是不够，不够的數要樹椿在孫園王家裏挑水做活來賠補，樹椿還是不得回家。樹椿想着娘和妹妹，挑水的時候，放下担杖偷偷地跑回家來。娘兒們熱乎話還沒說完，漢奸隊淘淘地打進門來，抓住樹椿縛起來帶走，說是抓逃犯。這樣一來連二爺也發怒了：『不識抬舉的東西，我費了多少唇舌才要出他來，他還偷偷跑，真是作死！』二爺對再去求情的淑芸娘忿忿地發作了一陣，把她趕出來。

押樹椿的地方離劉家溝八里，樹椿的娘再弄不到錢給孩子用，天天拄着一條棍子，用籃子盛着地瓜乾糠餅子送給樹椿吃。淑芸幾次的要替娘去一趟看哥哥，娘不答應；她怕被漢奸隊看見了，生了壞心眼。樹椿抓回去以後，挨了一頓毒打，打的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渾身發疼，吃不下飯去。一個二十歲的壯小夥子，變成一把瘦骨柴，走不動站不起來了。漢奸隊看見他不行了才把他拖出來，丟在街上。淑芸

的娘哭着鄰居的窮爺們把他抬回來。

樹樁臨咽氣以前，沒留下很多的話，叫了一聲娘，又叫了一聲妹妹，說了一句『我死的屈呵……』就不能說話了。

樹樁是誰害死的，淑芸和她娘是清楚的知道的，可是口裏不敢說。她們每次下坡走過劉二爺的門口，就咬一咬牙。她們想『天呵！睜睜眼罷！俺娘們還有報仇的日子嗎？』

日本鬼子投了降，漢奸隊打垮了，淑芸的娘兒們面前現出了光明的遠景。可是劉二爺也『進了步』。從前騎着小毛驢出去看乾兒子，這一回騎着小毛驢去開士紳座談會。漢奸頭子經過了人民法庭的公審槍斃了，漢奸腿子都遞了悔過書，回家過日子。像劉月樵這樣的人，只是有個當漢奸的乾兒子，沒有當漢奸，也沒有當漢奸區長，保長；在家裏吃喝點酒肉，玩一玩魚鳥花卉。還給被害的老百姓講情，打出了一方善人的牌子，民主政府團結開明的士紳名流，劉二爺很會找這樣的空子鑽的。老百姓都說：『劉二爺真是個拔不倒子（不倒翁）；漢奸來也好，八路來也好，人家還是過好日子！』

也有些大膽的老百姓想告劉二爺，可是抓不着證據。說是自己的財產被劉月樵霸去了，自己的親人被劉月樵害死了，誰見來？什麼證據？區裏的同志勸他們說『人家打咱一耳光，咱再打回來有什麼趣味？而且無憑無據，政府也不能就抓了他

來押着。你還是回去好好地調查。如果劉月樵是真進步，那不好嗎？如果他是假的，總有露馬脚的一天。」被勸的老百姓都把眼淚咽下去，把仇恨再記在心裏。淑芸的娘每次想到兒子就對淑芸說：「孩子呀，您哥這仇我看是完了，這輩子不能報碰！」說着娘兒倆面對面的掉下眼淚來。

四

害死哥哥的仇恨，張淑芸永遠記在心裏。她深信有共產黨和民主政府在，像劉月樵這樣的人，早晚會倒台的。「看你能橫行幾天，早晚落在我的手裏。」

全區的民工担架隊運輸隊出發以前，常常在劉家溝集合。敵人的飛機也就像知道一樣，每次民工集合就來偵察掃射。飛機飛的很低，黑的發亮的翅膀像要磨着樹梢似的；駕駛飛機的人都可看見。尾巴往下一掉就嘩嘩地打兩梭子機槍。雖然沒有傷害什麼人，可是造成了一種恐怖的空氣。敵機一來全村的人都往村外跑，特別是婦女和小孩子吓的臉色臘黃；哭叫着，拖着拉着的跑也跑不動。越怕敵機越像發現了她們一樣，在頂上來往地盤旋。那種嗡嗡的聲音，沉重而又頓盪。黑色的怪物似的要吞食人的生命。

張淑芸被哥哥的仇恨鼓動着，在敵機來的時候防備特務活動；她沒有害怕，把

小馬槍壓上火，托起來向着敵機發狠。她却沒有放射，又把槍放下來提着，沿着牆根到劉月樵房子附近巡查。她溜到劉月樵的後窗戶底下，觀察這個壞傢伙的動靜。劉月樵的老婆孩子慌張着往外跑，劉月樵說道：『不要害怕，他老人家不怎末着咱！』他老婆反駁說道：『他有眼！』『沒有眼會飛到咱這裏來……』還咕嚕了一些話，張淑芸沒有聽清。後來劉月樵像禱告似地說：『快來罷！你老人家！再不來俺就……』

張淑芸的怒火一下冲到了頭頂，咬緊了牙關，又托起小馬槍來，扳開保險機，想朝着窗子裏打一槍！正在遲疑不定，有人戮了她一下，吓了張淑芸一跳，鬆下手來，回頭一看是民兵隊長，才喘了一口粗氣放下了心。隊長一擺手，淑芸跟着他到了一邊去，把剛才聽到的話報告了。民兵隊長也沒多詢問，招呼她跟着來到劉月樵的大門口，大門緊關着。民兵隊長找了一段墻頭較低的地方爬上去往裏瞧。劉月樵在院子裏用竹竿挑着一塊白布在那裏亂擺。民兵隊長輕輕地跳下去。

『不要動！』槍指着劉月樵的胸口，隊長叫道。

在牆外的張淑芸知道裏面有了事，費了很大的勁也爬過墻去。

『快招呼民兵來！』隊長命令淑芸說。

淑芸跑到門口拔開門關就喊『民兵！民兵！快來呵！』連叫了幾聲沒有人來；民兵因為躲避飛機都到村子外去了。淑芸越要大聲喊，嗓子越不聽使喚，連『民

兵』兩字也喊不清了。

『打兩槍！』隊長命令她。這個村的緊急號令是連放兩槍。那裏響槍民兵就往那裏集合。所以隊長這樣提醒淑芸。

淑芸背着這支小馬槍已經兩個月了，可是一次也沒放過。剛才在劉月樵窗子後面想打一槍又沒敢放被隊長制止了。這回真要放她卻有點怕。慌忙地托起槍來，把眼一閉，心一橫，扳機子，沒有響。又猛扳了一下，『砰』的一聲響了。被槍聲一震，她有點發楞。

『再打一槍！』隊長看見她沒有連放又叫她再打。

一扳機還是沒響，原來她沒有把子彈壳退出來，子彈沒推上去就扳機。『拉出子彈皮來！』聽到隊長這一指導她才明白過來，重新拉開槍栓推上子彈，打了第二槍。這一槍她可沒有閉眼她試着槍身一動就響了。因為槍托沒有蹬緊肩窩，子彈往後坐的力量，把肩窩蹬的發痛。

聽到槍聲的民兵從四面八方跑回來了。隊長和淑芸已經把劉月樵縛起來了。在緊繩子的時候，淑芸咬緊牙關，把兩手所有的氣力都使上，繩子幾乎勒到肉裏去。民兵了解了剛才的情況以後就動手搜索，把劉月樵一家趕到院子裏的豬欄裏去。床底下，箱子櫃子裏統統搜到，在牆角落裏女人的破鞋堆裏，搜出一枝手槍，兩梭子子彈，還有他們看不懂的一張紙來。

老槐樹底下馬燈又點起來了。樹幹上掛着了貼在木牌上的毛主席像。這是要開一回莊嚴的大會的標誌。全村的各部門都排成隊有秩序地、肅靜地進了會場，在指定的地方坐下。民兵在會場周圍佈上了崗，爲了減少目標，他們頸子上的白毛巾摘去了。兩手持槍，槍托子夾在肘下，向外望着。兒童團的人數減少了，只有幾個快要够青年歲數的在場；小一點都打發家睡去了。識字班和青年們每次開會都是互相啦啦着唱歌。這天晚上都和秋後布穀鳥一樣，一聲也不叫了。有幾個說話的都是嘴對着耳朵，別人聽不到他們說的什麼？

『大家坐好，開會啦！』民兵隊長宣佈以後，會場裏更是寂靜，連一聲咳嗽一點笑聲都沒有，民兵指導員走到毛主席的像前站住，向會場裏瞧了一陣。

『今天這個會和往常的會不一樣；今天晚上是一個全村的積極分子大會。有些靠不住的村民都不讓他參加，參加的都是自己人。這是咱們翻身抬頭大會。』指導員說到這裏想了一想，好像是沒的說了似的。呆了一回又說道：『都知道劉月樵這壞蛋叫咱縛起來了，就要往區裏送。昨天叫大家寫狀子告他，訴一訴他害咱的苦處，狀子寫好了就送過來！』張淑芸首先起來把狀子送過去。接着各部門裏，男

的，女的，老的，少的紛紛地起來交狀子。有的用白紙，有的用紅紙；有的是一大張，有的只是一個紙條。指導員手裏馬上收了一大疊。

「指導員，我問一句！」老年團裏有一個人站起來說道：「光告他，能告倒他嗎？人家不是士紳嗎？區裏縣裏能槍斃他嗎？告不死他再反起來；沒有咱吃的，沒有咱喝的，可有咱受的！」這個老頭心裏有點氣忿，他沒有顯露出，很冷靜地從旁邊敲點。

「槍斃他給俺孩子報仇，不槍斃他不行……淑芸的娘用哭殷殷的聲說着就難過的有點嗚咽；她用袖子堵住了嘴沒有哭出聲來。

會場裏一時寂靜。

「問問劉月樵他的地土是那裏來的。他表面上裝好人，暗地裏和孫閻王勾着。人家賣地，他置地，那裏的錢？」農會長跳起來說：「張樹樁怎麼死的，敲了人家錢，要了人家的地，還害了人家的命，害的淑芸一家過不下去！淑芸起來，把你的苦訴一訴！」農會長這一提大家都看着淑芸，淑芸的娘和淑芸都哭的滿臉是淚了。

「大家看看這是什麼東西？」民兵隊長把搜出的一張紙伸開給羣衆看。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這張紙上，昏暗菜油燈底，看不清上頭的東西，只能看見有一些紅點和道道。

「看不懂吧？」民兵隊長又問了一句。「我也看不懂！我拿到區裏給區長看

過，區長說這是咱區的地圖。您想想劉月樵畫這個幹甚麼？」

羣衆這時候完全明白了，怪不得民工在那裏集合，飛機就到那裏掃射。

『剷除特務！剷去蔣介石的眼睛！』青年裏喊起來。全場的羣衆想到自己受的飛機的危害，怒氣充滿了胸膛。咒罵，握拳頭，咬牙切齒！

『槍斃特務劉月樵！有仇的報仇！有冤的報冤呀！』民兵隊長領着喊，全場雷一般喊起來。

『墻倒衆人推！咱要和壞蛋特務幹，就得全莊一個心眼。』農會長提示大家。

『咱對天盟誓，齊心！』好幾個人一齊提議。

『盟誓！盟誓！和劉月樵幹到底！』大家噉呼一陣，一致地要求喝齊心酒。

幹部在那裏籌劃盟誓，羣衆在場裏交頭接耳的商議。張淑芸聽說要被鷄鹼血，馬上跑回家去把鷄窩的老公鷄拉出來，提到會場裏。大家看到鷄就明白了，四年以前全村盟過誓，不投降鬼子，不報告埋藏的物資和打埋伏的同志。這一回還是照那個樣。民兵們從賣酒的小舖裏，端了一盆酒來，帶着幾個壺子。一切準備好了。

『兄弟爺們，大娘孀子們都在這裏！』指導員莊嚴地說，不用約束會場馬上靜了，都直坐着聽主席的話。『今天是咱翻身的一天；有劉月樵就沒有咱，有咱就沒有劉月樵。不是魚死就是網破。要怎麼着，大家說話罷！』

『幹！』『和劉月樵幹到底！狗入的！』指導員的話沒說完大家就響應了。

『在毛主席面前，咱要盟個誓——』指導員趁勢講道。『盟個誓表一表心！』

『喝齊心酒！盟誓！』幾百張口一齊要求。

張淑芸站在桌子旁邊，提着鷄翅子，一手握着鷄頭，一手提着菜刀；那鷄剛要吱嘎，喉嚨被握緊了叫不出聲來了。張淑芸的眼直瞪着，臉上沒有一點血色，像要執行殺人似的緊張。

『大家聽着！』指導員喊了一句。『咱要和劉月樵幹到底，有半路妥協變心的如此鷄！』一個『鷄』字剛說出口，張淑芸把鷄頭按在桌上『拍』的一刀，鷄頭掉在桌子下頭，鮮血突出來了。指導員幫她提着鷄在毛主席像前洒了一道血，又移到酒盆上來，把血滴在酒裏。

『喝了血酒，大家一個心啦！』口號剛喊來，張淑芸搶着舀了一盞子先喝進去。羣衆離開了座位擁在主席台周圍。幾十隻羊一齊爭着喝。搶不到盞子就用手蘸一點抹在嘴裏。喝了酒的人不到一半，酒就快沒有了。指導員把盆底下的酒撩着洒在大家頭上，算是全喝過了。

『都喝囉！』大家齊聲地喊。

會散了，羣衆講說着退出會場。張淑芸對指導員要求，明天向區裏解劉月樵，她也要去。

『好！你就去罷！』指導員答應了。張淑芸想到明天提着小馬槍，跟在劉月樵背後，雄糾糾地趕着他走，頓高興極了。

一九四七，八月。

莊戶牛

張文有這個名子在戶口冊子上還是照例的使用，連本村的年輕人都不知道是誰？大家都知道他叫莊戶牛。起初常磨牙的幾個老哥兒們，在鬧玩的時候叫兩聲，張文有是不答應的，把眼一瞪說：『叫老子幹甚麼？』後來談正經事的時候也這樣叫：『莊戶牛今天做甚麼？』他總然不答應，可是回答了『鋤地瓜』或者『砍高粱』。後來叫一聲他就答應一聲，莊戶牛這混名倒比張文有這真名字還響了。

莊戶牛這混名是本村的紳士二秀才封的，張文有他參種了二秀才二畝籽粒地，每年頂少撥百十個工，不是送姑娘，就是抬盒子，不到五年的光景自己三畝半祖業地就賠上畝半。他參臨咽氣的時候把張文有叫到面前說：『孩子呵！打一着，記一着，千萬別種人家的地了，種一輩子窮一輩子，種兩輩子就窮斷了根。咱不種二秀才那二畝籽粒地，咱賠不上自己的畝半地。我死了以後，你快把二秀才的二畝地退

了。只要保住自己的二畝地，您小兩口子就可以養活您娘了。」

莊戶牛平常不大聽爹的話，不知怎的他爹臨終的幾句話，他認真的照辦了。送他爹入了土的第二天就去二秀才家要求退地。

『過好了，用不着種籽粒地了？』二秀才迷縫着眼撇着官腔說。

『不是，爹死了，沒人種了。』張文有回答。

『你呢，大小夥子了，下點力是應該的。』聽起來，二秀才的話像是好意。

『我不行，不能種！』張文有把爹的話在腦子裏溫習了一遍，決心更大了。

『拖下點籽粒也不要緊！』二秀才想把張文有還有二畝好地弄到手，就拿這話來引誘了。

『不要籽粒也不種了！』張文有斬鋼截鐵的說。

『莊戶牛！我有地不怕沒人種！』二秀才生氣了，回身到房裏地租約抽出了丟給他。自己要求退地，押約的十塊銀元沒收了。

二秀才封了他個莊戶牛，全村裏都跟着叫起來；叫到他留着鬍子孩子都十七八歲了，連晚輩也混着叫起來。

都說莊戶牛長的不像他爹，他爹是一個矮個，小黑核桃皮臉，深凹的兩隻眼睛，莊戶牛年輕的時候是細長條身子，臉蛋有點紅，眼睛瞪着挺大；可是他爹死了以後，莊戶牛自己當家過日子，幹他爹一樣的活，受他爹一樣的窮，背也彎了，臉也瘦了，他爹的特點更明顯了。幾年前同他開玩笑的鄰居們都說：『您娘和誰差了種，生了你這末個好孩子！』這種口吻也隨着變了，改了口說：『甚麼娘甚麼女；甚麼風甚麼雨——莊戶牛和他爹當年一模一樣，沒差了種！』

莊戶牛的牛脾氣也跟着他過的日子和受的苦更厲害了：一天到晚在田裏做活，晚上拖着個累身子回來，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忽然又想起欄裏的小豬沒有餵，就喊他的孩子——小牛餵豬，小牛不答應，連叫三聲，小牛煩了就说牛話：『你不好自己去看看！』這一頂撞莊戶牛氣極了，一把揪着短頭髮按在地下搥，搥了一陣，他老婆來拉着這才放手，小牛一骨碌起來連喊帶罵：『你不打死我，你是發種！』莊戶牛這時糝子煎餅堵住了嘴，任憑小牛喊罵，一聲也不哼。吃完了飯看了看豬食槽裏食還滿着，看樣子是已經餵了。又覺得屈打了小牛了，疼孩子；心頭酸溜溜地倒在炕上就睡了。

莊戶牛的老婆也常常挨打，這位剛剛十六歲就放下要飯棍到他家做媳婦的小女人。要飯吃長大了的，從來不會做針線活。莊戶牛把一雙綻了幫子的鞋拋給她，她不會做也得做，弄得滿頭大汗還是弄不好；莊戶牛吃完飯或者歇息過後要鞋穿了，一隻鞋還張着口朝着他，另一隻還在和他小女人搏鬥。莊戶牛一看又火了，抓住他女人的小纂就打：『要你幹甚麼？要你閒吃飯！』打一拳罵一句。莊戶牛的娘看不過了來拉架，脊梁上也挨幾拳。老媽媽氣的哭了：『我挨您爹一輩子打，又挨你的；你快打死我吧，死了免的受罪——』娘哭，老婆也哭，莊戶牛看着沒有辦法，扛起鋤頭來又下湖了，剩下她們婆媳兩個互相安慰。

『小牛娘呵！您別傷心了，女人就是給人家出氣的。您公公打了我一輩子，我不怨他，我怨命呵！日子累了，他吃狗食下牛力，累的心中煩了來家就拿咱娘們煞氣。回頭他消了氣，摸着 he 打腫了的疙瘩又自己掉淚了。』

三

莊戶牛的二畝祖業地是全莊裏的地心，坐落在莊東南湖的窪地方，可是比全湖的窪地高一尺多。早年頭收窪，這二畝地打糧食不少給人家；潞年頭窪地的莊稼都潞壞了，這二畝地因爲高一點多少見幾升糧食，莊戶牛種了幾十年都是這個經驗。

莊戶牛常想，這二畝地就是全家的命根；有這二畝地，不至於餓死，沒有這二畝就沒有根了，一家人早就餓死了。

他知道二秀才老早就想他這二畝地，他成年家隄防着：『不種人家的地，不受人家的氣。』把二秀才的二畝籽粒地退了和二秀才沒有交道，二秀才看定了一塊肥肉，可是不能到口。鬼子進了中國，二秀才當了漢奸保長。莊戶牛的心裏就亂打草，知道這事要麻煩了。莊戶牛天生的牛脾氣，不服硬。

二秀才給漢奸隊籌給養的辦法是，有地就得納糧，不管你家裏窮富，不管你人口多少！莊戶牛的二畝地，每季不過收百多斤糧食，莊稼沒熟就摘生穗子救口；收割了晒到場裏隨打隨吃過兩天飽日子；等到打下來，已經剩下不多了。一家人忍着餓拿給養，拿了一起又一起，不過幾天就拿完了。村丁還是往他家送條子。

『欠下給養怎末辦，莊戶牛！』二秀才把他叫到村公所裏去，裝腔作勢的問。

『糧食拿完了，沒的拿！』莊戶牛覺着沒有就算了。

『沒有糧食，拿錢來折也行！』二秀才逼上來了。

『莊戶人家沒有糧食，那裏來錢！』莊戶牛爭辯着說。

『沒有錢賣地來頂！』一句話把二秀才的心事透露了。

『我知道，你打十幾年以前就數算我這二畝地了！別想！』莊戶牛揭露了二秀才的詭計，二秀才老羞變成怒跳起來打了莊戶牛一個耳光。莊戶牛的牛性也發了動

手和二秀才抓鬮。二秀才向裏間屋裏喊：『你敢反抗給養，還想打保長，反了！反了！』這一喊屋裏跳出來了漢奸隊長，馬棒沒頭沒臉地打下來，打得莊戶牛兩手抱着頭縮成一團。

『吊起來！教他梁頭上看看！』漢奸隊長吆喝了一聲，二秀才的狗腿子——村丁們一擁而上把莊戶牛反背綁着往梁上吊。莊戶牛瞪着眼，咬緊了牙關，鼓起全身的氣力來熬這一關。他不吼聲，也不告饒，任憑他們擺佈！

『真是牛，有種！連着來！』漢奸隊長看着莊戶牛不出聲指揮着一上一下的三次。最後放下來的時候，莊戶牛出聲了『我的娘呵！』

『你外號叫莊戶牛，我就給你改改這牛脾氣！放下來，要他回家辦去。三天拿不上給養，再叫他梁頭上看看！』漢奸隊長說完兇兇的又回到裏間抽大煙去了。

這一次教訓使莊戶牛怕了，他想賣了二畝地一家人要餓死，可是餓死還是後來的事，眼前這一關就過不去，顧命要緊。他找了村公所的張先生寫了文書，送到二秀才家去。二秀才爲了表白自己絕不是謀人家的土地，堅決不要，往返了三次，地價減到不到原價一半了，二秀才還是不接文書，最後還是一個狗腿子村丁要了。這傢伙從二秀才家借錢要了地，把文書送到二秀才家作抵押，每年拿一百二十斤糧食給二秀才當作利息。

莊稼人沒了地就像離了枝的樹葉一樣隨風飄蕩。莊戶牛給人家扎活，小牛給人

家放牛，老娘折磨死了。只剩了莊戶牛的老婆住在祖傳的兩間破屋裏。挖菜拾柴，要飯過日子。莊戶牛早就知道：等到沒有氣力不能給人家幹活了，回家來再添上一條要飯棍。說不定那一天，風裏雨裏，河裏水裏一腳踏不穩，一把抓不住就了結了。沒有人哭也沒有人管。死在那裏，那裏的亂墳堆上添了一把骨頭就完了。

四

莊戶牛一家團圓這是千年萬年遇不到的事。窮爺們挺起了腰板和地主二秀才講理算賬。莊戶牛訴說當年二秀才勾結漢奸隊長，爲了想他那二畝地逼他的仇恨來，直瞪着眼睛，摸起一條棍子要打回來。農救會長張世材拉住了他。

『我挨了屈打，我要報仇！我要打回來！』莊戶牛理直氣壯的喊。

『要照顧到政策，不能隨便打！』區幹部很嚴厲的說。莊戶牛乾着急，沒撈着上去。

『政策！不叫窮人報仇是屈政策！』莊戶牛氣極了甚麼也不顧了。

區幹部對於莊戶牛這句話很不滿意，要把他拖出會場去。大家解說他生來就是這種牛脾氣，才不和他理論了。

莊戶牛在鬥爭二秀才過後分了八畝地，情緒還是不高。他有意見想在會上提出

來，可是一開口人家就堵回去。莊戶牛腦子裏想：『早曉，還不是窮人說話的時候！』

莊戶牛也在農救會，會上的事他從來不管。招呼他開會三番五次的不到；到了會就找一個僻靜角落蹲着。人家說甚麼他也不聽，人家贊成反對他都沒有意見。打着火抽旱菸，抽一袋菸又打火，每次開會他的菸包就消耗了一大半。

村幹部的意見是，莊戶牛自來就落後，翻了身忘了本，牛脾氣更厲害了，沒法治。

農救會長還想教育他，想找他談話。這一位青年幹部論同姓關係比莊戶牛下一輩。平常也馬虎着叫他莊戶牛，這一回特意的拿出幹部身份來，不叫他莊戶牛了！

『二叔，咱翻身了沒有？』農救會長問。

『翻了，那一夜也翻七八個身！』莊戶牛看了看農救會長假正經的神氣，劈頭就不和他說正經的。

『說正話呀！二叔！土地回了家，分了地咱應該好好的幹！』農救會長進一步的想說服他。

『土地回家，也不差，可是走錯門，不知道走了誰的家裏去了！』莊戶牛的話說出了口，像小刀似的刺着了農救會長的心。他的臉熱辣辣的一陣。話也沒答摸出紙煙來，很習慣地遞着莊戶牛一根，也沒說甚麼。

「咱不當村幹部，那裏會抽那個，還是來咱的老一套罷！」說完了從腰裏抽出煙傢伙來打着火抽起來。

「過窮日子，做累活的人，甚麼年頭也是一樣。狗走遍天下吃屎，老虎走遍天下吃肉！窮是命裏該！靠自己下力忍餓添着過，靠別的甚麼也不成！」莊戶牛的牢騷成篇成套的來了。

農救會長自己明白這是怎末一回事，知道話是講不進去的。紅着臉走了。

五

參加區裏的貧僱農大會回來以後，莊戶牛心裏甚麼都明白了。他想：「還是毛主席明白，窮人的心事都被他想透了！」可是村裏開會的時候，他還是按老習慣找一個角落躲在一邊蹲起來。縮着脖子，下頰頂着膝蓋，盡力抽菸。不是火鏟碰的火石響，就是菸袋鍋子亂吱啦！

「莊戶牛今天該啦啦了！」新選的貧僱農主席團催促他。

「咱不會啦，啦錯了違犯政策！」莊戶牛話裏分明是帶刺，農救會長張世材聽起來格外的刺耳。

會場好像久旱的天氣一樣，密雲佈滿了天空，空氣陰沉沉的，看樣子該下雨

了，可是點點滴滴下的不起勁。有幾個貧農起來吐了一些苦水，還沒把大家的情緒鼓動起來。

農救會長成了大家的集視點！大家看看這個，看看那個，最後還是望着他。莊戶牛在角落裏時刻地用白眼珠子瞅他。農救會長早就有些感覺，心頭七上八下不得安寧。想起來澈底檢討一回，又下不定決心。只好垂下頭看地下螞蟻爬。天氣並不是很熱，農救會長臉上滿了汗水。

『我看還是農救會長帶個頭先啦啦，才引起大家的勁來！』一個老農民坐在人叢裏，慢騰騰的說；好像是提議，又好像是自言自語。

『對啦！』大家一齊響應，眼光都注定了農救會長。等待他的答覆。

農救會長被大家一提醒也就下了決心，精神反而平靜了，和平日講話一樣到了主席台前。

『同志們！』會場裏馬上靜起來，所有的眼睛都注視着他。他抬了一下子頭，被大家的視線逼住了，又低下來。

『今天我不坦白地檢討，大家的情緒是不會熱烈的，我很知道。』他當了兩年的會長，每一次村民大會上都是他先講話。全村老百姓在會上講的話加起來都沒有他一個人講的多。他講話的技術是很有鍛鍊的。

『我是一個窮孩子，我爹扎了一輩子活，要過飯，我跟着受了十九年的苦。八

路軍來了大家舉我當會長，我沒有好好地給窮爺們辦事，要官僚態度。翻身忘本的不是別人，正是我自己。今天反省起來，我有很多的錯誤。

『我想吃好的，穿好的，學浮華；忘了窮爺們還吃不飽穿不暖。人家有意見我不虛心接受；還打擊人家頑固。』

『鬥爭二秀才以後清算出來的地，頂數莊戶牛二叔應分的那二畝好，那是咱莊的地心。我沒有還給莊戶牛二叔，我自私自利自己留下了。這件事我知道不對，多分給莊戶牛二叔幾畝瘠地。畝數雖然多，種起來很吃力。我想莊戶牛二叔吃了虧不計較，莊戶牛二叔是不會忘記的。鬥爭二秀才的時候，莊戶牛二叔要報仇我攔住他，他沒得手打。這兩件事使莊戶牛二叔不滿意，對於農救會不積極。應該我負責任。』

『這兩年來的工作錯誤很多，希望同志們給我提出來，幫助我改正！』

農救會長檢討的很徹底，臉上真的含羞帶愧，不敢抬頭向聽衆看。最後聲音有點變了，像要哭的樣子。

全場的人都受到感動，目光從他身上鬆下來了。大家都低了頭尋思自己的缺點。會場沉默一回，人人都希望有個發言的出來，很自然的又注視了莊戶牛。莊戶牛鼓了好久氣力才從角落裏站起來，大家來了一陣熱烈的鼓掌。不知爲什麼莊戶牛一抬頭，大家都高興起來了。在喜笑的空氣裏他被推到主席前面。

『我跟着會長開了兩年會，從來沒聽到他講一句像話的話；今天嗎？聽了這幾

句才像話！」莊戶牛板着臉，表情很嚴肅，聽衆都很愉快，好像一肚子悶氣，一下子洩了似的。

「我從前有話不敢說；鬥二秀才那天剛說了一句就犯了政策，咱還敢再說——」大家都笑了。

「你說你說，甚麼是政策？」莊戶牛突然發作，大家都很緊張，怕他牛脾氣發了來一套胡說。

「一句話沒說出來就把人家堵回去！一隻手沒伸出來，就叫人家縮回去！翻身，翻個屁！」

「要敢說話！要敢動手！」羣衆喊。

「動不動錯了！錯了！過火！過火！究竟誰錯了，我問問！」他那雙凸出的眼睛直射着農救會長，會長低了頭。

「我看這個錯了，那個錯了；共產黨沒有錯，毛主席沒有錯！他老人家交代的明白：地要分給窮人，家要自己當！咱當了家沒有？得了地沒有？不錯，得了幾畝，都是山溝薄嶺。下大力不見糧食。連自己的二畝地也沒有還家。在還家的路上轉了向，找錯門，上人家裏去了。咱那個家窮，連自己的二畝也不回來了。我一家子妻離子散都是因爲沒了這二畝地。爲了保住這二畝我和二秀才鬥了十幾年，爬了梁頭。您看這手上勒的傷，脊梁打的傷疤——他說着露出背膊來回身讓大家看

——地是好東西，地是窮人的命根子，誰不動心——』想到過去的苦處莊戶牛激昂的樣子收起來了，換上了一付愁苦的面孔。每個窮人都低頭想想自己受的苦，心頭酸溜溜的，眼裏含着淚，連口號也不喊了。

『我這裏交代明白，我和會長鬧別扭，不光是爲了那二畝地，我爲了他不好好的給窮人辦事，專摹浮華，我講明地我不要了，我知道會長單人獨手，一天兩三次開會，東奔西跑幫咱們翻身，沒有工夫種地，要點好地也應該！可是他該暗昧了。他該先讓我——我是從前的地戶。我也會說——會長你怪忙，這二畝地你種着罷——那才是個味，顯得爺們義和。你要暗昧了，我莊戶牛不吃那口，咱就上！』農救會長受了他這一批評，心頭也覺得一個千斤的包袱放下了，心情愉快起來，虛心的聽莊戶牛講。大家都點頭覺得莊戶牛說的對。

『我還要給會長提個意見：你看你那個樣子，還像個窮人嗎？當了幾天會長就變了樣子？這樣下去還了得！當年你爹披着破蓑衣，你上下無根絲，今天你倒闊了。穿着雪白的小褂，這不算甚麼，爲甚麼釘十三個扣子，領子上就有三個！你看你的褂子有多麼長，多麼瘦，姑娘們也不過穿那麼長，那麼瘦，截下一半來給窮人穿好不好！留洋頭，吃洋烟！我問你那裏的錢？』莊戶牛說到這大家又對着農救會長上下的打量。農救會長羞的臉通紅，恨不得找個老鼠洞鑽進去。

莊戶牛很想結束他的話，可是不知道怎樣結束才好。忽然想起一件事來——

「上次村裏動員小牛參軍，我扯腿，我應該坦白檢討。今天咱當了家，端起了飯碗，得了天下，窮孩子就得參軍保飯碗。我動員小牛去參軍，不真心是狗娘養的——」大家又給他一陣鼓掌，他就在掌聲中下來了，又回到原地。大家都在交頭接耳的議論。

「噯！聽我說！」一個窮老漢站起來擺手：「我推舉張文有參加主席團，大家贊成不！」

「張文有，是誰！」會場裏滿是懷疑的臉色。

「就是莊戶牛呢！」有人解釋。

「擁護！贊成！」帶着笑聲大家一齊喊了。舉的手好像快熟的高粱穗子。小夥子們有的舉了兩隻手。

「莊戶牛上主席台去！」喊叫鼓掌交響着。莊戶牛在角落裏還想縮頭，被羣衆拖着拉着的擁上主席台去了。

大會的空氣緊張起來。幹部爭着上台作檢討。越檢討越覺得熱乎。

一九四七，八，二十五日。

掩護

天還沒亮土成就睡不着了，腦子非常清醒，想過去的事情像抽絲似的，只要拉出一個頭來就不斷地扯下去。想到兩月以前在連隊裏當文娛幹事，正在火線上作鼓動工作，一粒子彈穿入他的大腿的情形，不自覺地伸手去撫摸快要平復了的傷口，又拿出手來看看，這時屋裏還昏暗，也看不見什麼，隨即察覺到自己這無意識的舉動的可笑。戰場生活雖然那末緊張，可是有一種力量吸引着他，他等不及瘡口平復就想回去。他這時唯一的依戀，是房東的一家人，照顧他比自己的家庭還周到；敵人進攻的時候，想盡了辦法掩護他。這時驟然離開覺着不是個味。前幾天把歸隊的事情在吃晚飯的時候提出來，房東一家人都不樂意，這一頓飯就沒有吃好。歸隊的道理他們也懂，他們聽說土成帶着還沒完全平復的創口就回前線，他們都受了感動：房東大嫂低下頭啞聲的說：『嘖，嘖，這是爲了誰！』雖然這樣還是一口同聲地拿傷口還沒好阻擋他，使他的歸隊又遲延了三四天。

堂屋的門吱呀的響了，這是每天早晨聽慣了的聲音，今天特別早些。接着刷鍋鏟子和鍋磨擦出來的聲音，水倒在麵盆裏的聲音，趕麵柱打着麵板的聲音，一連串

地傳來，證明房東大嫂又在那裏趕麵條。白白的麵條，切的細粉條似的刀工加上雞蛋瀝子不知吃了多少次，這恐怕是最後一次了。他不能躺着了，爬起來穿上衣服，拉開門，小澤這孩子好像是久候似的，端着一盆臉水順手進來了。他還是照老習慣放下盆子一聲不響走了。小嘴照例是鵝突着。

這頓早飯是他和房東一家最後的團聚了：男房東從來不大愛說話，吃着飯也忘不了工作，把一碗麵條放在面前且不吃，咕着嘴在那裏嚼片片。他說光吃麵條不頂事，停一回就餓。女房東和土成一塊吃飯只是個形式，她老是飯桌上的招待員，她揪着土成吃完一碗第二碗接着就遞過去。照顧客的空裏還照顧一家人。她用筷子夾着一些麵條送給懷抱裏的小孩的嘴裏。小孩子猛的打了一個噴嚏，鼻子上，胸前裏都是麵條，飯桌上起了一陣騷動，小澤還是不高興，這頓飯吃了沒有多少。

『才熟了又要走，真是！』房東大嫂好像自言自語地說道，說完了才抬起頭來望了望土成的臉。

『走了還來呀！兩座山永遠碰不成塊，兩個人總會再見的！』土成無話可答只好解釋說。

『那末說就是了，到了前方，成天家忙打仗，那裏有工夫來呵！』房東大嫂這末說，臉色更陰暗了。

吃飯的時候沒有更多的話可談。男房東放下飯碗就急着要到區裏開會，不能送

士成了。他囑咐小澤背着行李送他。倒是士成放下飯碗送房東出了大門。看見他到村公所去了。

士成是不要小澤送的，小澤偏要送。他也不爭執把士成的行李背起來，士成想接過來，他左轉右轉地使士成撈不着。他翻着臉那樣子，好像要哭，士成也只好隨他去。

小澤在前，士成在後，房東大嫂抱着孩子送到大街上。士成要她回去，她說：『于同志再來呀！打咱這裏過務要來家坐坐！』

『一定的！』士成肯定的回答，掉過頭來跟着先走了十幾步的小澤走了。撇下了房東呆呆地站在門前望着行人的背影。

離開家門才十來步遠，小黑狗子從家裏竄出來撲到小澤面前，又折回來跳到士成的腳尖，聞了聞又撒了一個歡，跑到莊外。小澤嗚叱牠不要牠跟着，牠不肯聽，跑在前面遠遠地帶路。牠一點正路也不走，彎彎曲曲地從草叢裏，地堰子上，轉來轉去。路旁有塊石頭牠就翹起腿來撒點尿。遇到鷄牠就去追撲她們。牠知道不能咬死她們，不過嚇她們一跳自己當作遊戲，叫主人看看牠的能幹。

剛出莊士成就要自己背行李，小澤還是不放，一定要再送送。他的脚上那雙鞋子後跟上已經開綻了，走起來很吃力，他還是盡量的快走！

『你背不動趕快給我罷！』士成要求說。

『背動了！』小澤爲了表示自己有力，脚步更加快了，把土成拖在後邊，連話也够不上說。土成緊一步趕，他就更緊一步走。土成索性不趕了。和他平常走路一樣邊走邊想，回憶這兩月以來的生活。

兩月以前土成在阻擊敵人進攻的前線上腿上負了傷，轉移到後方醫院療養。敵人佔據了萊陽城，情況一天緊急一天，醫院裏也開始疏散傷病員。聽到分散到老百姓家裏去休養，傷病員的思想都打不通，院長和政委三番五次的動員，講解了依靠貧僱農的道理，敵人越逼越緊，這才勉強疏散下去。

疏散到墨松溝的傷員一共是八個人，都是快要復原不需要別人照顧的同志；只有土成傷口雖然不重因爲治療的日子淺，還放不下拐棍。墨松溝的羣衆接應他們的時，貧僱農爭先願意擔負掩護的任務，他們自動的和傷病員啞叭，約着傷病員往自己家裏去。這時候土成這樣想：『像我這樣行動困難的人，恐怕誰也不願意收留，要難看了？』就是連正在分配傷員的村長也有這樣的顧慮。

『這位同志到我家去！』村長對着土成說。他這一行動，鼓起了大家的義氣都爭着拉土成到自己的家去。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使土成感覺到剛才自己估計錯誤，內心裏有一點慚愧。村長說了就做他沒有答應別人。他喊站在身邊的孩子：『小澤，把同志領到我家去！』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子來到土成面前，上下地打量了一番，就去拿土成的行李。

小澤把士成的行李一件一件地掛在身上，把一個瘦小的孩子像細縛起來似的，只露着一個滿是泥土的頭。他的眼睛是呆直的，不大靈活，臉上帶着像是生氣的表情。一句話也不說走在士成前面。他可沒有快走把一蹩一拐的士成丟下。他老是趁和着，士成一步不鬆勁，就可以扶到他的肩上。帶着那末多的東西，又扶上一個人他一點也沒有撐不住的樣子。

村長的家住在村子西頭，走到村子盡頭，好像要碰到山了才發現山下的一座小房子。小小的門樓，裏邊三間草蓋的堂屋和兩間廂房。這房子以西再沒有住家了，聳立着重重疊疊的大山。山上密排着松樹，望起來黑洞洞的無限的深邃。這時節已經下過兩場白露，山上的草已經黃了稍，草叢裏的野菊花發出清新的香氣。

聽見有人行動小黑狗『汪汪』地從家裏跳出來跑到來人的面前，小澤喝了一聲牠才認過來，馬上搖動捲起來的尾巴舐小澤的手。又轉到士成的腳下聞了一聞，士成現出驚慌的樣子，害怕牠會在腿上咬一口。

『不咬人！』小澤說話了，這使士成才感覺坦然了，知道這孩子咕着嘴不說謊話。是他的一種習慣並不是棄嫌他。

聽見狗咬和小澤的聲音女房東從家裏出來了，抱着一個兩生日的孩子，一位傷號一點也不遲疑的往家讓。

『小澤快扶着同志！』士成要上門台的時候房東大嫂叫道。她讓士成到自己房

裏去。一種飯食的味道沖進士成的鼻孔裏來。

房東大嫂的樣子大約有三十歲，因為生孩子，做莊稼，縫衣服都讓她動手，過分的操勞使她圓了的臉蛋上添了幾條細薄的縐紋。眼睛有點枯澀，嘴唇有些慘白。天足，大手掌。穿着深藍褲和淺藍褂子，很乾淨的。她殷勤地招待士成把孩子放下扶士成上炕。自己趕快去刷鍋添水燒茶給士成喝。在開水裏臥上兩個雞蛋。這一陣招待使士成感覺到溫暖又有點不安。

房東要士成住堂屋，士成就要住廂房。房東堅執不允說那屋裏沒有炕，天氣涼了有傷的撐不住，士成就拿前方泥裏水裏的生活來解釋。

『前方是前方，那是沒法的事，既然到了咱家就不能叫同志受委屈。』房東大嫂爭辯着。最後還是順隨了士成的意見，在廂房裏支起牀鋪來。

男房東是村長，一天到晚不在家，來家吃飯的時候，行常有人來找他，弄的一頓吃不完拿着塊片片吃着走了。有時候簡直不來家吃飯在外邊摸着不論是誰家的冷地瓜吃點就算了。他滿是鬍鬚鬚的臉上瘦的鼻梁骨顯得特別高。士成和村長全家一桌吃飯的時候，村長不大會周旋客人。士成和他啦談他的答話也很簡單；好說個『可不是。』或者『那一點也不錯。』他的身子在家裏一霎，腦子一霎也不在家。小澤的性子有的像他爹，咕嘟着嘴不愛說話；吃飯的時候儘管吃；吃完了，放下筷子碗，又去幹活。給豬拌上食，給驢添上草，勞動已經成了習慣。

小澤最好的朋友就是小黑了。這狗有一個別號叫一錠墨；渾身上下沒有一根雜色的毛，連頸子底下的白道道也沒有。鄉下人迷信說這樣的黑狗能避邪。小澤在舅家裏看上牠，表哥不捨得給他。等表哥不在家的時候，小澤偷偷地抱走了。從不到兩個月的狗仔長到膝蓋那末高都是小澤照顧牠。牠的皮毛像黑綢似的光滑，腰身細細的，前胸子很寬敞，四條腿整齊地站住顯得牠很矯健。長嘴巴小耳朵，兩隻眼睛在黑暗裏放出光芒。小澤晚上出來有點害怕。他聽人家講過鬼的故事，怕碰到鬼火，又怕碰到一條長蛇；小黑像知道牠主人的心病一樣，越是晚上小澤一行動牠就跟着。牠跑在小澤前頭給小澤探路。到處亂找亂聞，發現一個小動物牠就追捕；聽到一點異樣的聲音，牠就朝着那地方汪汪的叫。小澤上山幹活，牠就滿山亂竄，竄的累了，就回到小澤放下筐子的地方臥着。張着口，伸出小紅舌頭，哈嗒，哈嗒的喘粗氣。

小澤的爹在村公所一天忙到夜晚，有時夜裏連覺也不睡，找担架，要民伕，給養草料，一批接一批；家裏種的十幾畝地丟給小澤娘兒們照料。小澤的娘弄着一個兩生日的孩子，丟不下放不下的，再加上一天三時做飯，縫縫連連，也沒有工夫上山。耕種的時節，變工組裏幫他家耕兩天，鋤割就得小澤孤單地自己幹。看見地裏長了草，地瓜秧子埋在草裏，小澤努力地拔，前頭拔了，後頭又長起來，這樣的奮鬥了一個秋天，總算有了成績，救出了畝半地瓜，這是一家四口人的一冬一春的吃

食。小澤在地裏刨一起再往家担一起；一天刨不完兩天，三天，終竟刨完了。和小澤做伴的就是小黑一個生命。小澤還年小，不會吃菸，刨累了就蹲在地頭上，一招呼小黑就跑過來，摸弄着小黑的頭頂，給了小澤一種說不出來的安慰。

自從土成到了他家，家裏覺着熱鬧了。小澤挑了地瓜來家，土成就幫着小澤娘揀地瓜，摘去小根根和槎子，把整齊的地瓜揀成堆等候往屋裏藏。刨完了地瓜刨花生，土成又幫着摘花生。土成也不安心做坐着的活，他想拐着腿跟小澤上山；可是走出門，女房東就勸說，怕他摔倒，跟在後面，連家裏的活也停了，不只一次。土成再也不願意麻煩，放棄了上山的打算安心在家裏幫一點零碎活。

小澤從山上回來，總給土成帶一點禮物：紅了的酸棗，從破小褂口袋裏掏出來放在桌上。頂多說一句：『快速罷！』（快吃的意思）『還不快速！』有時帶一把野菊花，金黃的，藕合的，他也不說贈送的話，悄悄地放在土成的桌上或牀上。土成也習慣了，知道是小澤的贈品，很珍愛地浸在茶缸裏，屋裏充滿了花香。有一次小澤帶來了一捧山梨，還沒放下，土成就裂着嘴說酸，要他收回去。這回小澤爭辯了『不，一點也不酸，你嘗嘗。』土成還是搖頭表示沒有信心。小澤似乎生氣了，丟下山梨轉身走了。土成順手拿過一個咬破，甜汁釀滿了口腔，只有輕微的酸味。還沒有經過嚴霜的山梨有這樣味道的是很少的。土成這才覺悟到辜負了小澤的美意。小澤爲了贈送土成，在漫山的山梨中特意選擇了這一株。

敵情像發瘋子似的！忽而緊張，忽而和緩，老百姓放下了刨地瓜的鋤頭投入備戰的熱潮。區裏來了指示要把各村的狗全部打死，免得敵人來了，狗跟着人行動，暴露了目標。墨松溝在打鬼子反掃蕩的時候就打過兩次，狗已經不多了。鬼子投降以後大家又養起狗來，也不過十幾條小狗仔。民兵宣佈了上級的命令要三天以內各家把自己的狗打死；三天以後再檢查出狗來民兵就可以動手打死，打死以後死狗也不歸狗主。

爲了小黑的命運，小澤愁的飯也不想吃，活也不願幹。小黑還不知道牠自己的惡運，照樣跟着小主人跑來跑去。牠舐着小澤的手的時候，小澤就想到三天以後他們要永別了，他想哭。

『你的小黑怎末辦？』兒童團長來催問。

『我送回舅舅家去！』小澤回答說。

『上級的命令，那裏也是一樣，趁早！』團長說着走了，給小澤更加重了負擔。大街上時傳來狗受了沈重的打擊，悽慘的叫聲。有的狗被青年民兵趕的滿村裏亂竄，最後還是免不了致命的一棒。死狗被倒拖着從街上經過，狗嘴裏還流着鮮血，尖銳的犬齒露在嘴外，像獐笑的樣子。眼睛突出來了，沾上了泥土。小澤看到這樣子，爲了他的小黑發抖；小黑也嚇的不敢出門，藏在小澤的屋裏，一聲不叫。過去了一天小澤的心頭就沈重給一天，到了第三天晚上這就是小澤和小黑永別

的期限，小澤沒有吃晚飯，蹲在大門外的樹底下吊淚。

『小澤，吃飯罷不要難過了！』士成扶着拐棍站在門旁叫說。小澤沒有答應，哭的快要出聲了。

『小澤你放心，明天他們來檢查，我替你應付！』士成爲了安慰他從門台上下來靠近了小澤，拉着他很和藹的說。

『于同志……』小澤剛要說話，哭的說不出來了。

『把小黑藏在我的牀底下，他們來查就說送到舅舅家去就沒事了。敵人不會，誰也不再追問。敵人來了人還照顧不過來，誰還能有力量照顧狗。』士成出了主義以後，小澤的眼淚收了。把小黑從自己的房裏引到士成的屋子裏來，推進牀底下去。小黑好像明白似的，在牀底下安靜地臥着。小澤拿了兩塊煮熟的的地瓜投給牠。小黑用兩隻前爪抱着，慢慢地吃。小澤的臉上現出了笑容，用感謝的眼光呆呆地瞅着士成，還是不說話。

就在第二天早上敵情突然緊張起來，打狗的工作已經大體完成，沒有再檢查。墨松溝這時候最緊要的事情是掩護傷病員。腿腳很好能行動的傷病員，改換上便衣，隨着村裏的羣衆一塊轉移。不能轉移的只能在山洞裏打埋伏。士成知道這種情況以後很着急，可是再沒有別的辦法。他下了決心，爽利地答應了村衆的意見——要在山洞裏掩蔽起來。他並且告訴村衆，遇到萬一的時候，準備堅決犧牲，絕不會

給大家添麻煩。

村長帶着小澤在山上尋找地點，這山上石洞很多，洞外還有松樹掩護着，看來是很好的，村長念頭一轉認爲這些山洞敵人搜索還好，萬一搜山，這些深密的山洞正是敵人搜索的目標。這樣想了以後村長轉變了主意。他想找一個敵人不注意的地段，挖一個洞掩蔽起來更好些。最後他在山半坡的離山路三四丈遠的自己的地畝裏選擇好了一個地點，把掘洞的工作交代給小澤，他又去村公所了。

掩護洞貼在一道地堰子上，山坡的地堰子暴露在視線以內，像層層的台階，沒有一點特別的地方。小澤帶着鋤鏝，土成跛着腳也跟着小澤來到山上。小黑看見他們走了，在牀底下吱了兩聲，沒有敢出來，小澤把門關上。

到了山上小澤按照他爹畫的記號下手刨起來，土成拄着拐棍提着小筐把刨起來的土分散到全地裏。起初小澤挖出一筐來土成提一筐；小澤一聲不響的挖，土成氣呼呼的撻；越來越趕不上，刨起的土積了一大堆，還是小澤停了鋤鏝把土運出去。

刨到太陽偏西的時候，地洞才有二尺來深兩個人肚子都餓了，氣力也使盡了，一同回家吃飯。村長從辦公處回來帶來了敵人繼續向前發展的情報，地洞一定要今夜完成。

全村的老百姓都忙着轉移，糧食，農具都埋藏好了，破棉被子捆在担子上；只要村團部發出了轉移的命令全村就可以行動起來。土成的房東大嫂急得門裏門外的

亂轉，小孩看到這慌亂的情形，一霎也離不開娘。『待怎末辦？待怎末辦呀！』一面收拾東西，嘴裏咕唧着。

村長沒有管家裏的事，他指揮着小澤把房門摘下來扛着上了山。士成把自己行李也捆起來，小黑在牀底下發出煩燥的嘶叫。

幫着房東大嫂收拾東西，等候小澤爺兒們挖成山洞。夜深了，全村裏像沒有人似的寂靜，遠處隱隱地傳來幾響砲聲。這種沈寂往往是大風暴的前一刻，士成有了這種預感。他拄着拐棍屋裏院子裏來回走，看看天上的星，又聽一回四面的動靜。聽到有人從門外經過就以爲小澤爺兒們回來，越過門前東去了，證明了還不是。直等到鷄叫頭遍的時候，小澤的爺們才回來。什麼也沒有多說，扶着士成，帶着東西又上了山。

山洞已經收拾妥當，頂上蓋上門板以後又壓上了半尺土和地面一樣平，朦朧的星光底下士成到了這地方還認不出來。他們認了認地堰子上的荆條，又摸了摸地下的土。開始揭露地堰上的洞口。扶着士成從這洞口鑽進去，把毯子被子包裹一件件地遞進去。舖在底下，村長爺們又把石塊壘起來，照原樣又成了整齊的地堰子。士成在裏邊從石縫裏可以看見東方快要發白了。

『行嗎？于同志！』村長問道。聽士成說很好以後，他又說：『呆着罷，得空我就叫小澤給你送飯！』士成機械地答應着。

『走！小澤！家去聽情報！』村長走了幾步才招呼他的孩子，士成才知道小澤還依戀着他沒離開。他想從石縫看不見小澤，只聽到他拖着脚步走了。

一種新土的氣味刺入士成的鼻孔。『好像是在墳墓裏？』士成忽然想道。坐在地洞裏若不稍低下一頭就會碰到蓋頂。鋪上毯子被子以後剛剛能躺一個人，兩腿還要蜷一點。洞外的秋風刮的嗖嗖的響，乍到山上微微有點寒涼的感覺，到了洞內不多回又感覺到悶熱。

天大亮了，從石縫裏透進來的陽光，照得地洞裏什麼東西都可以看清。四壁上鐵鏟的痕跡很明顯，幾條草根割斷了還掛在壁上。頂棚就是小澤他爹扛來的那兩扇房門，門上的對聯他住了這麼久沒有注意過，這時他一個字，一個字暗誦了一遍，有的字跡已經剝蝕了看不清楚。

『拉屎撒尿怎麼辦？』士成這樣想了，起身向腳底下看一看想早作打算，左邊角落裏特別挖深了一小塊，這地方可以大小便。『大概村長早已經想到了，特意挖的。』士成猜想道。他這時候很體會到村長這人的忠實和認真，他一家對他的熱情。他作起長期打算來了，想把這個廁所再挖深一點，可是沒有小鏟頭，想了半天忽然想到文件包的洋鐵匙子來，就用這些子一勺一勺地往外挖，挖出的土來填在腳底下，預備着大小便以後再把這些土蓋上。這樣作了一回他又覺這種長期打算的可笑。

『這地方會不會包險呢？』『包險！這種地方能搜索到，什麼地方也掩護不住！』自己又作了肯定的解答，心裏覺得很坦然。一回又想：『萬一被發現呢？意外事是常有的。』一轉念，又覺得這地洞最不好。在山頂上還可以轉山頭，埋在這種土壙裏，一被發現，這地洞真要成了墳墓。反覆的思想，土成的情緒很紛亂。不知爲什麼這時的腦子特別靈敏：部隊裏的生活，家庭，最關心的朋友，都從他腦子裏閃過。他很恨自己腿上受傷，爲什麼不是別的部份。如果有兩條好腿，就是別處受傷還可以跑一跑。偏偏是腿使他跑不動，悶在這洞裏等候敵人給他的命運。

『決不能坐以待斃！』他下決心要堅持下去，從包袱裏找出自帶的兩個手榴彈來，蓋上塞的紅布刺入他的眼裏，按個拔開蓋檢查了一下，絲絨完整的一點毛病沒有。他從石縫望外邊，因爲石頭太厚，遮斷往外看的視線。從小澤堵口時候的情形看來，這堵口的石塊可以隨便拆開的。倘若敵人發覺了，他就揭開一塊石頭把手榴彈撤出一個去，就能解決他們幾條狗命。留着一個握手裏，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就拉開火解決自己，決不會當俘虜的。這樣的想了以後一種英雄的氣魂充滿了胸膛。這一處小小的地洞成了一座不可侵犯的堡壘。安全和勝利的信心增起了百倍。忽然感覺有點餓了，找出了一塊烙餅來咀嚼着。

村子裏的一切動靜都能清楚的聽到，特別是婦女在廣播台上的叫喊：『噯——青婦隊咳——到家廟裏集合！』喊過一遍又一遍，一天不只十幾遍，喊的聲音由尖

銳變成沒有氣力的啞音。村子裏的廣播台天天叫喊土成沒有注意，這回他一點也不放鬆的聽。從青婦隊的集合上他發生種種揣測：她們要轉移或者她們又接受了支前的任務。

躺下來，起來躺下，從洞裏發亮到洞裏再發暗知道一天過去。村長臨走時答應送飯來，到這時候還沒有來。他忽然想到自己會變成冬眠動物，像刺蝟一樣，不吃不喝藏在地下過冬天。

離地堰子幾次有人經過，他都當是小澤爺們來，再等一回脚步聲過去了，又把這希望放下。洞內全黑了，沒有一絲光線，夜又壓下來了，土成要朦朧的睡去。

『于同志！于同志！』一種壓低了的童音叫喚，土成先不答應，怕被敵人騙了。小澤把石塊揭開，把一壺水遞過去，又遞進一些乾餅鹹菜來。

『怎麼樣呵？』土成低聲地問道。

『不好，敵人很近了，天傍明全莊都要走，什麼都預備好了。』土成聽了這話心情又緊張起來。小澤一聲不響又把洞口堵煞。收拾完了，伏在石頭縫裏說道：

『于同志，你吃飯罷，我走了。』

小澤走了他突然感覺悲傷，好像是永遠不能再見似的。這時他覺得小澤並不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他種地，收割，挖地洞，照顧他，作的都大人的事情，他依靠小澤的幫助，才有了這樣嚴密的掩護，他深深地感激小澤。

夜靜了，山谷裏傳來各種的聲音。淒淒的山梨樹上的葉子，像是淒涼的訴苦，一陣風掠過松林發出嗚嗚地悲號。梟鳥在這時候得意了，叫了兩聲叫的士成渾身寒顫。凍縮在草叢裏的秋虫到處唧唧地嘶鳴。這一切的聲音都引導士成起了森然的感覺。他想：『這不是人間，這是一座墳墓，我也許永遠藏埋在這裏？』

睡不着，除了聽就是想，沒有一時的安靜。疲乏了只打一個盹。村子從天晚就亂嚷嚷的到這時漸漸的靜下來。士成猜測大概是敵人快到了，全村的人都跑了，也許村子裏一個人也沒有了。

『轟隆！』傳來震耳的砲聲，震的地洞的牆壁有點顫動。士成的耳朵像聳起來了似的在聽。接着第二，第三響，接着打了連聲。連達達的機槍聲也分明地聽見。士成判斷敵人已經進入這地區，離這裏頂多不過二十里。

隨着砲聲的震動村子裏又開始騷亂，人的呼喊，驢的號叫混成一塊，士成判斷這一定是村衆轉移了，他也緊張起來，無意識去摸手榴彈，等待着最後的一刻。

騷亂過後村子裏又寂靜，這寂靜比騷亂還可怕。士成猜想這時候村衆已經都轉移遠了，村子也許只剩下民兵在掩護退却。他想起小澤一家不知逃到什麼地方，他又聯想到牀底下的小黑不知什麼結果？

『咳！咳！大家聽着——』廣播台上發出大而慢的呼聲，士成側着耳朵聽下邊要喊什麼？

『咳！聽着，敵人叫主力包圍啦！快來家支援前線哪！』一字一字的傳來，土成帶着驚疑的心情聽着，忽然想到這呼喊也許是敵人的騙局，想欺騙羣衆回家。這一想他的腦子立刻清醒起來。

『咳……』同樣的話又喊了一遍。村子裏的騷動又開始了，剛才還寂靜的山谷馬上紛亂的好像一片鬧市。情況一定證實了，不久就可以聽到捷報。土成再也忍耐不住，猛忿忿坐起來，頂上的門板碰的他的頭『崩』的一響。心頭卜卜的跳，血液循環的也快了。他鼓起了在火線聽到衝鋒號令的熱情。

『于同志！于同志！』遠遠就傳來了孩子的呼喊。這是小澤的聲音。越喊越近，到了地堰子前面，幾下子掀開石頭，小澤出現在面前。

『敵……敵人被包圍了！』小澤連喊加跑，氣還沒接住就吃吃地說。土成糊地看見小澤的眼睛漲大了，身體也強壯了，站在面前像一位小英雄。

他兩個人不言不語的前行，被橫在面前的一條虹似的公路阻住了。土成猛然從回憶中醒過來。從墨松溝到公路已經走了八里了。土成上去拉住了小澤，再不能讓他送過公路去。小澤頭上流着汗水，還是不肯把行李放下。

『不要再送了，小澤！再送幾里還不是得離開呀！』土成安慰小澤說。小黑這狗仔看見人停住了，也從斜道上轉回湊到兩人的面前。

小澤沒有說話，讓士成把行李接過去。低下頭摸弄着小黑，想起小黑這狗命士成保護下來，爲了小黑增加了對士成感激。

『我走了，你好好地幫爹幹活，冬天莊稼收割完，用心識字上冬學。我寫了信來，能認得才好，』說着士成握住小澤的小手，把他拉到自己的胸前。

『幾時再來呵！』小澤說話了，沒有抬頭看士成的臉。

『我——我去打垮了蔣介石一定來看你！』士成知道再見是很困難，可是不能不這麼說。

士成自己背起行李來前進了。小澤呆呆地在原地站住。小黑搖着尾巴跟在士成後面，小澤沒有喚牠，牠歡躍的奔去。

士成和小澤相隔有半里路了，小黑看見小澤沒有來，牠惶惑了，站在路旁，看看走了的士成，又看看站住的小澤。士成越去越遠了。小黑垂着尾巴回到小澤的腳下。

一九四七，十二月。



NOV. 29 1949

陸軍部

上 昇

著 者 陶 鍾

出版者 山東 經考書屋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〇〇〇一—五〇〇〇

63
9-4

基本定價
人民幣 32 元